

卧雲樓筆記

采
拜
題

舊





臥雲居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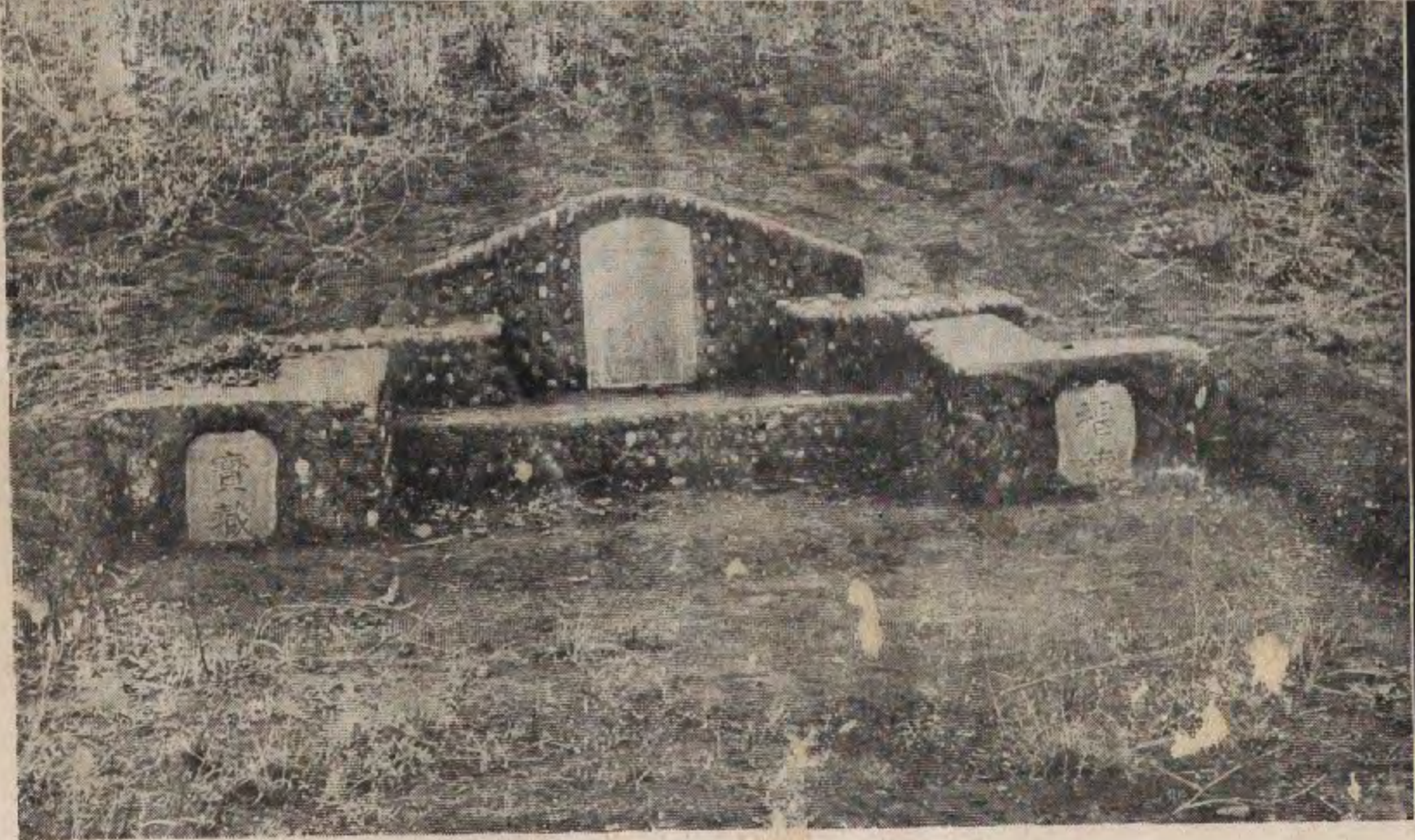
東寶山臥雲樓全景





附圖十三，

民國六年，先室林氏，與三女慧娟合攝於榕垣。



附圖十四，先室林氏墓圖。

附圖十五，
附圖十六，

民國廿九年春
挈眷遊香港宋
王台。

丙子夏偕林生逸民及
眷屬遊福州鼓山在喝
水巖攝。





附圖十七，十八，

乙丑秋，偕劉君斗南及諸生友遊廈門虎溪岩，
攝此二圖紀念。



附圖十九
與四兄
先大姊
在鼓浪
嶼合影

附圖念一
吳劍秋，本書
校勘人之一。

附圖念二，
北平賈家胡同龍岩
會館中院之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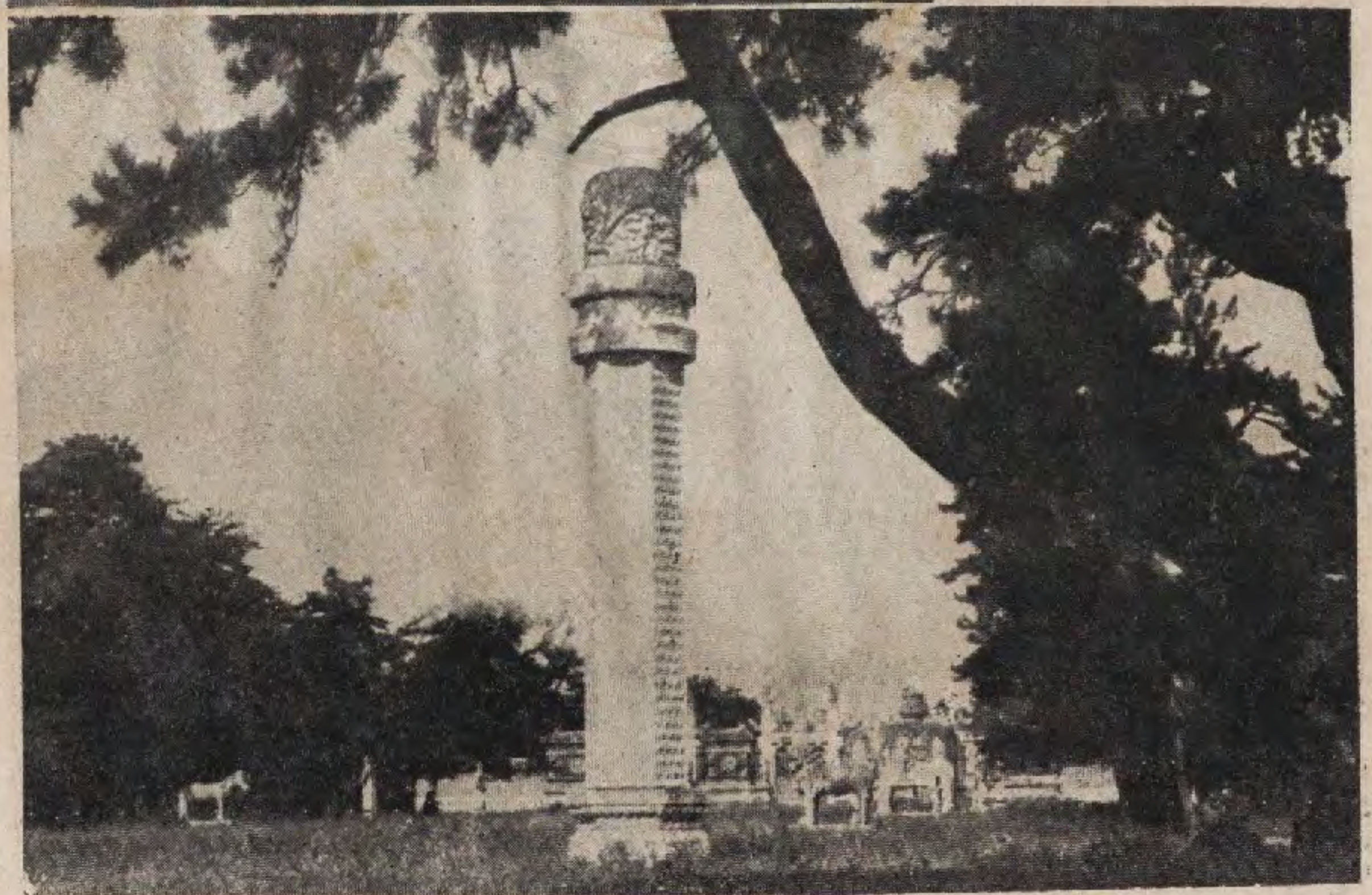


附圖二十
小瀝，本書
校勘人之一
，小瀝，疇
兒字也。



附圖念三，念四，

上圖爲杭州黃龍洞，下圖爲明十三陵風景



附圖念五，

南京莫愁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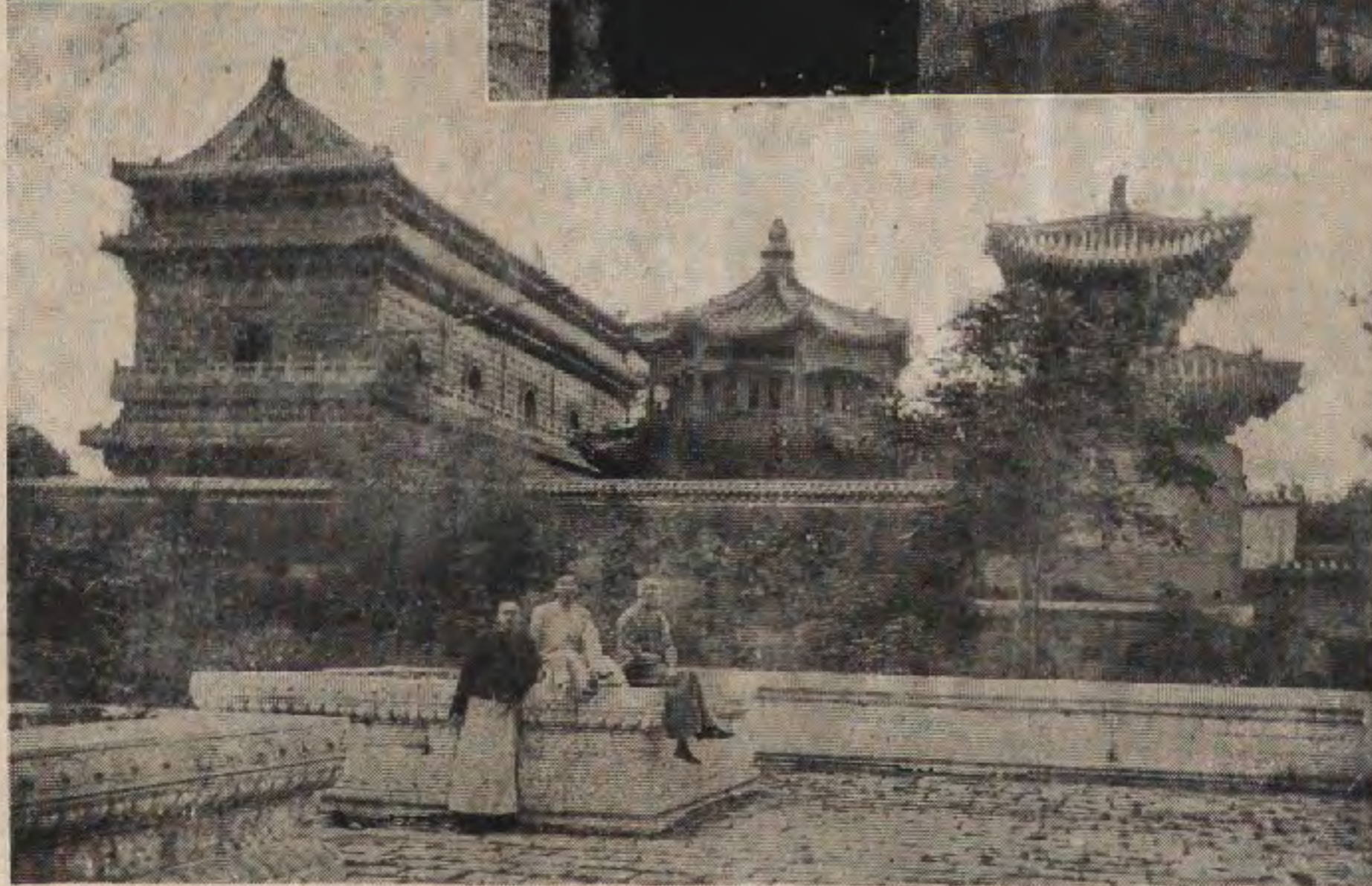
附圖念六，

杭州蘇小墳。



附圖念七，

北平三海風景之一。



臥雲樓筆記目錄

卷一

客窗閒話上

景物與叢談

卷二

客窗閒話下

人物與作品（附客中唱酬錄）

附傳疑

卷三

巖中人語

巖俗與巖諺

巖中見聞錄

巖中瑣記

臥雲樓筆記 目錄



臥雲樓筆記 目錄

附傳疑

卷四

修志新語

卷五

存影錄上

讀明儒學案

縷村雜錄

卷六

存影錄下

讀子隨鈔

讀漢書

卷七

吾斯未信錄



8734
1.1=1
楊序

昔衛蘧子欲寡過而未能晚以知非聞生平入手工夫千載從無有知而學之者歲戊寅荔夏吾友龍巖蘇君臥雲寄示筆記五卷且索序翻閱再四蓋總生平所見所聞所讀所作事物物瑣瑣細細記之畢詳得毋煩甚既而恍然曰是中各有是非焉慎而思之明而辨之是者見是非者見非庶知非歟越一時焉慎而思之明而辨之前以爲是或見爲非前以爲非或見爲是又知非矣時時反復思辨久之真是非出焉伯玉工夫殆猶是歟蘇君得之矣是寡過指南也第筆記日之非歟

歲戊寅荔夏

漳東老人楊士鵬拜序



陳序

余家來遷自巖歷四世矣每邂逅巖人則睽就而詢巖事岩之士夫亦視余如巖人居北則北遊者恆辱過訪歸南亦然於以見吾巖人篤舊之情非恆泛所可及也蘇君逸雲巖中有道之士也十年前相見於故都惜爾時各羈職務弗獲時時親炙去歲逸雲來相見益歡間出其詩草及筆記五卷見示昔識逸雲之面今知逸雲之心矣逸雲之學不薄事功爲秀才則蜚聲於庠序爲議郎則翹楚於議院宰光澤則以實心行實政不作潤身謀泊充福建省立第九中學校校長省禁煙委員會委員莫不克舉厥職其尤不可及者當夫重修巖志舉凡前志譌謬旣已一一是正且於八十餘年文獻蒐討靡遺而灌輸之以科學知古知今尤稱傑作俱於詩草筆記中見之余竭浹旬之力卒業是編間有商榷逸雲虛懷若谷不以爲忤於余之謏陋猶然矧勝於余者乎則其道德學問與年俱進有可必已今世變亟矣使一省之中得落落如吾逸雲者數十人分布任事風俗人心當大有裨乃置之閒散使弗克展所抱負是誰之過歟吾聞邇年巖亂彌甚流徙者率不得歸其故鄉逸雲其一也噫被髮伊川萬方一概亦惟有徒抱漆室之憂已耳雖然剝極必復天心終有厭亂之一日余老矣撥

亂反正是所望於有心世道之君子因讀逸雲書有慨於是乃贊而歸之

北馬南船身行萬里關塞迴互山河表裏圖經對披如掌斯指筆之於書云胡不喜

贊客窗
閒話

載道者文言志者詩襄陽者舊荆楚歲時人情懷土從俗從宜語言能詳為多文辭

贊巖中
人語

袁桷四明康海武功史家三長異曲同工徵文考獻原始要終茲事體大垂之無窮

贊修志
新語

匡居一室尚友古人四部汪洋百氏紛綸孰云糟魄具有精神日擊道存影隨我身

贊存
影錄

牛刀發鋤操之一割道在親民志靡干祿勞心保障疲神案牘豪強既鋤莫不率服

贊吾斯
未信錄

丙子花朝後三日鄉愚弟陳震拜撰



王序

蘇子逸雲以其曩歲閒居所撰之臥雲樓筆記五種屬爲校閱訂正予循序展讀先客窗閒話次巖中人語又次修志新語及存影錄以吾斯未信錄殿焉自慙謏陋未獲多所匡益竊取二義質諸蘇子並願以相勗也其一閒居爲中年以上難得而易失之境蓋少時讀書而未更事斯事與書若不相涉及壯更事矣而少讀書則酒肉徵逐聲色貨利紛乘於前吾身疲而吾心曾無一息澄思之暇不獨與書違卽平日事可與書相印證者亦無由觸類而得其通斯昏然以生泯然以滅耳今蘇子何幸中年而得閒居又何幸於閒齋中能將已往所讀之書所行之事及其所聞見分類記之以資佐證是蘇子無負數月之釋閒勝於人懵然畢生之勞碌也其一人之才智恆銷磨於安樂而淬發於憂患故惟憂患中有可紀可傳可泣可歌之事至於安樂則足述者蓋寡蘇子所紀微論爲書餘之穎悟客中之經歷宦游之感想以及晤對故鄉人物流連故鄉風土皆有其不得已之故與夫難言之隱磅礴鬱積奔赴筆端而使讀者亦如身入其中具有同感以視嚮之一樓臥雲嘯歌自足苦樂固異觀感尤殊是造物者不欲以安樂獨全蘇子之天必以憂患鍊磨蘇子之德慧術智俾其發爲文

章導國人以殷憂多難之思爲啓聖興邦之漸也昔番禺陳蘭甫先生自云生性疏直平易頗厭俗事又值賊亂夷亂家計不裕惟嗜讀書好與學者談論不倦積數十年遂以所著東塾讀書記行世自宋迄今若鄭漁仲王伯厚馬貴與顧寧人曾湘鄉諸先進皆以平日所得筆之於書寢成巨帙所謂作始也簡將畢也鉅蘇子所記雖自視歆然苟善爲之持之以恆日積月累斐然成章安知不足傳世行遠耶予有志未逮旣知蘇子之性與蘭甫先生同又羨其不自暇逸能以讀書涉世所得餉於當世因樂書數語以歸之

民國丙子仲冬王振先識於復初寓廬

自序

人間何世大地皆秋莽莽神州茫茫浩浩劫王季重曰欲歎則氣短欲罵則惡語有限欲哭則近於婦人立說之難自昔然矣夫世盡羲軒人皆堯舜古不皆治今不皆亂也已未必是人未必非也古之真人平視滄桑一視孔跖土苴視軒冕杯塊視江湖具此慧眼燎彼蓬心嗟嘆不如長言也怒罵不如嬉笑也痛哭不如詠歌也楚存非存凡亡未亡倘喻斯旨不落言詮寫鬼魅可也寫犬馬可也吾是吾是吾非吾非也吾是非是吾非非非也乙亥季夏窮島無聊長日漫漫久居鬱鬱因有客窗閒話巖中人語存影錄修志新語吾斯未信錄之輯書成署曰臥雲樓筆記從夙好也編中僅述所聞所見所經歷無關宏旨間涉神鬼星卜細故語皆翔實未敢矯誣一撮地也一卷山也一勺水也炎炎非大詹詹非小羌無故實荒乎其唐虛船觸方舟雖遇偏夫吾知不怒矣

民國二十四年乙亥季秋臥雲居士敘於古無諸城

臥雲樓筆記卷一

客窗閒話上

京華久滯。沙漠壯遊。江南聞鶯。河朔訪古。頻剪西窗之燭。高吟東野之詩。所聞所見。若存若忘。島嶼閒居。追憶瑣記。無裨風勸。藉誌爪泥。

景物與叢談

北平福州會館有二。一在驟馬市。一在南下窪。南窪烟火。爲京師八景之一。以館中正月放花礮得名。燈聯云。此地笙歌。恰當韋曲城南。去天尺五。吾儕觴詠。猶是越王台上。明月三分。驟馬市館聯云。皇州春色。福地人文。兩聯貼切大方。忘卻何人手筆。

孝陵穹碑矗立。鐫治隆唐宋四字。竊不謂然。明祖逐元人而有天下。以爲有功民族不少。登極後。暴戾恣睢。爲所欲爲。故有明稗政特多前代。宦寺專橫。尤千古僅見。而得國實較唐宋爲正。清帝勒碑句云。開基洵是過唐宋。繼業無能鑒夏殷。斯定論也。

戊午夏遊無錫惠山。童謠云、有錫爭、無錫甯、縣得名以此、意在品泉也。泉在山麓。圍以井床。水澄瑩不漏。試茗與

吾鄉湧泉寺水無甚差別。蓋在山之泉多清也。是張又新煎茶水記所謂第二者。亦虛擬之。

詞耳。

虎邱前面有山。名曰獅子。作回顧狀。吳諺云。獅子顧虎邱。甚肖。

關外接近沙漠。風起沙揚。詫為奇觀。宣化城甚高。沙與城齊。其散於平野者。一經大塊噫氣。

輒作波光盪漾狀。風捲平沙作浪紋。詩人寫實何其肖也。

聞山西邊地。人死有委諸狼食者。呼狼曰爺爺。中國本部尚未脫委溝壑古習。弗可解已。

南京古物保存所。有洪武寶鈔二銅模。重各十斤。背鑄泉字第二十九號。第三十號。面鑄一

貫錢形。邊鑲龍。下端刊戶部奏准條例。偽造者斬。告捕者賞銀二百五十兩。並給犯人財產。

明食貨志載二十五兩者誤也。賞罰綦嚴。而明鈔價格。洪武二十七年後即低減。則以推行

之未善也。近朱君傑有明代信用貨幣之研究一篇。末推其失敗之因有四。(一)在上者無眼光。(二)在下者未養成

較信用貨幣為實在。鈔輕而錢銀重。理也。亦勢也。故雖禁用錢銀。並有好惡之條。而卒不能行。今厲行法幣政策。頗著成效。雖由民間習用已慣。金融機關亦較前明完備。而白銀收歸國有。銅元輔幣復改鑄鑲錳。實際亦與紙幣等。宜乎推行無阻矣。

幣等。宜乎推行無阻矣。

鳳凰台舊址在南京聚寶門內。遍詢莫知其處。考台建於宋元嘉。因神爵至故。台址向在城外。負郭臨江。與黃鶴樓並稱。李青蓮有鳳去台空江自流之句。明始圈入城內。今台已無存。

大明
洪武寶鈔

江亦久徙。滄桑之感何如也。

焦山定慧寺。有華嚴真處。瘞鶴銘。置此。署款上皇山樵。下有逸少書三字。後人紛測。有謂陶貞白書者。有謂顧况書者。予意瘞鶴銘。猶鸚鵡冢耳。文人偶爾遊戲。未足據爲典要。又何斷斷爲。釋南耕斷爲皮日休書。謂日休先字逸少。有悼鶴詩云。卻向人間葬令威。此瘞鶴之證也。陸魯望和云。更向芝田爲刻銘。此撰銘之證也。斯言較可信。予遊松寥閣。主持出文衡

山沈三岳墨蹟。見示。意甚殷也。吾鄉張亨甫先生曾居此。故自號松寥山人。爲延竚不忍去。定慧寺旁有閣。前曰枕江。後曰彭來。祀剛直。楊椒山有句云。楊子懷人度揚子。椒山無意合焦

山。閣聯仿云。彭郎之至自澎浪。焦先而後有椒山。蓋小姑山前名澎浪磯。故有小姑前年嫁彭郎之句。迨剛直克復小姑時。又有彭郎取得小姑回之句。亦湖山韻語也。

南京古物保存所。有血瘡石四。甘實蒼白。下瑣言云。方忠文章詔時。齒血濺石。忠誠所感。故歷久不滅。此或石之本色然耳。正氣固萬古不磨。碧血豈有不滅之理。殆流傳失實也。左季高以瘡字

出佛經、義亦別、碑記易瘡爲蹟、又所中藏箭鏃一根。豫王下江南時。有部將名澹台者。向太平門發此箭。

取其佳兆。鏃猶是也。天下今屬誰家耶。

吾國政黨欲得政權也。聳學生作政治運動。曰。讀書不忘愛國也。洎政權在手。動者思有以

靜之。又曰。學風不良。斲喪人才矣。前後立說不同。所獲則已多。桓子新論曰。獵射禽獸者。始欲中之。恐其創不大也。既已得之。又惡其傷肉多也。噫。何善寫政黨情狀耶。

戊午春。予遊京口。最愛北固山。以兼江山城郭之勝也。後誦張祐金山寺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句。孫魴樓台懸倒影。鐘磬隔囂塵。過櫓妨僧定。驚濤濺佛身等句。江天風景。依在目。信夫文字足移情也。

祝壽非古。祝冥壽尤非古。惟顧亭林躋其事。其序丁貢士亡考生日詩云。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世俗乃又以父母之生日設祭。而謂之生祭。禮乎。考之自梁以後。始有生日宴樂之事。父母之存固已嘗爲之矣。則於其既亡而事之如存。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冥壽之祝。閩南頗盛行。可援顧說以自信。

上海按摩院林立。概以女性充之。漢書藝文志著錄黃帝岐伯按摩十卷。孫思邈千金要方亦載有按摩術。唐時且有按摩博士。按摩一也。昔以祛病。今以導淫耳。

賀節不能親至者。昔投門狀。今投名刺。皆虛也。近且登諸報端。尤爲苟簡。司馬溫公在台閣時。不送門狀。曰。不誠之事。不可爲之。滎陽呂公亦謂爲作僞。而近人句云。我亦隨人投數紙。

世情嫌簡不嫌虛。世去誠好僞也久矣。

何措之見新進擢用者曰。渠是一生人。

宋時、鄒下買婢、謂未嘗入人家者、爲生人、

宜其速進。陸務觀怪詰之曰。曾爲

朝士者。既爲人所嫉忌。又多謗。故惟新進者常無憾。甚合今日情狀。向之浮沉政海及服務社會者。多遭廢棄。而未任事之青年。則皆可用也。無他。此爲生人。彼爲陳人而已。

北京有一種小報。專詐伶妓。稍不如意。登報醜詆。及分餘潤。則又改毀爲譽。意末世無行文人。始有此惡習。偶閱范攄雲溪友議。唐崔涯與張祐齊名。每題一詩於娼肆。無不誦之於衢路。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盃盤失錯。紅樓中人無不畏其嘲謔。所述與小報無異。特唐時無報紙。未能行遠耳。

先生者。我國通稱也。賈誼新書云。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辟猶俱醉而獨先醒也。含有先知先覺意。而滬上召妓稱曰先生。先生掃地矣。

建甌有作邑令者。卸任歸。宦囊甚富。父揮去曰。毋以此溷乃公也。或告予。予曰。桓寬不云乎。老親之腹。非盜囊也。何故常盛不道之食。見鹽鉄論孝養、父其有焉。爲子者可慎所取矣。

鼓嶼有女子中學校。起學潮。學生宣校長罪。有云。總理姓孫。該校長亦姓孫。是大不敬也。意

學生幼稚。故有是語。後閱歸田錄。宋仁宗將大用宋郊。讒者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此項傳單。不足異矣。

袁中郎遊孤山云。我輩祇爲有了妻子。便惹許多閑事。撇之不得。傍之可厭。如衣敗絮行荆棘中。步步牽掛。周妻何肉。妻固一累也。妻復生子。累之又累也。吾國傳統思想。無妻曰鰥。無後曰不孝。故人人樂有妻子之累。其不好累者百無一二焉。此和靖所以獨有千古與。

漢唐宋。遇國家多故。或權奸竊柄。太學生發憤言事。往往收一時之效。故有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台之諺。民國改元後。大學生尤多昌言。純粹爲國者固多。如羅景綸所云。或陽爲矯激。或陰有附麗。亦在所不免。故難動當局之聽。今則寂寂無聞矣。

南唐徐氏柄吳政時。以鬚未白。少威重。染之使白。今之公務員。雖老不蓄鬚。昔人求老不得。今人求少不能。何今昔相反也。予曰。有昔者必有今日。文帝好老。武帝好少。固時代爲之。亦循環之理耳。

西湖有二處士。一林逋。一徐復。復字希顏。宋史作建州人。慶曆初。以布衣召見。賜號冲晦。與林和靖爲忘年友。時相唱和。和靖居孤山。冲晦居萬松嶺。夾湖相望。予遊湖。只知展和靖之

墓。不知訪冲晦遺蹤。寡聞之過也。蒲宗孟題舊隱詩云。平生寄意江湖上。雲自無心水自閒。見浪跡續談。

王漁洋嘗謂吳俗有三好。鬪馬吊牌。吃河鮰魚。敬五通神。雖士大夫不免。閩俗亦差類。鬪麻雀牌。打詩鐘。敬五帝神。惟打詩鐘較吃河鮰爲雅耳。

南北情俗互異。北多直。南多詐。北多禮。南多簡。其大較也。朱竹垞曰。北方之人。四體不勤。南方之人。五穀不分。顧亭林曰。北方學者。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南方學者。羣居終日。好行小慧。難矣哉。眼前語。無人解道。二先生道之。以周行南北入民間者深也。顧又言。南北風化之失曰。南人輕薄奢淫。

梁陳諸帝之遺風也。北人鬪很。劫殺。安史諸凶之餘化也。語亦有見。

陳眉公云。作傳與墓誌行狀。正如寫照。雖一癥一疔。皆爲摹寫。不然。不類其人。威爾遜曰。畫我須是我。卽同此意。奈世之秉筆者。癥疔處匿之。端好處擴大之。雖諛墓有金。未得真相也。

唐子長於爲人作文。簿上題曰。利市。文以利市。則不問類其人否也。

先哲云。鬚眉之士。甯使鄉里小兒怒罵。不當使鄉里小兒見憐。或作眉公語。今鄉里小兒呼叱其老輩矣。果甘受怒罵耶。亦冀邀其憐耶。在人之自立耳。

包恢年八十八。精神康健。賈似道問衛養之術。恢笑曰。喫五十年獨睡丸。太平廣記彭祖傳云。服藥百裹。不如獨睡。陸游詩云。九十老翁緣底健。一生強半是單栖。顧况詩云。服藥不如獨自眠。從他別嫁一少年。皆以絕色爲健身妙訣。然何解獨陽不長之說。且山僧鰥夫。似應享大年。而事不盡然。獨睡丸果絕對有效與。

吹劍錄云。聞作縣者。一年立威信。二年收人情。三年爲去計。今則急於取償。往往下車便爲去計。此宋時則然耳。民國官不久任。席未暖。瓜代旋至。服官之期彌短。取償之計彌豫。故於未來也。卽先爲去計。吏治所由日偷與。

物理有不可解者。同一楊柳。北有花。南無花。故北人云。南人不識雪。向道似楊花。墨客揮犀云。南人非但不識雪。並不識楊花也。誠然。同一榕樹。在岩者無氣根。漳閩則有。俗謂岩榕爲母。漳閩榕爲公。固可笑。但漳閩有太氣。豈岩獨無太氣耶。亦理之不可通者也。

老學菴筆記云。徽宗時。置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所費尤大。諺曰。不養健兒。却養乞兒。不管

活人。只管死尸。

按當時有十不管之謠。不管砲石。管安石。不管肅王。管舒王等是。

今國帑多充軍費。各省區多毀墳築屋。不養乞兒

養健兒。不管死尸。管活人矣。崇寧弊政。一掃空之。

京省服務。多賃屋以居。惟同一月耳。領薪日苦舒長。納租日苦短促。舉以告同事。人人有此感想也。閱江鄰幾雜誌。章伯鎮嘗曰。在京有兩般日月。望月初請料錢。覺日月長。到月終供房錢。覺日月短。笑話亦爲古人先言之矣。

汝州人多瘦。閩人亦然。據博物志云。山居之民多瘦。由於飲泉之不流者。似未可信。韻語陽秋云。汝州治井。多以夾錫錢鎮之。一老兵曰。此邦饒風沙。沙入井中。人飲之。則成瘦。夾錫錢所以制沙土也。老兵言如可信。閩井其多沙與。

古人於榜下擇壻。號曰。鸞壻。清波雜誌。有若損高貲。榜下鸞狀元。何難之有語。昔福州亦有此俗。大小試榜發。未娶者。謄履歷粘榜下。冀充鸞壻也。

昨非菴日纂云。思慮之害。甚於酒色。思慮多則心火上炎。火炎則腎水下涸。心腎不交。人理絕矣。予昔患此病。常失眠。雖由生理關係。亦見理未明耳。故曰。明理可以治懼。

日纂又云。一老人年七十三。壯如少者。人問所養。無他術。平生不飲湯水耳。且曰。脾胃惡濕。飲少胃強。氣盛液行。自然不濕。近人研究衛生。謂凡人日須飲水一磅。方保健康。學術研究。今當勝昔。老人之言。似不足信。

唐荊州有書生。號唐五經。常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爲蝗虫。謂鬻莊而食也。第二變爲蠹虫。謂鬻書而食也。見北夢瑣言。第三變爲大虫。謂鬻奴婢而食也。子弟其肆毒也。無形其傳染也。神速其敗也。且亡身及親。謂之微生蟲可也。

今之文人多賣文爲活。人或非之。予意賣文賣畫均食其力耳。何非之有。唐子畏句云。不使人間作孽錢。杜子美詩曰。紫駟隨劍几。義取無虛歲。賣畫既非孽錢。賣文亦屬義取。而唐韋貫之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此則前賢介節。今人難能矣。

也。雖一時笑話。而文
人生活之窘可想見也。

唐王仲舒責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尋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立可得

清世。凡各直省遇災。定有冬留春送之例。其被送流民。嘗有握金而死者。人嘗疑之。不知物品有作用。貨幣有時無作用。人之貧富。在物品之有無。不在貨幣之有無也。奎士尼曰。非以貨幣多故能富。正以其富故能多貨幣也。卜喀利曰。貨幣之效用。不在分量之多寡。而在流通之速率。斯密亞丹曰。物品不轉爲貨幣。其用自存。貨幣不轉爲物品。其用斯廢。合三氏之言觀之。貨幣者。不過購買物品之一種代價耳。一遇物品乏絕之地。貨幣之作用遂廢。東坡云。珠不得以爲襦。玉不得以爲粟。珠玉既無補於飢寒。則流民之握金而死也。何足異乎。

雪峯寺爲唐眞覺大師所闢。省會名刹也。山有烏石嶺、應潮泉、乘雲台、留香堂、蘸月池、萬松關、枯木菴、金鰲橋、諸勝。較鼓山爲美。乃遊鼓者于于不已。雪峯則人跡罕到。豈寺運有顯晦與。或遊山亦有冷暖情也。考雪峯志。山原名象骨峯。閩王問大師曰。峯有何異。師曰。六月猶有積雪。王曰。何不名雪峯。寺因得名。釋源潭有霽色遙觀三島月。寒光常見四時冬句。曹能始亦有高寒六月氣如冬句。六月未必有雪。惟茲山高寒。可想見矣。

北平郊坳少水田。心頗異之。偶閱龔定菴文集云。明年入都又旱。與山東一老父談。言吾土物不受水。受亦卽竭。安得南邊鬆泥耶。又三年獲舊邸鈔讀之。乾隆初有言東南之土肌理橫。故宜水。西北之土肌理直。故不宜水。於是積數年之疑豁然矣。因水利而辨土質。物鬆及肌理橫直。宜若可信。而清季閩人曾在京畿瀦水爲田種稻。收穫不薄。物不受水之說。又似不能成立也。按北平西山門頭溝、水源甚旺、下多水田、倘引而擴之、則近郊自可種稻、直隸水田簡要事宜一書、係吾鄉林文忠公著、公非礦有所見、斷不妄言、又愛卓齋集云、前朝萬歷間、京東一路、嘗仿江南水耕之法、教民種稻、至今豐潤玉田皆出長腰米、米粒長大、較勝南方、今使畿輔之內、漸修水利、遍治稻田、且徐俟之數十年間、頻有千箱萬倉之積、卽東南之力可以稍舒、合近事及各說觀之、則土質物鬆肌理橫直之言、未可盡信、

名妓翻經。高僧釀酒。書生策戎馬之場。將軍探圖書之府。雖非本色。前人尙許其佳致。若夫弄筆墨者習刀劍。口山人者身衙署。頂僧伽者享妻肉。披袈裟者連搢紳。司民牧者兼商販。

治戎旅者掌術院。事兩姓者談忠義。李元仲所謂兩頭人也。吾輩立身行己。偶失本色。人猶諒之。若作兩頭人。君子所深惡矣。

惠州栖禪寺東南。東坡侍妾朝雲葬此。後人構亭其上。額曰六如。劉克莊詩云。吳兒解記真娘墓。杭俗猶憐蘇小坟。誰與惠州耆舊說。可無坏土覆朝雲。從來女子韻事。最易流傳。以希爲貴也。予過蘇小真娘墓。句云。兒女何關興廢感。由來好事屬詩人。自謂一語道着。雲溪友議載、譚錄

題真娘墓云、虎丘山下塚纍纍、松柏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獨題詩、與予詩同意、

吾國今日大禍不在內憂外患。天災而在人心。日即奢淫。清季變政。少數留學生受歐美物質享用。回國叫囂曰。愈文明愈奢侈。於是儉爲德。共儉以養廉。舊說視同芻狗。卒之學界既少發明。徒增消耗。農工商各界。墨守成規。不足與人爭短長。而衣食住行四者。又非舶來品不用。輸出品少。輸入品多。金錢多流海外。幸我國地大物博。兼僑商內匯頗鉅。始固不之覺。今則情見勢絀。入超字數。予人以可驚。二十三年進口額、十億二千九百萬、二十二年僅二億五千萬元、出口額、五億三千五百萬元、華僑匯款幾減其半、年匯四

億元、二十三年僅二億五千萬元。財源一竭。百業凋零矣。今厲行新生活。婚喪大事。提倡節約。而由奢返儉。難若登天。某西人來遠東考察。謂中國以舊式方法生產。以新式方法消費。實一針見血之論。由

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無天災內憂外患。國且不國。况兼三者耶。國人宜知所警矣。民國成立。軍吏多縮疆符。屢倡軍民分治。苦難實現。勢使然也。太平尙德行。多事重武功。魏武令曰。未聞無能之人。不鬪之士。並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興國者也。商君書云。富貴之門。必出於兵。恍然軍民分治之難矣。

南北構釁。士之易人而事者。不知凡幾。居北詆南爲亂黨。居南詆北爲軍閥。雖非其本心。究戾交絕。不出惡聲之義也。顏氏家訓云。陳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爲豺狼。在魏製檄。則目紹爲虵虺。亦文人之巨患也。當務從容消息之。藹然君子之言。文人宜引爲戒。

庚子義和拳之禍。古今未有奇變。卽清室覆亡。朕兆夫以數千烏合拳匪。當船堅礮利列強。稍有常識。亦知其無幸。而樞臣疆吏。竟欲倚以圖功。寧非怪事。曾滌生不云乎。若在我者。挾持無具。則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內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無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也。以滌生所不能用者。而榮祿毓賢輩思用之。無所挾持。而冀爲孤注之擲。真所謂司馬家兒亡國閣夫已。

袁克文。項城次子也。志趣迥超流俗。洪憲議起。各省士夫紛紛勸進。克文意不謂然。有句云。

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項城倘悟其旨。何至荷荷而死耶。昔王莽將篡漢也。長子宇圖之。朱溫將篡唐也。兄全昱詈之。古今奸雄盜國。父子兄弟間有難表贊同者。天理民彝。終不可磨滅矣。莽女、平帝后也、自劉氏廢、稱疾不朝會、及漢兵誅莽、后曰、何面目見漢家、自投火死、殆與兄宇同調與、

項城野心不在設會籌安時。當其迫清帝退位。卽有取而代之之意。清之亡亡於袁也。昔袁崇煥經略遼東。滿洲不得逞。行反間計。袁被磔。有清一代。以袁死而興。以袁生而亡。或曰項城卽東莞後身也。其然。豈其然乎。錢希白以漢末三分、高祖誅三傑之報、謂韓信是曹、英布是備、彭越是權、尤附會之談、

張勳復辟。清帝疊下諭旨。疆吏多懷觀望。自馬廠誓師。擬就謝恩奏摺。及反對通電。以段師勝負爲迎拒方針。巧則巧矣。但封疆大吏對國家大計。首鼠兩端。則國際關係。何不可以此應之。朽腐甚矣。夫起事常於東南。收功實常於西北。歷史定例也。國民革命軍起。竟翻千古成局。果南方之強哉。亦北洋本實先撥耳。

項城當國。總統無任期矣。爲身後計。復有石室之設。其處心積慮。皆盜國之謀。而對人表示。恆曰。騎虎難下也。魏武述志令曰。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也。又曰。江湖未靜。不可讓位。皆欺人語耳。獨不觀郭令公平。事起則出綰軍符。事平則閒歸私第。何人禍之有。何不可讓之有。

古今奸雄窺竊神器。多設詞以自文。譙東項城固沆瀣一氣者也。但譙東弄權。尙以周文自况。項城主政。而有洪憲改元。袁不如曹遠矣。

醉石在福州九仙山。

俗呼于山

傳戚武毅班師。率健兒醉此。故名。後人就地建祠。屢廢屢脩。己亥

秋。謁祠。棟宇聿新。瞻拜之餘。頓生感觸。記公有登盤山絕頂句云。但使雕戈銷殺氣。未妨白髮老邊才。勒名峯上吾誰與。故李將軍舞劍台。又度梅嶺句云。短髮秋風夕照間。益穆然想見抑塞磊落之概。祠聯頗多。吳子玉聯云。雪國恥在四百年前。公不愧曰武。論兵法於十三篇後。我曾讀其書。取徑獨別。

乙亥冬。福州開追悼航空陣亡大會。教育廳聯云。零落於今隨草莽。意氣自昔干雲霄。集句渾成。情事亦甚類也。

北京琉璃廠清秘閣。有名南紙店也。藏手卷春宮。計百幅。均古裝。工極細膩。據云。大內物。有牙墨盒。形橢圓。刻山水畫。右上端甚仄。面如棗大。似染微塵。用凸鏡視之。刊全篇歸去來辭。字仿黃山谷。甚逼真。駭極。少讀核舟記。嘆中國藝術。妙不可階。此視核舟尤奇。鬼斧神工。不可思議。叩其值頗鉅。非窮措大敢問鼎也。

北京萃歷代精華。古物甚富。陳列所所存。特劫餘耳。民國五六年間。陳列文華武英殿者。仍琳琅滿目。美不勝收。中有米南宮溪山煙雨圖。具尺幅千里之勢。觀之。愛不忍釋。佳處亦說不出也。許多古物。始散於熱河項城。繼散於移宮。終散於監守自盜。歷朝珍品。不脛走異域。現悉數南移。區區者。當能保存。記此聊志永嘆。

鼓嶼水師台。鄭延平閱操處。題咏頗多。後人崇拜鄭氏。在圖復明室。尤在抵禦外侮。致某國守將書。略云。台灣者。中國之土地。久爲貴國所據。今余旣來索。則地當歸我。珍寶不急之物。悉聽而歸。若執事不聽。可樹紅旗請戰。余亦立馬以觀。毋遊移而不決也。生死之權。在余掌中。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惟執事圖之。寥寥數語。何等斬絕。誠哉其爲民族英雄也。

京師陶然亭。風景殊勝。道旁多葦荻。聯云。穿荻小車疑泛艇。出林高閣當登山。甚切合。亭又名江亭。以水部郎江藻改建也。藻字魚依。漢陽人。康熙乙丑。知龍岩縣事。在任六年。百廢俱舉。士民爲建江公祠。尸祝罔替。循良官吏。敷歷內外。均繫人思也。

粵順德女。俗以不嫁爲原則。嫁矣。以不破瓜爲原則。平日結姊妹會。嫁時爲窮袴。三日後歸寧。線口完整。羣稱其貞。有破綻。父母以爲恥。鄰里亦非笑之。婦有私蓄者。出金爲夫買妾。已

則縲絲或充女傭。獨立營生活。垂老始歸其家。黔友趙君爲予言。且曰。清外部尙書梁敦彥曾接其夫人到京。抱之。可代表順德女界矣。

鄂西有惡俗。父母病篤。先擇何時卒。於後嗣最吉。彌留時。墊以高枕。屆時急撤枕。氣斷矣。夫死爲八苦之一。爲子者不知如何護持。反爲己計福利。擇時促亡。居心甯復可問。

廈市劫棺之風。年甚一年。厚葬俗稍革。蓋懷暴骸中原之戒也。惟出殯繁縟益甚。西樂悠揚。執紼塞途。其好鋪張者。託機關領袖登報羅客。尤盛極一時。呂覽曰。非心爲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尙也。不啻爲廈人寫照。

閩省某年禁煙賭。獲烟鎗。麻雀牌。頗多。將焚燬。昇而遊諸市。導以長旗。題鴉雀無聲四字。甚切合。

傳清世有任總督者。遇鄉人干謁。如禮貌甚周。卽無得差希望。若呼滾出去。可得美差。且甚速。有人戲出對云。一字之袞。榮於華褒。久無對者。後某知縣因逃婦案辦理失平。發口外。或對曰。彼婦之走。可以出口。的是巧對。或云。此林文忠故事。傳說之誤也。

聞籌安會成立時。張作霖將出關。夜謁袁。謂曰。總統欲稱帝耶。卽登極。否則請殺籌安會諸

人以謝天下。語畢，匆匆出。此語果確。袁智不如張遠矣。天子惟兵強馬壯者爲之。故劉季曰：乃公以馬上得天下，皇帝安得從投票中來耶？作僞心勞日拙，不亡何待。

衆議院議員劉某，鄂籍也。頗出風頭。一日晉謁黃陂，問曰：人謂君搗亂，然與劉曰否？他人亂，我搗之而已。語甚辯。又定孔教爲國教案，雙方爭甚烈。至互毆。後該案停頓。一方大呼曰：打功告成。打大同音也。一方不入議場。曰：無孔不入矣。皆會中趣聞也。

段芝泉任總揆時，每簡一省長，該省議員輒有迎拒兩派。迎者多方獎飾，拒者力攻其短。芝泉不耐煩，因曰：余與諸君皆壞人也。此種時局，稍自好者皆埋頭不出，出者便是壞人。將於何處尋好人乎？議員語塞而退。段性倔强，而出語頗趣。

項城帝制迷夢，始籌安六君子，終湯薌銘、陳樹藩、陳宦三電。時湯督湘，二陳督陝蜀。袁氏得陳宦獨立電，嘆曰：二菴亦背我，尙何言哉！越日遂殂。有人綴聯云：起病六君子，絕命二陳湯。方名巧合，亦洪憲趣史也。

乙亥夏，江河氾濫，被水有冀、豫、魯、鄂、皖、贛、蘇、閩等省。陝、綏、甯亦波及。災區廣矣。以各省論，湖北最甚。災民達七百萬餘人。災區遍四十九縣。以閩省論，安溪最甚。晉江城區倒屋千三百

餘間。他可類推。是年水災較辛未尤慘。民其爲魚矣乎。夫築堤導淮。役夫非不衆。支帑非不多。乃水退則共慶安瀾。水漲則倉皇搶救。災象已成。疆吏紛紛請賑。當局汲汲籌捐。非不關心民瘼也。惟無根本計劃。焦頭爛額。苟免一時。不數年而水患再見。公私損失。可勝言耶。

福州怡山長慶寺。

俗呼西禪寺。

唐代古刹也。五月間。都人士都來啖荔。傳昔有唐荔百餘株。今已無

存。惟大雄殿尙有二宋荔。結實甚甘美。丙子夏。挈眷往啖荔。荔罄已三日。宋荔二株。其一大半枯。一尙挺拔可喜。寺聯頗多。以左傅相。陳太傅爲佳。左云。松間石榻春雲護。花下山樽夜月開。贈妙微禪師者。陳云。米汁禪中無我相。荔枝香裏看人來。餘不錄。

明萬歷時。光澤縣訓導有王謙先者。性坦率寬平。尤好周人之急。士不能供膏火者。多向其稱貸。如力不能償。輒先焚其券。一日。小竊入署。偷鹽米。適爲所見。乃從容語曰。留少許給我。其雅量多類此。昔王子敬被盜。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謙先之量。恍惚子敬矣。閱某雜誌。有西人擬通月球一篇。中述發明緣起。及報名探險者之踴躍。對於噴火機之構造與原理。繪圖詳說。一若該機試驗。卽將實現也者。因思每一行星成一世界。固爲想像之詞。但今日科學發明。突飛猛進。艇能潛水。機能航空。昔人詫爲神話者。今皆實現。則謀通月

球未敢斷其必無之事也。仲起詩云：安知柏翳經。所載定無有。欲執化人裙。我身未離垢。待我再生時。斯疑或可剖。亦出以懷疑態度也。

醫不可信。無分中西也。乙亥秋。病痢。延中西醫調治。兩月未瘳。旋到中山醫院驗溺。據云。多蛋白質。因禁食鹽及一切肉類。後赴省馬高愛醫院再驗。則云。係糖尿病。須禁食糖及米麥。予聞而恚曰。吾其爲蚓乎。非食槁壤飲黃泉不可。自是大嚼特嚼。病亦旋失。倘當時爲醫所給。殫力求治。不知作何情狀。古諺云。有病不治。恆得中醫。信然。我國醫學藥物學均落後。國人死於病者少。死於醫者多。所謂拙者失理、

以瘡爲刺、以生爲死、可勝嘆哉、

武三思言。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者爲惡人。嘗病其復。以主觀太重也。壯而與人共事。具此見解者。比比皆是。甚矣武三思之多也。

陳平曰。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造物喜陽而惡陰。予閱人多矣。有陰謀者。必有顯禍。歷歷不爽。

論衡遭虎篇云。命訖時衰。光氣去身。視之猶尸也。故虎食之。閱微草堂筆記亦有是說。理或然與。

鄭氏久據廈金二島。訖康熙二十二年。姚啓聖率師入台。而鄭氏亡。清室用兵。至是十年矣。傳廈門有石文云。生女滅雞。十億相倚。人初不解。及台平。有解之曰。十億兆也。加女姚也。鄭字酉旁雞也。滅雞滅鄭也。雖言之成理。終未敢信。昔皮日休嘗爲黃巢作讖語云。欲知聖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律。吾國所傳種種讖語。皆可作

如是觀。

李寒支畫網巾先生傳。人奇事奇。世多知之。而究未知其人也。賭棋山莊集載。近讀寒支歲紀補。寒支子子權所編。中云。丙申五十五歲。會稽林豹文景蔚過訪先君。留寓半載。……此君文章

經濟。色色超異。更兼拳勇多技。行千里不齎糧。異人也。是年作畫網巾先生傳。予心始釋然。

得此紀載。而畫網巾先生之姓氏。遂大白於世。建甯縣城東。有畫網巾先生墓。

烏石山麓。有曾文定祠。所謂瓣香堂是也。文定守福州時。曾於烏石築道山亭。今亭雖圯。而馬路猶以道山名。

林內翰吉人。欲於其地築堂。取陳后山生平一瓣香。敬爲南豐致句。擬以名其堂。甫趣工而

吉人歿。堂實未成也。後人乃於其地築之。仍名曰瓣香。奉曾文定。而以吉人配焉。語本稗販雜錄。

漳州有所謂咸通塔碑者。非塔。乃經幢也。馳名遠近。歲久寺廢。經幢遂沉埋土中。清時漳紳林廣邁

偶掘獲。昇置花園內。私爲己有也。民國改元。衆議移置公園。供人賞覽。化私爲公。誰曰不宜。

晉武帝太康中，天下以氐爲帕頭，及絡帶衿口。百姓曰：中國必爲胡所破也。氐產於胡，而天下以爲帕頭絡帶衿口，胡旣三制之矣，能無敗乎？後卒有五胡之亂，此種見解，雖不足語於交通之世，然今人醉心外貨，入超愈鉅，國力愈絀，縱不爲胡所破，而經濟命脉已操諸外人之手，吁，可畏也。

呼兵曰丘八，折字形而言也。語亦有所本。十六國春秋慕容垂傳云：權翼夜邀垂於河橋，擊之。垂夜夢見孔子墓傍，墓有八，占曰：孔子名丘，八配以丘，兵字也。路必有伏兵，此丘八之名所由昉也。至呼退伍之兵曰丘三，八退五爲三，故名。

南京城高而且寬，傳明祖於城完時，謂劉伯溫曰：城高如此，誰能踰之？對曰：人實不能，除是燕子耳。蓋暗指燕王棣也。世以青田作燒餅歌，能知未來，故有此附會語。夫青田且不知胡惟庸之搆陷，安知後世之治亂？預知燕禍云云，竊未敢信。

今之白話詩，章太炎名曰日本僧，以日僧茹葷娶妻，便失其爲僧，猶白話便失其爲詩也。語甚滑稽。惟寒山咏狗詩云：我見百十狗，箇箇毛鬚鬚。臥者渠自臥，行者渠自行。投之一塊骨，相與噉噪爭。良由爲骨少，狗多分不平。此亦白話而含有詩意，未可概以日僧評之也。皖

人徐季龍曰。今之白話詩有二。一由西詩以散文譯之。二由西詩之譯文而仿效之。此二者非詩。不煩言而解。太炎先生外。是亦懷疑新詩者。

泉州號刺桐城。因留從效得名也。從效初事南唐。後歸宋。嘗築泉城。周圍徧植刺桐。桐葉大。

初夏開紅花。俗傳葉先布芽。後始開花。則是年必豐稔。故前人有只愛青春不愛紅之句。花

葉後先。與歲事何預。此則野語不可信耳。續齊諧記云、吳興梅溪山有石磨、轉快則年豐、轉慢則歲儉、皆無稽之言、

劉繼莊名獻之大興人。自號廣陽子。嘗曰。人苟不能幹旋氣運。利濟天下。徒以知能為一身家

之謀。則不能謂之人。其自任甚重。於學亦無所不窺。論南北氣候山川。語多扼要。如云、嶺南之梅、十月已開

而吳下梅開於驚蟄、桃李開於清明、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論西北水利。尤為詳盡。其言曰。西北非無水也。

有水而不能利用也。不為民利。乃為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瀦。無道可行。

水亦無如人何。……有聖人者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足食。教化可

施也。見全祖望撰傳、今西北旱潦情形。仍不脫繼莊所言。而開發西北之聲。洋洋盈耳。若置水利於

不顧。一切建設皆無着落。故詳述繼莊言。為當局正告也。李二曲先生、關中人也、其言曰、今吾省大旱、當事者能教之開渠穿井、興水利、以灌

麥稻、是即以佚道使民也、又曰、方今旱災為虐、救時之急務、莫如勸農民急興水利、西北水利之重要、觀此益信、語見四書反身錄、

保甲制度。古代行之而有效。後世行之而鮮功。先輩沈氏曰。非保甲之法之不善。爲保長甲長之人之未善也。見日知錄。可謂一語中的。沈氏因主擇士之賢者能者充選。雖未必能成事實。而保甲長之須重人選。方得宜民而善治。斯固無可疑也。

植物有似動物者。與外界接觸。輒起一種變動。如酢漿草。合歡。含羞草。苜蓿之葉。能張能合。紫薇花。爪其本則枝葉俱動。俗謂之不耐癢。最奇者。能食肉類。且有消化作用。如南洋之豬籠草。山野之毛氈台。茅膏菜。北美之捕蠅草。岩石上之捕蟲堇等。天地生物。真無奇不有也。

福州南門外。舊有天主堂一所。卽今德撤醫院也。黨軍入閩時。爭傳該堂托名育嬰。實取小兒。舉丸製藥。風聲所播。羣起爲難。後此案無形打銷。真相究莫明也。近閱王蘇州遺書。內有勘丹陽天主教堂通稟。彼教黑幕。清季卽被人揭穿。又似真有其事。稟云、園內縱橫孩尸七十餘具。有用小棺者、有用洋油木箱

者、有蒲包者、有裸埋者、斷爛骷髏、十居八九、就中最可疑者、有一匣中頭骨三具、匣寬九寸、高僅六寸、全尸雖小、勢亦難容、一切慘惡情形、目不忍觀、可莊爲實事求是好官。且見

之公牘。與街談巷議有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彼教育嬰作用。吾又烏從而測之。

孤山和靖墓西。有林典史墓。典史名汝霖。閩上杭人。太平軍攻浙。閣門殉難。杭人葬此。故有孤山千古屬林家句。爲鄉人生色不少。

曾文正從戎多年。軍事甚有經驗。其言曰。用兵之道。本強而故示敵以弱者。多勝。本弱而故示敵以強者。多敗。敵加於我。審量而後應之者。多勝。漫無審量。輕以兵加於敵者。多敗。數語深。有得於孫子。本強而示以弱。卽虛實云。形人而我無形也。本弱而示以強。卽所云無所不備也。審量而後應敵。卽軍形云。先勝而後求戰也。輕以兵加敵。卽所云先戰而後求勝也。可謂善讀孫子矣。

又公嘗云、好談兵者、其閱歷必淺、欲爲務實之學、請自禁大言始、欲禁大言、請自不論兵始、此尤閱歷有得之言、

周會辦醒南。粵惠陽人也。才大而疏。長於建設。關漳龍路。通福泉路。裨益地方非淺。主廈市政十年。慘淡經營。尤具苦心。支費達千六百餘萬元。均由移山填海而來。無公帑可支。亦未嘗取諸民也。功成報以惡聲。殊出人意表。平心論之。君勇於任事。急於圖功。人所不能爲。不敢爲。不肯爲者。苟認爲當爲。輒毅然爲之。不爲利誘。不爲威劫。其長處人不可及。而疏於手續。寬待包工。常貽人口實。予爲草辯誣書。結云。醒南閩南服務十餘年。公罪不能無。私罪不敢有。有私罪者爲墨吏。無公罪者爲巧宦。識者謂爲知言。昔有問於宋尹源者。曰。人臣不忠孰大。答曰。無過爲大。如周者。殆忠而有過者也。夫國事敗壞。常壞於束身寡過之官吏。安得多數有過人出而任國家之重耶。

民國九年遊無錫。晤侯葆三先生。談甚歡。贈入秦遊記。予報以臥雲樓遊草。時各校正推行國音。因函商。復書云。接讀遊記。深感同調。倘能再賜一冊。送圖書館。尤盼。垂詢國音一節。鑑主張以中州音爲標準音。蓋北京音尙帶土音。不足以標準全國也。至教授方面。以先高級。後低級爲宜。以多練習中州音爲要。以注音字母令中州人教之。合中州音爲是。一方面提倡社會家庭兩處均用國音。爲輸送文化。灌輸智識之導線。國民學校暫緩以國語教授者。以今日教員未知國音者多。倘勉強從事。仍是南人南音。北人北音。無統一之可言。無標準之足語。故欲教國民學校以國語。須令國民學校教員先設國語研究會。此又最要者也。侯爲蘇省教育界前輩。在錫辦競志女中。提倡苦教育。曾到校參觀。在在表現苦字真精神。予認爲對症之藥。因作苦教育一篇。分登九中校刊及星洲日報週年紀念刊。至河南土音。尤多北平。欲以中州音爲標準音。似未敢贊同。

黃梧。平和縣皂隸也。洪復。同安縣優旦也。賜姓拔以爲將。可謂幸運。乃梧則據海澄降敵。且條陳平海五策。復則攻南京被擒。卒與甘輝罵敵而死。之二人者。出身同等。結局霄壤矣。廈市婦女。喜拖鞋遊行市上。菲律賓。南洋羣島製者。價值數金。費亦不貲矣。漢書地理志。述

趙中山民俗。謂女子彈絃踮躑。游媚富貴。師古曰。踮輕躑也。躑小履之無跟者。拖鞋殆其遺制。

魯昭新莽之娶同姓。昔人諱之。今雖廢同姓不昏之例。然亦須有制限。乃隄防一潰。變本加厲。竟有娶其姊妹姑姪者。此則齊襄巫兒之亂命。不可爲訓矣。

南洋有島曰萬隆。四季如秋。島人常服短夾襖。已涼天氣未寒時。爲最可愛之景光。又據友云。歸綏氣候寒熱轉變極速。因有早晚棉皮午穿紗。懷抱爐火吃西瓜之諺。現象尤特殊。未知確否。

北平病肺者少。意天氣寒沍。雪經月不散。菌無由滋生耳。近據西醫云。蒜可殺肺菌。病者常喫有效。北人喜喫蒜。肺病之少。殆由是與。

廈市有二大敝俗。漳泉間亦有之。中人之家。蓄婢而通之。生子或遣嫁。其不嫁者。終身服賤役。名曰姐。漢書

所謂傅婢是也。親生子女。直呼其名。不以母視之。不獨非人道。亦傷天理也。又好養異姓之子爲子。

多男者。亦復爾。植荆棘於庭階。不獨瀆亂宗祧。亦家庭禍水也。有識之士。宜亟起革之。閩縣梁鳴謙知

縣說。亦有漳泉之喚多丐養子以亂其族語。又陶潛宣有老婢行詩云。顧我笑終風。下體憐葑菲。既荷主人恩。又怵主人威。此身屬君家。焉能自主持。女蘿附松柏。高下終連枝。蔗荔多旁生。鴛鴦效雙棲。妾身未分明。兒身無是非。

又云、主恩一朝斷、棄我忽如遺、落花辭故枝、茵溷隨風吹、覆水大海中、甯問流東西、兒女看成行、骨肉若路歧、小兒不解語、太兒知牽衣、問娘往何處、歸買棗與梨、明知永不返、還願兒悲啼、出門復入門、兒女終無知、吞聲摧肺肝、兒女為酸淒、憐仰才一身、不如老寡妻、紅顏多錯迕、皓首將誰歸、此詩專為廈人而作、詞意淒楚、惡俗迄今未改、信乎詩詞之感動不如法律之制裁矣、

漳郡西北有芝山書院。開元寺在其下。朱子題院聯云、五百年逃墨歸儒。跨開元之頂上。十二峯送青排闥。自天寶以飛來。院對天寶大山也。陳北溪先生曾擬將寺建考棚。不果行。訖洪楊之亂。左恪靖侯提兵戡亂。就寺址闢試院。北溪議遂實現。題聯云、經始問何年。果然逃墨歸儒。天教梵王納土。籌邊曾此地。大好修文偃武。我從瘴海班師。今考試久廢。書院亦輟學。變為駐兵之所。又一新局面矣。

鼓浪嶼、香港、海邊一島耳。洋樓高矗。古蹟寥寥。鼓嶼僅有鄭延平水師台。及陳京士逋庵墓耳。香港僅有九龍城宋王台。及赤灣宋帝墳耳。海隅文化落後。無怪其然。惟宋台宋墳。實宋端宗遺跡。考帝昺有葬崖山之說。宋墳之真偽尚不可知。俗傳為帝昺駐蹕及埋骨之所。此大誤也。昺遷崖州、陸秀夫負入海、

旅港日淺。娑娑市上。覺有不可解者三事。港為唯一之商埠。濡染歐化。與孔教無何種關係。而祝孔誕之熱烈。較任何內地真摯而普遍。是日、商店懸燈結彩、開筵宴客、且有停止營業者。尊孔思想。冷淡於廢都闕里。而瀰漫於華洋雜處之區。不可解一也。或曰、出自遺老賈之提倡、各省區豈無大賈遺老耶、又曰、此地有孔聖堂、規模甚大、或不無影響、各省區豈無孔廟耶、皆未

得其真。港密邇廣州。解放婦女之聲。早震耳鼓。迄今婦女剪髮人數。視閩南西爲少。老婦幾全數留髮。卽少

年婦女亦多挽髻垂辮。穿旗袍者亦不多見。地方號開通。民俗反保守。此種現象。頗耐思索。不可解二也。

男女病盲。過市恆遇之。間且三五成羣。似較他省區爲多。汝州人多癩。或謂其饒風沙所致。港之多盲人。關於傳染耶。氣候耶。飲食耶。抑環境別有其因素耶。質之醫學家。亦無正當之

解答。不可解三也。

吳張崇。爲廬州觀察使。多爲不法。嘗入覲廣陵。廬人意其改任。皆相幸曰。渠伊不復來矣。崇歸。聞之。計口徵渠伊錢。明年再入覲。人多鉗口不敢言。惟捋髭相慶。歸。又徵捋髭錢。名目新奇。視閩民軍時代。不種煙苗者。徵惰農捐。同一笑柄也。

閱報載。有民生公司呈請濬蜀錦江。冀發張獻忠藏金。趙甌北詩話云。獻忠亂蜀。皆聚金銀寶玉。測江水深處。開支流以涸之。於江底作大穴。以金寶填其中。仍放江流復故道。名之曰水藏。事後盡殺河工。所謂珠玉空江鬼哭高也。吳梅村句。據此。該公司呈請。似非鑿空之舉。

校中踢球。卽古蹴鞠也。傳起於黃帝時代。漢書藝文志。有蹴鞠篇。以陳力之事。附於兵法。唐時變爲蹴球戲。分兩朋角

勝負。尤與今無別。唐人嘲皮日休詩云。八片尖皮砌作球。火中燻了水中揉。一包閑氣如常

在。惹踢招拳卒未休。是一皮球故事也。

飛來峯佛像。爲楊璉真伽所琢。污我佛甚矣。楊於錢塘紹興二處。掘南宋君臣冢墓。凡一百一所。呂布發漢陵。無以過此。義士林景曦。拾高孝二帝骨。紀以詩云。橋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節。天家一騎捧香來。此張孟陽七哀詩也。以掘冢縛掩之大盜。聊發皈依我佛之癡心。佛如有知。其吐之乎。

丁巳雙十節翌日。偕王俶田遊北海。至閱古樓。三王墨跡刊石而陷諸壁。三希堂帖脫胎於此。數之得四百九十五板。中二板字剝落。據友云。庚子年爲八國聯軍所毀。處積弱之國。隨在有創痕也。萬佛樓稍過。快雪堂在焉。石板墨跡。美不勝收。但較閱古樓爲少耳。蘇文忠天際烏雲嵌此。

南台風景頗佳。打槳小姑。楚楚可人。近有卽景詩云。阿儂生小水銀鄉。螺髻新盤淺色裳。最是有情舟一葉。任郎來去莫催郎。釵香鬢影蘸波光。葉葉羅衣襯晚妝。郎自持篙儂打槳。釣龍台畔好追涼。亦朱竹垞鴛鴦湖之權歌也。

吾國選舉代議士。始清季諮議局時。人敦品節。恥言運動。民元以後。醜態百出。無錫廉南湖

集句嘲云。有人剛好上簾鉤。愁殺新愁接舊愁。不惜金錢綰絃索。一層波涌一層樓。當時競選情形。結語頗肖。

古詩云。小窗莫聽黃鸝語。踏落荆花滿院飛。兄弟不和。多由內起。所謂牝雞司晨也。甯化有伍晉階者。積館貲。輒分所有於其弟。其內微有言。晉階曰。爾生二子。長者能愛其弟。不愜爾心乎。知此則我於弟亦當如是。雷翠庭謂可作內箴。余曰。此孟子所謂善言也。婦人無識。陳義過高。未必相悅以解。晉階能近取譬。非甚頑鈍。未有不感悟者。言近旨遠。其斯之謂與。湖北菜薹。頗可口。產洪山者尤佳。李文忠嗜之。卸任歸。移種合肥。味終不逮。土宜異也。乃載洪山土歸鄂。人笑曰。罷官猶刮地皮。至今傳爲話柄。

錢忠介

名肅樂

公集。清時爲禁書。沉埋近三百年。近由張壽鏞刊行。全書分三集。正氣堂集。越中集。南征集。疑獄一篇。對降虜諸臣尤極口詆嫖。任廬書後句云。全家骨委琅江道。終古魂依黃蘗巔。公卒閩。葉進晟爲葬福清黃蘗山中。

婦人之美在髮。男人之美在鬚。今女子多剪髮。男子多剃鬚。殆以美爲不美耶。儀禮士喪禮云。蚤揃如他日。注。斷爪揃鬚也。今人亦多剪爪莊子外物云。皆滅可以休老。皆滅。卽揃滅。注。鬚拔眉髮。

也是古人之於鬚，欲其有，又不欲其遽有，謂可休老也。與今人何異？若女子剪髮，亦當有說以處此。

戲台聯佳者。蓬萊云：寥寥幾位脚色，纔演這齣。又演那齣。區區一塊地盤，你未下台。我欲上台。政客攬權。軍閥爭地。數句盡之。某處泰山廟聯云：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亦非我。粧誰是誰。誰粧誰，誰卽是誰。語有化機。

民國七年三月，重到金陵。遊北極閣。閣東有寺曰雞鳴。梁同泰寺遺址也。中有豁蒙樓。風景絕佳。樓昔名憑墅。張南皮取杜詩憂來豁蒙蔽之意。改今名。樓前卽臺城。爲梁武荷荷而死之所。城外玄武湖。烟波浩淼。一望無際。洵大觀也。至胭脂井。景陽樓。徒存其蹟已耳。未許按圖索驥也。

福州南台，以閩越王釣龍得名。台在天甯山。唐韓偓詠懷云：無那離腸日九迴。強舒懷抱立高台。中華地向天邊盡。南國雲從島上來。四序有花長見雨。一冬無雪但聞雷。離宮紫氣生冠冕。却望扶桑病眼開。頸聯寫省垣氣候甚切合。州人常誦之。陸游有渡浮橋至南台詩。客中多病廢登臨。聞說南台試一尋。九軌徐行怒濤上。千艘橫繫大江心。寺樓鐘鼓催昏曉。墟

落烟雲自古今。白髮未除豪氣在。醉吹橫笛坐榕陰。詩乃放翁領武夷祠時所作。今則大橋久建。無復浮橋遺跡矣。

予三次游湖。初有紀游之作。後則甚感不快。汽車電馳。洋樓高矗。恍置身租界中。而孤山一隅。變爲攤販叫賣處。尤令人作惡。有詩云。人何寥落鬼何多。用聯語。大好河山受劫磨。城內湧金城外市。西湖何處有清波。近人謂惠州西湖。處女也。杭州西湖。老婦也。信乎。

閩人戲作魚品。呼金魚曰。大家閨秀。謂可望而不可即也。呼鯉魚曰。鄉下妹。謂渾身有土氣也。呼鯿魚曰。姨太。謂睡時大。起時小也。此語甚趣。故福州赴宴。遇鯿魚出。曰。姨太來矣。不知者茫然。

越王台在廣州城北越秀山。趙佗所築也。沈傲樵琛生詩云。西風蕭索越王台。眼底河山賸

劫灰。不從馬上爭天命。空向粵中老霸才。陸賈故人三載別。漢文有道尺書來。抱孫黃屋無聊甚。末路英雄劇可哀。音節蒼涼。頗與題稱。沈湘人。王湘綺弟子。避亂居鼓嶼。楊搏丈處恆遇之。今之博雅士也。

番禺縣東北。有白雲山。山麓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叢葬處也。蔡公時謁墓詩四律。有句云。戰

餘血肉皆功狗。劫後衣冠半沐猴。十載風雲餘馬鬣。一岡烟雨落龍潭。黃花清瘦飄零處。猶
賸哀時鄭所南。見明義利真奇勇。能轉乾坤乃霸才。皆精警可誦。又句云。氣節每於窮處見。
功名都向死中求。公之殉難濟南。不啻自道矣。

廈市中山公園頗壯麗。琵琶洲。尤天然。予擬聯云。閒雲微漾洲中影。流水時聞弦外音。出城
東南里許。有鴻山寺。廈志。鴻山織雨。指此。擬聯云。鷺島風高掀作浪。鴻山雨細織成簾。又曾
代林向今司令作公園記錄下。

民國十六年。國慶督辦廈市政。承 楊部長命。規建公園。以周會辦醒南董其事。崎山
鹽草河間。山水殊勝。河南北多民居。重價購之。園址乃大拓。圖凡數易。始鳩工。周築短
垣。外環馬路。關門四。來者便焉。內溶兩溪三河。架橋十有六。亭臺池館。移榭場圃。園社
華表豐碑之屬。因地區處。惟備惟宜。而古木蒼鬱。曲徑紆迴。海浪掀空。雲根聳壑。崎山
一隅。尤具天然勝概。園廣袤二千零七十三公畝。有半。歷三稔始成。遷民舍二百四十
五家。買地費三十三萬五千餘緡。工程及常費費三十七萬四千餘緡。悉取新區溢利
充之。遊斯園者。覽規模之宏遠。建築之牢緻。謂東南數省區。此其選也。因功余。實則創

議者。楊部長。事成者周會辦。余何有焉。園名系以中山。從民望也。

曾文正公云。盛世創業垂統之英雄。以襟懷豁達爲第一義。末世扶危救難之英雄。以心力勞苦爲第一義。襟懷豁達。漢劉邦。唐李世民。庶幾近之。心力勞苦。土耳其之愷末爾。及文正之紫硬寨。打死仗。庶幾近之。爲盛世英雄易。爲末世英雄難。

漳浦縣某胥。斂法受賄。饒於資。晚年營新屋。池開並蒂蓮。胥以爲瑞。開筵宴客。各舉觴稱慶。翌年子婦疫死。絕嗣。乃知積善之家。雖殃亦慶也。不善之家。雖慶亦殃也。賈誼新書云。見妖而迎以德。妖反爲福。見祥而爲不可。祥反爲禍。不其信與。

十三陵。在昌平縣天壽山。民國七年。偕林遜之。王德齋。連仰山。遊察哈爾。返宿南雅口。次晨遊陵。山勢盤鬱雄奇。如處大孟中。洵佳壤也。諸陵。長陵最壯。思陵最陋。一爲遷都雄主。一爲亡國弱君。無怪其然。所可怪者。明自成祖而後。傳世十二。而茲山山脈亦僅十三支。一陵一脈。迄思陵而盡。國脈山脈。數適相符。不其異與。予有遊陵感言一篇。曾刊登北京晨報。轉載於湖南日報。附錄於後。

升高望太行之山。蜿蜒起伏。由西南直趨昌平。蔚爲一代佳城者。非天壽山之明陵乎。

顧長陵既宅此佳城矣。則有明卜世。應多歷年所。何以成祖而後。十二傳而明社屋耶。且十二帝中。踐祚久而享年永者。嘉靖萬歷外。絕無所聞。泰昌數月。享國尤淺。天啓弱冠。享年尤促。青山白骨。兩俱無靈。無逸之書曰。嚴恭寅畏。可知祈天永命之謀。固在彼而不在此矣。龍鳳門南。石人十二。功臣文臣武臣。鵠立於石獸間。所謂君之視臣如犬馬。非耶。帝政時代。君臣之義。幾無可逃。故生前樂爲功狗。死後亦願躋于石獸。上爲天而下爲澤。嗚呼。何君之貴也。遍遊諸陵。清帝頒令甲禁樵蘇。侈爲亘古所無矣。然試思唐桂諸王。窮竄流離。卽備三恪之封。亦難爲一成之復。而胡騎先後渡江。必滅此而朝食者。何耶。此猶曰伯者以力征經營天下。力所能及。自應爾爾。朱由榔一域外編民耳。而必提萬里之師。取匹夫之首。此何爲者。嘗讀由榔致三桂書。淚不覺淫淫下。示天下以不廣。孰甚於此耶。於生者則誅之務盡。於死者則奉之恐後。乃詡詡然曰。取非其手。曰。優禮勝國。吾誰欺。欺天乎。直欺鬼耳。十三陵中。思陵最陋。殿三間。牆一週。今垂圯矣。遊人過此。無限低徊。豈帝德遠勝於獻景泰諸陵哉。抑帝能以身殉國。其壯烈之氣。有足多者。宗曰。懷宗。非以其可懷歟。陵曰。思陵。非以其可思歟。思陵右側。卽王承恩墓也。

承恩於覆巢之後。志切攀髯。以中官而能死節。視士大夫尤奇。漢呂疆唐張承業不得專美于前矣。迄今荒烟蔓草。塋域幾平。而孤松兀立。穹碑高矗。憑弔之餘。猶懍懍有生氣焉。予遊諸陵。所感想者僅此。若夫明樓享殿。半殘風雨。龔鬣松楸。空走狐兔。易姓之後。大都如此。彼唐寢宋陵。固早無麥飯矣。卽赫赫梁格莊諸陵。今後之氣象。不又將類此耶。盛衰興亡之感。予固無所動於中也。

有好湖山必有好題詠。所謂山川鬚眉人朗之也。莫愁湖左季高聯云。王者五百年。湖山具有英雄氣。春光二三月。鶯花合是美人魂。梅花嶺史閣部祠聯云。生有自來文信國。死而後已武鄉侯。西湖于忠肅祠李翰章聯云。賴社稷之靈。國有君矣。竭股肱之力。死以繼之。三聯異曲同工。冷泉亭董香光聯云。泉自幾時冷起。峯從何處飛來。左季高云。泉自源頭冷起。峯從天外飛來。近人轉語曰。泉自冷時冷起。峯從飛處飛來。後語尤佳。蒙叟所謂藏天下以天下而不得所遁者。恍聞濠梁妙語矣。金台書院聯云。師不必賢於弟子。我猶未免爲鄉人。集語渾成。

閩督松壽節儉愛民。其蒞諮議局也。冠服陳舊。途遇人民遞稟。則笑而受之。議長等公謁。談及地方凋敝。與國事阽危。輒泣然欲涕。聞光復。仰藥自裁。將軍樸壽死事尤烈。在民國爲梗

化。在清室爲忠臣。視瑞澂、端方、增韞輩。身任疆圻。一聞事變。倉卒出走。不可同日語矣。

閩省光復。彭壽松主政。暴戾恣睢。視孫督蔑如也。蔣黃事起。殺蔣筠黃家成。閩人訴諸中央。岑西林

來查辦。彭離閩時。攜鉅款去。戊午春。道出漢皋。閩友曰。壽松設酒肆於此。曷一顧乎。應命往。廳懸聯云。失箸聞雷欺孟德。當鑪沽酒效相如。彭何人。竊比先主。長卿太不自量。

省友述吳曾祺先生語。謂凡人欲積財。須守六字訣。曰。去應該。除不在。應該者。謂錢之當用者也。但甲事應該。乙事應該。歷久而錢耗矣。此應該之當去也。不在者。謂數之至微者也。但今日不在。明日不在。合計而數鉅矣。此不在之當除也。余謂。除不在。儉於己也。去應該。儉於人也。儉己爲儉。儉人爲刻。儉爲美德。刻爲薄行。是不可不辨。但果欲積財。非兩者並行不可。老子云。既以予人。已愈有。此道德語。非事實也。

曾文正日記云。近年從事戎行。每駐紮之處。周歷城鄉。所見無不毀之屋。無不伐之樹。無不破之富家。無不欺之窮民。大抵受害於賊者十之七八。受害於兵者亦有二三等語。行軍將領不得人。民畏兵甚於畏賊。賊可避。兵不可避也。故當時有賊梳。兵篋。民團刺之諺。受害於兵奚止二三耶。清兵克金陵。有黃淑華者。兄弟母均遭戮。已被虜不屈。縊死。作絕命詩十絕。有句云。可憐望得王師至。却是全家駢戮時。足見兵之擾民。或過於賊也。

予賃居鼓嶼。主婦巫來由種也。左手拭糞穢。右手取飯菜。見室人登廁用紙。愀然曰。何不改良用手。予聞而笑曰。今之所謂種種改良。或巫婦之見也。考真臘風土記。亦有拭穢拿飯用左右手語。見唐人用紙。甚至不欲其登門。以淨爲穢。何顛倒若是耶。

泉州開元寺。有所謂桑蓮者。據碑云。唐垂拱二年物也。傳寺址舊爲黃守公桑園。有僧乞佈施。公曰。能使桑開白蓮。敬如命。否則休矣。僧向空喃喃。桑忽開白蓮花。遂施地建寺。故有桑蓮之稱。倘有其事。僧或如韓清夫能開頃刻花。故神話流傳至今。否亦如唐武后宣詔。凌晨名花布苑而已。惟茲桑幹老心空。茁枝尙繁。雖未必唐物。而風霜飽受。至足婆娑矣。

曩在滬。見一人以足代手。撚線穿鍼。敏捷異常。因思桓溫令陳遵造堤。遵使人打鼓遠聽。卽知地勢高下。是遵之測量。以耳不以目也。又劉繼莊見瞽者張浩庵。以舌銜銀。而知銀色之高低。雖五官原可並用。要皆心專故耳。

閩糖出漳州。以植蔗者多也。嘉靖以前。所產皆黑糖。嘉靖中。糖廠偶因屋瓦墮泥漏斗中。黑者變白。而白糖遂見於世。語本廣陽雜記。

建陽南門有橋一道。爲謝文節賣卜處。橋豎碑。下輿憑弔。留連不忍去。記北平公祠有聯云。

小女子豈不若哉。蕭寺招魂。新公祠宇。大丈夫當如是也。文山比節。壯我鄉江。聯為江西人題。名已忘矣。

天后

閩人足跡所到。皆有天妃廟。胎蠻之盛。非他神廟可比。神則吾閩莆田林願或作願女也。据十國春秋載。願泛海舟溺。女方織。忽据几而寐者終日。母問之。曰。父溺舟。兒救父也。自是靈異遠播。死為海神。遂列於命祀。全謝山曰。南方好鬼之人。妄傳其事。鮫人蠻戶。本無知識。展轉相愚。造為靈蹟以實之。世傳天妃靈異。類似造作。謝山之言可信。按明莆田朱損岩天馬山房集。亦有天妃辨一篇。以莆人而痛闢此事。

尤可信

臨水夫人

閩班常演臨水夫人劇。陳靖姑故事也。姑守元女弟。自稱得秘錄符篆。永福有白蛇為孽。隱跡宮禁。閩惠宗召姑驅之。斬蛇為三。化三女子。飛入古田井中。卒被擒。惠宗乃下詔褒封。本語可知。閩班訖今搬演。則以閩人好鬼。迎合社會心理故也。

十國春秋

此妖言也。考守元假托寶皇。受賊請托。一遇連重遇之亂。被殺宮中。兄道行若此。其妹。可知。閩班訖今搬演。則以閩人好鬼。迎合社會心理故也。鮫魚味最美。故有鮫魚多刺之語。恨其美中不足也。粵東人相傳。鮫為鱧白所化。在海曰鱧白。在江曰鮫。鱧白於春。鮫於夏。全謝山謂其傳說之誤。說鮫篇云。鮫魚在古曰鱧。在後曰鱧。

文昌

當鮒其別字也。因斷鮒鱠為一物。予按廈市有鮒。有鮒。鮒於夏。鮒於春。杪狀甚類。惟鮒頭部

稍扁。脂肪較少耳。廈之鮒。即粵之鱠也。鮒鮒既不同。則鱠鮒亦當有別。說鮒篇似不足據。

文昌為第四星。六星之名、曰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中、司祿、科舉時代。士子虔奉。尊曰文昌司命神之祭。始於元之

袁清容。語見鮒琦亭集、明清因之。其祠遍各行省。後且混入學宮。流俗騰播。遂謂神為梓潼人。且有

十七世為士大夫身之說。謂在周為張仲、在漢為張良、在後秦為姚萇、最後為張亞子、語極不根、夫星宿之名已不可信。而輪迴之說

尤幽渺。乃一人首倡。舉國景從。甚矣吾國人好虛誣而沈酣功名迷夢者眾矣。明宏治時、有折毀文昌魁星祠之

令、雖未及施行、亦不當之舉也、

蔡江門守長沙。城陷。張獻宗多方誘降。不屈。剛無完膚。死事之烈。張睢陽。顏常山。不是過也。

其遺集不載題硯事。己卯春。閱溫陵弢社初稿。卷首摹公遺硯拓本。硯背題云。余司理長沙

時。山賊戒嚴。擐甲出西郊。見土人掘地。得殘瓦一片。余摩挲拂拭。見其古色斑斕。可為硯用。

因命工琢成之。其溫膩細潤。滑澀相宜。雖非秘比雀台。亦可與崑山片玉相媲美矣。軍旅偶

閒。因援筆以記。崇禎癸未夏日。晉江蔡道憲識。硯以崇禎甲申秋。為湘人郭金台購得。拓本

則夏芝岑廉訪題詩。今弢社重摹之。見忠義之氣。歷久常新也。又傳。洪承疇渡湘時。遭暴風

雨不得前。問土人曰：附近有神祠否？曰：有蔡江門祠。疇卽具衣冠造祠長揖曰：君自流芳百世。我當遺臭萬年。風雨俄止。雖未必有其事。而一薰一蕕。傳說弗少衰。後之君子。宜知所以自處矣。按文信國綠端蟬腹硯、謝皋羽識云、文山鑿髻之明年、疊山流寓臨安、得遺硯焉、與郭金台翌年得公硯、前後相似、可見忠臣義士、一器物之微、不可磨滅也、又皋羽銘硯曰、洮河石、碧於血、千年不死、襲弘骨、

洪承疇之降清也。其母其妻其弟其妹均非之。疇隸鑲黃旗。迎母至京。母怒罵曰：汝迎我來。欲使我爲旗下老婢耶。遂卽日南旋。泉郡西盛賢鋪。有菴曰蓮心。國變後。傳疇妻梵脩於此。家遇年節。必製糖遺戚友。名曰明糖。與陳咸奉漢臘何異。有二妹。曰愛月。曰水月。因厭棄而出家。蓮心庵附近有愛月水月二庵。卽疇妹栖隱處。弟名承峻。號紫農山人。明亡。不仕清。偃蹇岩壑。以書翰篇什自娛。疇弗能強也。一門忠義。難能可貴。其故第榜曰師相元勳。家屬齒冷矣。按洪經略兄弟、適與文信國相反、信國忠宋、而弟璧仕元、經略降清、而弟峻思明、爲惠爲跖、同父異趨、弗可解也、

鼓浪嶼雞母山麓。陳士京瘞骨處也。碣書述庵之墓、左書陳齊莫先生囑筆、下京字齊莫、鄞人、魯王時有自誌二字、亡國逋臣雖死不自由也、官光祿寺卿。於嶼中築鹿石山莊。又築生壙於其旁。卒葬焉。平日賦詩。別署海年漁長。著有束書後詩。喟寓卮言。海年集等。今莊已無存。墓仍夾馬路中。與延平閱操台並峙。行人過此。不盡低徊。

廈市有柳仙賣詩店。在玉屏書院

今改建廈中校

東偏。數年前。額尚存。係以詩。柳仙凡筆也。詩云。白

鶴栖松柏。朱霞映石泉。賣詩非賣酒。度世豈需錢。結納文章客。交游道德仙。安閒過晚景。快樂逗青天。鹿豕偶爲伴。雲烟或共眠。不聞榮辱事。不讀古今篇。在我辛荼飽。讓人錦綉穿。榮華何足道。山水自陶然。詩甚平庸。殆好事者爲之與。

蔡江門任長沙府推官時。嘗署大門云。冤人一字。莫入此門。冤人一事。莫出此門。其治行可想。後獻賊迫湘。巡撫王聚奎逗留袁州不敢進。而兵蹂躪異常。公與某書云。賊尚能於殺戮之後。假行仁義。兵之慘毒十倍之。故無節鉞而兵愈得志。民望賊來。凡未經兵之地。民雖被賊。尚有牛羊倉廩。經兵之地。則釜餽絮衣。無一或免。痛哉言乎。賊民所畏也。有更可畏者。畏者不畏矣。不獨不畏之。且日望之。夫至民望賊來。兵尚有不敗。國尚有不亡者乎。明室之屋宜也。

高青邱題宮女圖云。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題畫犬云。莫向瑤階吠人影。羊車夜半出深宮。明祖恚其諷刺。藉魏觀上梁文事。腰斬於市。此明初文字獄也。勝清以異族主中夏。忌諱彌多。文字禍彌烈。方孝標之滇黔紀聞。戴名世之子遺錄。汪景祺之西征隨筆。呂

留良之選詩文。查嗣庭之私史。陸生柵之通鑑論。皆身被極刑。禍及族屬。此康雍兩朝慘史也。訖乾隆禁網稍疏矣。而沈歸愚以詠黑牡丹。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句。竟遭戮屍之慘。

與青邱固相類也。傳陳毀菴氏在閩組去毒社、忌者曰、去毒者、去主母也、謂不嫌於西太后、某主試以維民所止命題、謂維止者、雍正無首也、同一周內、而無理由、幸清季不興大獄、否則陳其殆與、

泉州仁風門外有鳳山。鄧將軍忘其名墓在焉。傳鄧微時與俞大猷讀書清源山。有老猿授以

拳法。故一時鄧家拳俞家棍並稱。猿精技擊。且傳得其人。事頗奇特。未知確否。查與俞虛江同時、晉邑有鄧鍾者

、箸籌海重編、是
否此人、俟考、

蔡文莊故宅在泉郡西肅清門外。宅已易主。舊有樓。公草四書易經蒙引處也。今已折矣。後

人欲訪其遺址。將無有能道之者。保存古蹟之謂何。俗傳樓旁有池。公嘗滌硯池中。魚皆黑

顛。此與漳州斷蛙池。傳朱子剪紙為枷。蛙頸咸白。同一附會之談矣。

今人好狎侮老成。時會使然也。宋真宗時。梁周翰。朱昂。與楊大年同在禁掖。楊年少。二公老。

恆見侮於楊。梁謂曰。公毋侮我老。此老亦將留與公耳。朱聞之。搖手謂梁曰。莫與莫與。楊年

未五十卒。

烏石山致用書院。予曾讀書其中。旁祀王中丞補帆。院、中丞所建、額曰。十三本梅花書屋。植梅如

其數焉。按十三本梅花書屋，爲王殿撰樓村讀書處。在寶應、隨園嘗題其長卷。有誰贖文貞宅。

重題司馬橋句。殿撰中丞從祖。額語蓋爲諸生祝也。中丞受知於湯文端公、公以成名由積善、致用在通經、十字贈中丞、中丞書懸講堂、此院名所由來也

清季外國留學生脩信。有呼其父爲兄者。報紙宣傳。資爲談助。實無足異也。唐明皇嘗稱其

父睿宗曰。四哥仁孝。同氣只太平一人。棣王琰亦稱明皇曰。惟三哥辨其罪。哥卽兄也。皇帝

稱父爲哥。學生稱父爲兄。一也。何異之有。唐時間以哥爲君父之稱、亦猶北齊諸王稱母曰姊耳、

漳浦縣文廟。有一碑。題玉壘山三字。甚挺拔。字鐫反面。下署左將軍劉備。據云。邑有遊蜀者

揚歸摹石。當可信。第豎此碑聖廟中。頗嫌不類。

今學生有寒暑假。有星期假。有特別假。國恥愈多。假日亦愈多。讀書時間年僅得其

半。據文昌雜錄載。唐宋京官放假日多。年有七十六日。包拯奏縮節假日期。慮廢事也。今學

校假期過之。獨不慮廢學乎。

閩山以武夷爲最著。山在崇安縣境。傳彭祖有二子。長曰武。次曰夷。嘗居是山。故名。見武夷

山志。

江文通。爲吳興令。卽閩浦城也。吳曰吳興、唐曰浦城、別賦云。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指浦城而言。浦邑有

山。舊名孤山。因文通作令。邑人更名夢筆山。並築讀書堂。文通服官於此。非讀書於此。命名頗失實。太平軍興。堂燬。後人就地改建六君子堂。祀文通、真西山、章德象、楊大年、詹元善、吳育、堂名較當。而山名又不應專屬江郎矣。

民國成立。歷書由商店印行。且因推行陽曆。陰曆為官方所輕。仍為民間所重。閒遇小盡。大盡。各處不同。晦朔因而有異。宋朱希真小盡行云。藤州三月作小盡。梧州三月作大盡。……

我今何異桃源人。落葉為秋花作春。與今情事頗類。

漳州龍溪縣南。有木棉庵。鄭虎臣趨死。賈秋壑處也。時守漳郡者。曰趙介如。賈門下士。欲左

右之。而莫可如何。賈死。趙經紀喪事。其祭詞曰。嗚呼。履參死循。死於宗申。吳相履參、賈私憾之、循州安置、復以劉宗申

知循州、卒死吳、先生死。聞死於虎臣。嗚呼。趙雖哭以其私。而立言得體。且報施之理。亦寓其中。林肇

雲有詩云。喬木低頭也汗顏。疏籬蟋蟀豆花間。下車不遇南州尉。又向天涯一日閒。寫權奸

末路。淒楚動人。後世權奸。可以鑒矣。

北京龍岩會館。有楸樹一株。近百年物也。花時。色香俱佳。向未知其葉可以療病。葛立方韻語陽秋云。立秋日。太陽未升。采其葉。熬為膏。傅瘡瘍立愈。謂之楸葉膏。亟錄此。冀得流傳也。

韓冬郎避朱全忠之禍。來閩。依王審知。後卒於閩。葬南安縣葵山。蘇蓀浦有句云。多情惟有葵山月。來照詩人劫外魂。當可信也。

建茶之貢。始於蔡君謨。慶歷中。君謨爲福建漕。製小團茶充歲貢。所謂莆陽學士蓬萊仙。製成月團飛上天。是也。會文昭句。元豐初。又製密雲龍以獻。品高於小團。自建茶入貢。陽羨茶遂成

下品。後世貢使驛騷。實拜君謨之賜。李制軍子和題祠句云。莫把龍團恣遺議。格心端不在旗槍。此則取人先立乎其大。意亦良厚也。

顧寧人先生曰。人聚於鄉而治。聚於城而亂。今以內憂外患之逼迫。各地人民舍田園。挈妻孥。遠涉重洋者有之。托庇租界者有之。非止居城已也。都市日益繁榮。鄉村日趨凋落。行家居者均無策以善其後。非大亂之象耶。

士夫有廉恥。斯天下有風俗。羅仲素、李二曲均有是語。齊有一士夫。教其子學鮮卑語。及彈琵琶。冀得公

卿寵愛。久爲顏氏笑。見顏氏家訓。今者政局破碎。其逞身任事者勿論矣。貪懦者爲一身一家計。遣

子弟學鮮卑彈琵琶者。觸目皆是。嗚乎。何與北齊士夫沈瀼一氣也。

烟、酒、傷腦。盡人皆知。茶能傷氣。知者蓋鮮。自唐陸羽箸茶經三篇。常伯熊復廣著其功。南人

嗜之。北人亦嗜之。其不飲茶者寡矣。綦母暎獨著茶飲序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害斯大。黃庭堅茶賦亦曰、寒中瘠氣。莫甚於茶。或濟之鹽。勾賊破家。語本日知錄、蓋茶與烟、酒、均含有刺激性也。人體受一番刺激。即多一番興奮。多一番興奮。即多一番虧蝕。此常理也。近人衛生益精。代以沸水。已灼知茶之爲害矣。

前清親賢並用。與宋明異揆。然亦僅少數親屬貴顯耳。歷世久遠。稍疎遠宗支。人人專賴口糧。不能獨立營工商業。故除倚勢訛詐外。無生活。除唱京曲養畫眉外。無事功。昔人謂有明宗屬大抵溺於富貴。不知禮義。其貧者游手逐食。靡事不爲。名曰天枝。實爲棄物。滿清宗室結果亦相等。此皆宋人所謂潑撒太尉也。革命軍起。百日用兵。國體遂變。物腐虫生。有由來矣。

漳州有許蘇連聯宗之舉。菲律賓賓有陳姚虞胡田合組有媯堂之事。夫同姓通譜。昔人已病其濫雜。今異姓稱族。涵義尤病廣泛。不知此事唐人已開其先例。杜子美有重送劉十弟判官詩。是杜劉可爲兄弟。韓文公送何堅序。亦云何與韓爲同姓。語本日知錄、此許蘇連聯宗之所本也。盧杞鳩崔盧丁呂之族。合飾齊太公廟。此合組有媯堂之所本也。是異姓稱族。今人或不

以爲然而於古則有徵矣。

科舉時代，凡士之得一第者，輒站在特殊階級。各省區皆然而清漳爲尤甚。羣呼曰大人。而士亦侈然自安。陋矣。日知錄論北方門族云，戶口之寡，族姓之衰，與江南相去夙絕。其一登科第，則爲一方之雄長。而同譜之人，至爲之僕役。清漳風俗，與所述明季北方情形甚相類也。

北平少肺病。香港反是。據官方宣布，每日平均之數，患者達二十四人，死者達十四人。嗚呼烈矣。論者推究病因，謂爲營養不足。據報載非也。蓋香港一烟塵島耳。工廠林立，輪舶如梭，故

多烟。電車汽車晝夜少停，故多塵。烟塵最礙呼吸器，實爲多肺病主因。人口過密，空氣不足。茶樓雜遯，傳染極速，亦未嘗無直接間接關係。營養缺乏，乃其小因耳。

順德之姊妹會，相約不嫁，奇矣。惠安之投水會，相約赴死，尤奇中之奇也。惠俗，女子嫁後，恆住母家。遇節日始返。天足者如是，裹足則否。倘違斯例，羣目爲淫蕩，誚讓不堪。雖伉儷甚篤，非至生育後

未能享唱隨之樂，俗戾人情，相沿莫易。故懷春女子，感人生乏趣。及遇人不淑者，後者佔多數相率入會。入會必先發誓，誓後則之死靡他。投水時，用博帶連繫，魚貫而入。若甚甘然者，間有臨

時欲變計。因聯帶關係。亦只得載胥及溺。無由自脫。嗚呼慘矣。前此死者年以數百計。司空見慣。社會官方均置若罔聞。近雖提議示禁。而積重難返。青年婦女供惡俗之犧牲者。年仍有百餘人。非我國之奇聞耶。此俗之釀成、論者多歸咎舊禮教、其實非也、惠邑天足女子、恆力田、雖嫁、父母仍苦留操作、故欲歸夫家、父母輒責之、久浸成風俗、若云禮教束縛、何裏足者獨

例外、有以知其不然矣、

瓊崖孤懸粵海之南。聲名文物特盛。其來有自也。漢則有路離邳、馬新息之遺蹤。今合祀一祠、唐宋

則有李贄皇、李忠定、趙忠簡、胡忠簡、李莊簡、蘇文忠之竄逐。流風所被。草昧爲開。贄皇嘗築

望闕亭。示不忘君國之意。題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用半年程。江山只恐人歸去。百

匝千迴繞郡城。此文化之近古者。其外有五公祠。祀上述李趙胡五公。樓額曰。海南第一樓。

又有蘇公祠。專祀文忠。額曰。南溟奇甸。聯云。此地能開眼界。何人可配眉山。瓊崖夙爲名賢

過化之區。而有明一代。邱文莊、海忠介。復挺生其間。文化尤蒸蒸日上。視香江、鼓嶼二島。古

蹟寥寥。僅爲經商住家區域者。迥然不同矣。有賣海忠介石揚者、詩云、旅館誰相問、寒燈獨可親、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寥落悲前事、支離嘆此身、愁顏與衰鬢、

明日又逢春、字甚勁拔、恍如其人、

袁氏竊國。鑄造民意。當時以各省區。及商會、華僑、碩學通儒。有勳勞於國者。充國民代表。計

得一千一百九十三人。投票決定國體。威迫利誘。結果一致贊成君憲。莊嚴燦爛民國。幾斷送少數人之手矣。偶閱立法院參政院代行、擁戴書。征討唐任、建議案。及袁氏謙遜文。恍讀一篇安漢公傳。摘錄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擁戴書云。我中華、文明禮義。爲五千年帝制之古邦。我皇帝、睿智神武。爲億萬姓歸心之元首。軒帝神明之胄。宜建極以承天。妣后繼及之規。實撫民而長世。劇秦美新。何以過此。袁氏咨復云。追懷故君。已久慚疚。今若驟躋大位。於心何安。又云。本大總統曾向參議院宣誓。願竭能力。發揚共和。今若帝制自爲。則是背棄誓詞。袁氏恐人攻其弱點也。而先自表襮。古人欲蓋彌彰。今人以彰爲蓋。操術彌巧。用心彌苦矣。第二次擁戴書云。愛新覺羅之政權早失。自無故宮禾黍之悲。中華帝國之首出有人。復覩漢官威儀之盛。廢興各有其運。絕續並不相蒙。……文王之三分事殷。亦無以加此。成湯之恐貽口實。固遠不逮茲。又云。國體實定於國民之意向。元首當視乎民意爲從違。民意共和。則誓詞隨國體而有效。民意君憲。則誓詞亦隨國體爲變遷。爲袁氏解嘲。可謂備至。對清室一層。尤說得頭頭是道。利口覆邦家。聖人所深惡也。其征討唐任、建議案云。民意欲共和。而元首欲帝制。是謂叛民。反之。而民意欲帝制。元首仍欲共和。亦爲叛民。設使國民代表大

會未經決定君憲之先。而元首卽行帝制。又或國民代表大會決定仍採共和。而元首偏欲獨行帝制。則全國國民皆可以違誓相責。何待任唐諸人。綜觀以上各詞。均推諉民意。實當時所謂民意。皆由金錢鎗械脅迫而來。翊共和則爲亂黨。主君憲則爲良民。民乎民乎。爲圓爲方。常操諸有權力者之手。自昔已然。於今爲烈矣。

昔虞舜有象龍之官。周易一書。言龍不一而足。而西人搜羅動物。未獲一龍。遂疑龍爲中國理想物矣。清同治十一年七月。上海申報記有龍過南匯城一則。龍之有也。已得確證。錄如下。記云。南匯城前日午刻。火繖張空。炎熱殊甚。赤日正中之時。忽有巨聲若風濤者。自西北來。且雜有畢剝聲。轟隆聲。男女老幼叫號呼救聲。余疑近處有火災也。駭而出視。則見西北城外紅光一條。上冲霄漢。紅光之中有塵沙蔽天。屋瓦樑柱箱籠桌椅之屬。飛騰半空。諦審之。則紅光漸隱。而龍尾一條近縣西北城外。低及雉堞。始悟屋舍爲龍氣吸起。故有此巨聲。未幾而龍竟夭矯入城。首向東南。穿城而過。離地約四五丈。大街僻巷。譁然驚怪。有立視者。有奔避者。有點香者。有潑糞者。有以鉄器及米豆擲屋上者。婦哭兒啼。閤城鼎沸。而龍則橫陳如故也。好整以暇。徐徐而出。計自入城至出城。約有一點鐘之久。故居民皆得審視其

質形也。龍長約五丈餘。最粗處如人家儲水之牛腿缸。白如匹練。而全身悉見。並無片雲相隨。惟周身有濛濛之白氣包裹。如人之裸體而被以紗縠之衣。雖不能細睹鱗鬣。而日照其上。色白如銀。蓋卽龍之鱗也。其首上闊下狹。大如七石缸。因有白氣環繞。故頭角不露。約略其形。如牛馬之首焉耳。其四足皆在前半身。相離甚近。與世俗之繪者迥殊。四足皆長三尺餘。爪則模糊不辨。頸與頭皆略細。而腹則獨粗。約計頸一丈。腹二丈。尾則三丈餘也。四足在頸後腹下之粗處。故知後足之外。皆屬龍尾。而尾爲最長也。其尾似鰻魚。平視則圓而闊。側視則細而尖。忽尖忽圓。無定形也。蛇行之曲。一左一右。而龍行之曲。則一上一下。滬城也是園。龍脊牆頭。可謂逼肖。龍在城外。最低時。其尾下垂。離地丈許。入城則其尾平而不垂。離地約四五丈。出城則又低至丈許矣。其初出城時。行仍遲遲。忽見東南方黑雲一片。飛馳而來。龍得此雲。其行遂速。愈速愈高。轉瞬之間。而尾已懸東南方雲內矣。是時東南方雲結龍架。懸龍尾五條。至此而合爲六。色皆淡黑。始悟前此之白。爲有日光照射。近視白而遠視黑也。此項紀載。爲當時目擊之人。當非矯誣。足見天下事物。不能以目所未經。遂斷爲無有也。漳郡陳氏。巨族也。中分陳太傅邕派。陳將軍元光派。唐時。由豫固始入閩。太傅宅在南郊。規

模雄偉。當時頗遭物議。太傅澈悟。捨宅為寺。即今南山寺是也。有女名金花。且因此出家。寺

有悠然二字。取陶詩悠然見南山句。傳為金花手筆。未知確否。太傅墓在水潮。近石碼。車行隱約可見焉。元光

者政之子。政任嶺南行軍總管。元光佩玉鈐將軍印。由粵來閩。著有玉鈐集、通志文苑傳列首。漳其手闢也。聞太夫人

到漳、曰、此水甚似豫漳水、因以為名、平匪亂。興文教。遺愛在民。五世為漳刺史、處處尸祝。北門外有威惠廟。甚壯麗。兩廡

配以從事長官。如文廟之先賢先儒然。閩南各縣均有祠。胎蠻之隆。幾與天妃埒。而唐史不

為立傳。宋人聯云。唐史無人修列傳。薈江有廟祀將軍。非僅漳有廟已也。現兩派子姓蕃衍。

閩省蔚成望族。二公遺澤孔長矣。

石達開兵敗。野史言其出走為僧。未能證實也。據黔友宋君覺菴云。守台之劉永福。即達開

化身也。佯不識字。當時人均為所給。及清室棄台。福率黑旗兵與敵抗。唐薇卿內渡。福走粵。

依張廣雅。時年近八旬矣。廣雅聆其談論。似非不識丁者。心常疑之。一日屏人造訪。由後門

入室。則見其飲酒賦詩。擘窠字厚尺許也。因謂曰。吾早知君非常人。其質言無隱。福以達開

自承。長揖祈勿洩而已。自是廣雅厚遇之。並為置產焉。為僧之說。似不可信也。覺庵君與廣雅孫厚景同年且有世

誼、劉張謝世、厚景親為宋言之、當非虛也、

袁祖銘號鼎卿。黔之安龍人。少時甚魯。又近視。學無一成。清季赴鄂考軍校。以目力被斥。辛亥武昌起義。各省響應。黔推劉顯世統軍。袁率鄉勇參加。充連長。魯猶昔也。黔西土司有安三妹者。跋扈不受約束。袁奉令撫慰。許以便宜從事。袁到地住民祠。傍晚休息。衛兵突見袁由床跳下。似與人搏擊狀。搏甚久。忽大笑曰。倒矣。適連附來。因述頃見一長鬚佩劍者。將我緊抱。用力擺脫。反抱之。其人已不見矣。是夜劫安三妹營。撫輯餘衆。率兵還。從此沈毅智勇。超越尋常。卽文學方面。亦異常猛進。談古今治亂之原。語多中肯。字極似顏真卿。前後兩人。人皆異之。章太炎先生與之遊。語人云。袁某文學深有根底。學者遠不及也。每臨陣。戰無不勝。護國護法兩役。立功尤偉。吳子玉極器重之。民國十四年秋。袁整軍回黔。東下湘西。參加革命。任左翼總司令。駐節常德。遭湘西某忌。某遣人陰圖之。部曲皆知。袁獨瞶瞶。據云、近曾夢本人忽化一體、一升空、一臥榻、殆向搏者舍袁而去耶。日惟縱酒。又雀。不甚理軍事。是年歲杪。爲何師祖餞。相率赴宴。在賀八巷被害。死狀甚慘。中湘人某之謀也。王文華之言驗矣。文華語、見下傳疑錄、

昆明北郊有巨宅。外圍高牆。門長蓬蒿。無人居。已數十寒暑矣。相傳宅主一家三十餘人。同時患瘁子病死。宅中疫癘之烈。他處罕聞。以故戚友莫敢近。偶有偷兒入宅取物。出輒發病。

死。輾轉流傳。益無人過問。民十九年夏。龍主席閱兵返。途經該宅。適大雷雨後。牆圯。龍問巨宅胡荒曠。左右詳告。龍下車巡視一周。見牆中空。係夾內木箱多具。命兵揭視。纍纍者皆黃白物也。令兵守之。以巨量臭水射宅內。消毒兩小時。派工兵將木箱百餘具盡數舁出。旋入內查看。各室均有髑髏。綜計不下三十餘具。廳後書室一間。椅上坐髑髏。頭側伏案間。右手尙屈折。搥筆一管。下鋪桑皮紙一張。斑斕作褐色。字十餘行。述疫禍未完之遺書也。述者朱君錄其文日龍閱畢。備棺收葬而去。并以所發藏金悉辦公益事業。保山朱君曾日擊其事。爲覺

記中、文不列、

庵縷述。言時顏色慘沮。且曰。生平出入行陣。無此心悸。閱死者遺書。尤不忍卒讀也。宋君現懸壺海上。曾在大理苗寨得治痒子方。附錄之。以廣流傳。

患痒病者。多由手足結核。初起時。束以髮。阻毒內竄。並取大蟾蜍一。破腹。連腸。先以少許麝香置核上。再將蟾蜍緊貼。紮以布。經兩小時再換。核毒可拔出。據云甚效。

以上二則。據覺菴錄稿。宋君名之程。字叔明。安龍拔萃生。張文襄頗重之。歷署湘黔各縣。所至有聲。與小漚友善。紀黔軍將領等事。因同鄉同學關係。聞見甚真。故節錄之。

臥雲樓筆記卷二

客窗閑話下

人物與作品

福州黃巷，舊額曰唐黃璞故居。璞，霧居子，與其叔月卿名蟾，齊名。乾寧中，並為校書郎。時有

大小校書之稱。璞嘗著閩中名士錄。傳黃巢克建州日，軍中謠曰：逢儒則辱，師必覆。及過璞

家，巢下令曰：此儒家也，滅炬弗焚。巢似未到福州，當係傳聞之誤，俟考。今屋已易主，而巷猶以黃名，是可紀耳。

徐昭夢，名寅，登第後，值中原多故，歸依王審知。後禮貌稍衰，嘆曰：丈尺之水，前陂後堰，安能

容萬斛之舟乎？拂衣而去，隱於延壽溪上。人稱徐潭。唐末名士如羅隱、韓冬郎、崔道融、皆避地入閩，昭夢閩人，甘隱延壽終，殊不可及。

林族甲閩中，披所自出也。披，字茂則。天寶十一年，以明經擢第。子九人：葦、藻、著、薦、藹、蘊、蒙、邁、

蕪，皆官刺史司馬。故有九牧之稱。藻有詠夜月句云：蛩鳴萬戶月。鴉步一溪霜。晚泊鄞陽句

云：青鬢初隨衰草謝。白雲還傍故山行。蘊有過秦松嶺句云：空山容暮色。落葉起秋聲。五字

別具爐錘。

唐秦系，字公緒，會稽人。隱泉州南安九日山。自號東海釣客。與劉長卿善。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爲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矣。韋蘇州答系詩云：莫道謝公方在郡。五言今日爲君休。年八十餘卒。南安人號其峯爲高士峯。見全唐詩話、

歐陽詹，字行周，晉江人。見知於韓退之。途中寄太原所思詩，情致纏綿。有句云：高城已不見。况復城中人。描寫入神。或曰：詹悅一妓，約至都相迎。妓思之得疾，疾甚，乃刃其髻，付女弟藏之。作詩曰：自從別後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來雲髻樣，爲奴開取縷金箱。遂逝。後詹至，啓函一慟而卒。見全唐詩話、

南宋主戰派，李忠定其一也。忠定邵武人。昭陽扶雅集首列公詩。題明皇蜀道圖云：至尊狼狽尙如此。嘆息蒼生困豺虎。象州道中云：山鳥不知興廢恨。嶺雲自覺去來忙。恩許自使賦詩。見志云：卻收老眼來觀國。尙冀中原早戢戈。清明日得家書云：海嶠無春色。江湖有戰聲。蒼生未蘇息。黃屋尙蒙塵。宿興甯縣驛云：懷家千里夢。許國一生心。初入潭州云：寸心報國渾忘老。四路宣風靜不譁。睠懷君國軫念斯民。下筆不忘。與岳武穆極相類。

鄭思肖，閩連江人。初名某。宋亡，因思趙，改今名。坐臥不北向。以南爲所。又號所南。匾其室曰：

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下。則大宋也。著大無工十空經。空字去工而加十。宋字也。所南心經或疑其偽

鐵匣浸井水二百年。斷無不壞之理。惟繫詩一首殊佳。詩曰。今日之今。霜霜栩栩。少焉騰之。已化爲古。李寒支甯化人。明亡。名所居室曰。但月。蓋離合字

形。隱寓爲明一人也。此種表示。雖無裨實際。然忠臣義士。幽憂隱痛。結轆於中。亦其不容或

已苦心也。寒支孤松詩云。迥薄山水青。摩挲日月白。上友不羈雲。下友忘年石。無異自表性格。

宋紹興三年。忠定過寧化。宿草倉古祠。題詩云。不愁芒屨長南謫。滿願靈旗助北征。欲醉一

盃揩淚眼。燕雲何處是。三京後。人就地建祠。伊墨卿謁祠詩略云。九哥那更兩宮慕。獨有孤

臣泣歧路。歧路茫茫宿草倉。西風古木聲悲涼。又云。錢江潮信三日遲。匡山海水千尺飛。後

來多少傷心事。弔古聊摹揩淚碑。不盡憑弔之感。

鄭監門俠。字介夫。福清人。人稱一拂先生。因罷官歸里。行裝只有一拂也。葉向高題祠聯云。

始信丹青能震主。須知槩鶴也妨人。介夫嘗曰。無功於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與盜無異。

清操可想。按趙清獻雷氏琴一張外。尚有鶴與白龜各一。晚年放鶴。並投龜淮中後。只有一琴耳。有詩云。鶴尋舊路如歸去。龜放長淮不再來。紀實也。

陳文龍。字君賁。景炎年間。募兵興化。被執。卽絕粒。至杭。拘於太學。其夕卒。葬知果寺旁。墓卽

生竹。竹皆有刺。人謂公爲武穆後身。岳墓樹不北枝。公墓竹盡生刺。亦一奇也。今遊湖者必

謁岳墓。公墓鮮有知者。猶西湖二處士。知和靖不知有冲晦也。公被執時。寄仲子句云。須信
纍臣堪鸞鼓。未聞烈士樹降旗。想見從容就義情狀。

蔡高。端明弟也。遺稿數十萬言。當宁嘆爲奇才。後人只知有蔡襄。不知有蔡高。鄭厚。夾漈兄
也。講學薊林。從遊甚衆。後人只知有鄭樵。不知有鄭厚。一爲兄掩。一爲弟掩。非所謂難爲弟
難爲兄耶。

閩省荔枝。莆田最佳。府署聯云。荔子甲天下。梅妃是部民。人傳誦之。徐昭夢咏荔子句云。龍
綃殼綻紅紋粟。魚目珠涵白膜漿。蔡端明句云。荔枝纔似小青梅。詠物均極工。

蔡君謨文章政事。卓卓可傳。詩其餘事也。清暑堂句云。草際飛螢乍有無。詠草句云。時平生
戰地。農惰入春田。北堂夜話云。爐灰寒更劃。燈炮落仍挑。偶登安濟亭云。春水倒行潮欲上。
晚雲平壓日先低。西郊句云。村風香晚稻。溪日曝寒魚。人謂公五言宗李杜。七言出入王孟。
予但知句佳。錄之。與君謨同時有陳郎中名亞者。性滑稽。君謨嘲曰。陳亞
有心終是惡。亞應聲曰。蔡襄除口便成衰。趣語也。

夾漈山草堂。鄭漁仲著書處也。題句云。蓼虫不解知辛苦。松鶴何能慰寂寥。想見作述之勤。
而莆輿紀勝云。今風雨之夕。時見草堂中恍惚有樓閣。雨晴日出。輒見二童子晒書舊址。迫

視之。忽不見。重視通志。因神奇漁仲。遂爲此齊東野語耳。

黃永年七歲應童子科。徽宗摘小雅如南山之壽以發誦。永年誦曰。不騫不墜。上訝之。對曰。詩人不識忌諱。臣安敢復爾。召入後宮觀后嬪。上命題畫寢宮人圖。句云。粉勻香汗濕。髻壓鬢雲偏。上大悅。早慧若此。劉晏不得專美於前矣。語見蘭陔詩話。

莆田林和叔。宋元符進士。官主客郎中。使金被執。不屈死。鄭漁仲哭以詩云。官似馮唐能老

去。節如蘇武不生還。得此詩名益彰矣。

明左懋弟使清、不屈死、梅村詩云、上林飛雁無還表、頭白山僧話子卿、亦比節蘇武、哀其不生還也、

劉克莊字潛夫。號後村居士。令建陽日。嘗詠落梅云。東君謬掌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人
以爲訕謗。閒廢十年。其運糧行云。霜寒暑短路又滑。担夫肩穿牛蹏脫。嗚呼漢軍何日屯渭
濱。營中子弟皆耕人。軍中樂云。更闌酒醒山月落。綵縑百段支女樂。誰知營中血戰人。無錢
得合金瘡藥。築城行云。君不見高城鬱鬱如魚鱗。城中蕭疎空無人。開壕行云。壕深數丈周
十里。役兵大半化爲鬼。語多諷刺。真謗詩也。小寺句云。犬寒鳴似豹。僧老瘦於猿。精警可誦。
閩縣董崇相。明萬歷進士。葉向高當國。相遺書極論遼事。謂今之災異。不下宣和。今之邊鎮。
只恃一遼。一旦有事。內虛外弱。何恃而不恐。後抗疏極論云。今日徵兵索餉。驛騷天下。而前

後敗事之人，一無嚴譴。萬一城門晝閉，更有何策。向高得書，唯唯。疏上亦惟報聞而已。考相上書時，明室尙盛，遼左無恙，獨見微知著。先幾之哲，不亞代州尹子莘。子莘於嘉靖時、作察語十二篇以告當事、閱二十三年，禍敗悉如其言。

明侯官林文秩、文結，兄弟也。俱神童。年十三入翰林。後正統丙辰狀元周旋，乙丑狀元商輅，俱出其門下。時人贈聯云：門外狀元雙立雪，庭中翰苑兩垂髻。洵科名佳話也。

林春元，字敘寅，福清人。七歲能詩。有渡江詞云：不趁東風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橈。不知今夜秦淮水，送到揚州第幾橋。別妓詩云：畫槳夷猶錦纜迴，美人東上鳳凰台。朝朝梳洗臨江水，一路芙蓉不敢開。元爲萬歷舉人，後以抗疏爭鑛稅，下獄死。

明何璧，字玉長，福清人。任俠好客，游鄂，作黃鶴樓記。開府張濤憐其才，延爲上賓。璧旋卒。濤門人胡汝淳爲葬沙市，立石曰：閩俠士何璧墓。璧贈妓詩云：流蘇百結怨黃昏，紅褪櫻唇盡數樽。公子夢隨桃葉渡，美人家住苧蘿村。一天春雨紅中淚，萬里青山黛上痕。莫向臨歧歌折柳，章台零落易銷魂。如此清才，宜張濤賞識之也。

丁德舉，朱爲章，建寧縣布衣也。丁褚冠布帽，家貧不能具紙筆，所爲詩多書日曆背上。歿，邑

令檀光燬書其碣曰。詩人丁布衣之墓。朱於甲申之變。狂走登故越王台址。北向號慟。後托於賈。遊吳越荆豫燕趙齊魯間。一日附貴人舟遊金山。貴人據舷苦吟。布衣忽高唱。其煙霞滅沒三山外。江海蒼茫一氣中之句。貴人急呼與語。布衣曰。偶有記憶耳。吾賈人。安能詩耶。兩布衣之所爲。所謂義不帝秦者也。

晉江丁煒。字雁水。著有問山詩文集。如青山秋後夢。黃葉雨中詩。鳥嘯殘夢後。花發獨吟時。花柳看憔悴。江山待祓除等句。王新城亟賞之。

鄭善夫。號少谷。明閩縣人也。武宗欲南巡。上書極諫。廷杖罰跪朝堂三晝夜。集中多憂亂之作。林文恪脩福州府志。謂時非天寶。官靡拾遺。無病而呻吟。實則武宗荒淫。更甚明皇。少谷憂思。良有以也。賭棊山莊集有句云。欲以忠肝彌恨事。更從苦節鍊眞詩。結云。珍重遲清亭下月。過牆垂照到鬚眉。遲清。少谷所建亭名。今鼇峯坊高宅有遲清亭。額陳太傅書。當是其遺址。又有堂曰。青塾。則不知何所矣。

曹能始。侯官人。崇禎初年。家居。每社集。談及遼事。感慨係之。有詩曰。狡仇遂啓疆。僭立僞年號。窺我山海關。恐漸入堂奧。人謀實不臧。胡爲諉天造。舉目山河。何古今如出一轍耶。

蔡介夫，明晉江人。家雖貧，而樂施予。門人貧者，常給以衣食。曰：天地間物當與天地間人共之。聞曹能始售石倉園屋契，僅書天下江山，當與天下人共之十一字。名賢襟期，可謂同揆。閩縣王文勤公，名慶雲，可莊祖也。官終工部尚書。嘗言：治官事不可存一暫字。存暫字則苟且粗略之弊生。處家事不可不存一暫字。存暫字則隨遇而安之見定。人稱爲知言。公善理財，而不流培克。嘗曰：理財之道，不外開源節流。開源有利而弊亦相因。節流則取國家自有之財而理之。積久自收成效。但節財之流，有以節制爲節者，出納必求實在也。有以節省爲節者，度支必戒虛糜也。其論兩淮鹽政也。曰：抽稅欲輕，輕則漏稅少，而化私爲官。立法欲簡，簡則犯法少，而化梟爲良。此雖專論鹽政，而辦理一切捐稅，實不外此定理。今人昧此，稅則繁重，人人爭避，所求欲多，所得反寡矣。

漳浦蔡文恭家居。每遇巡檢典史，亦執禮甚恭。或以爲過。公曰：欲使鄉民知位至宰相必敬父母官，知父母官之尊，雖宰相必致敬。庶幾常存不敢之心，而犯上作亂者鮮矣。父老今猶能道其語。歸田瑣記亦備載之。

藍鹿洲云：台灣山高水肥，最利墾闢。利之所在，人所必趨。不歸之民則歸之番，歸之賊。即使

內賊不生。野番不作。又恐寇自外來。將有日本荷蘭之患。今台灣歸日已四十年。惟彼老成。瞻言百年之先。所見亦遠矣。

蔡葛山云。吾一幼孫偶吞鉄釘。日漸尪弱。後校蘇沈良方。見有小兒吞鉄方。剝新炭皮。研爲末。調粥三碗。與小兒食。其釘自下。試之果效。乃知雜書亦有用也。蘇沈者。東坡與存中。

陳省齋。名夢雷。侯官人。蠟丸告變事。後人多譏李文貞賣友。茲事真相未大白。何敢輕誣古人。惟奪

情任順天學政。斷非金革無避之說。可援以自解。枚如先生引宋人句云。置身卑處浮沈易。受寵深時去就難。推原公或有不得已苦心。究難爲賢者諱也。陳恭甫先生有蠟丸疏辯。謂蠟丸實與省齋無與。蓋爲安溪地也。而弔省齋

詩又云。九原良友誰無負。於安溪有微詞。結云。白草黃沙。虛冢在。行人休擬李陵台。於省齋有怨詞矣。見籐陰客齋。

安溪李穆亭。文貞孫也。官少宗伯。歿日遺表云。毋以細碎科條啓煩苛之漸。毋以承順趨走開緣飾之風。民國改元。軍閥主政。大小官吏尙承順。工趨走。當局以緣飾愚民衆。僚屬以緣飾欺長官。上下相蒙。欲政治上軌道也難矣。

雷鉉。字翠庭。甯化三賢之一也。學以躬行爲主。其序陸平湖年譜云。陸子之言曰。學者必從賤乞墦。羞壟斷。辨陽儒陰釋始。鉉謂學者辨陽儒陰釋。必從賤乞墦。羞壟斷始。壟斷之行。自

審生平蓋寡。惟垂老無家。依人求活。乞墦類也。誦一子言。能無愧悚。

王文勤夢中得句云。一枕鷄聲天下事。半牀蠹簡古人心。想見其賢勞。又嘗集明理可以治懼。止謗莫如自脩二語。書以自警。

翠庭遺著。有讀書偶記。自恥錄。聞見偶錄。詩集。經笥堂文鈔等。閩中所存者。僅文鈔二卷。雷君肖篋懼失傳也。鳩貲重印。陳任廬任校勘。並繫詩云。行其所學當平世。隱不遺親逮暮年。鹿洞鵝湖憑論定。紛紛同異見終偏。以書中鵝湖詩說一篇。持論最允也。

高叔魴云。林文忠戍伊犁。子汝舟隨侍。比賜環入關。道經某縣。無處下榻。知縣某。正籌備長官行台。借宿被拒。乃投宿僧寺。公旋奉總督該省命。知縣懼。急請住。公亦拒之。某焦思無以爲計。幕友某。積學年老。久思歸。窘於貲。謂居停曰。畀我三千金。當說公入住。並釋前嫌也。知縣諾。幕友造寺傾談。公佩其學。因邀公散步。過行台。見聯云。鳴鶴在陰其子和。飛鴻遵渚我公歸。公大加贊許。問作者。幕自承。並告以故。公以愛才故。爲遷行台。幕已橐金歸矣。又公還時。經過復亭。撰聯云。過如日月之食也。復見天地之心乎。可謂天造地設。

林仲立。文忠公曾孫。丁丑春。贈公折產書一紙。論汝舟聰彘拱樞。三公子者。書成於道光二

十七年西安節署。鈐巡撫關防。其田屋產業值銀計三萬零兩。宦囊可謂薄矣。書中並舉韓文公辛勤有此。毋迷厥初語爲戒。公顯達三十年。遺產僅此。書之冀以風世也。

翠庭視浙學時。浙西被虫災。無入告者。先生致書巡撫。弗省。遂自以聞。奉旨振卹。巡撫得罪去。夫巡撫職在撫民。學政專司視學。乃一則充耳不聞。一則飛章入告。賢不肖相去。抑何遠耶。

王殿撰可莊。文勤公孫也。大魁時。年僅二十九耳。喜上封章。痛論時政。羣以公輔期之。因請罷頤和園土木。中西太后忌。遂一麾守鎮江矣。在任三年。殫心民事。尤注意水利。以丹陽全境山田十之八。湖田僅十之二。知遇旱必災。先後開塘二千三百有奇。溝渠閘壩以百計。支溝水渠亦二百三十有奇。是歲果荒旱。又以工代賑。鑿塘四千六百餘所。並截漕捐廉募資。計七十餘萬串。躬自按戶施賑。全活災黎至二十餘萬人。歡聲雷動。見鎮江紳士請崇祀循吏公函。嘗冒暑捕蝗。病幾殆。旋調守蘇州。甫三月。積勞病卒。至民國十一年。卒三十年矣。遺愛在人。由吳士錡等呈請祀公於金山中冷泉樓上。額曰。王公祠。無所爲而爲。斯真民意矣。

江陰是鏡。妄人也。陳高二相國。尹督學。黃太守。爲其所惑。與訂布衣交。鏡遂闢書院。招生徒。

於靜室中供陳高尹黃四木主。識者笑之。翠庭督學至。廣文以爲言。先生令來見。鏡不往。意欲先生造廬。先生笑曰。吾固知賢士不可召見。但恐吾見後。則四公木主之外。又增一人。故不爲耳。見茶餘客話先生固獨具卓識。其言之詼諧與刻露。使妄人無地自容。可謂語妙天下。

黃清老。字子肅。邵武人。學者稱樵水先生。經旨無所不通。詩尤長古體。予愛誦其古樂府云。君愛錦綉段。妾好明月珠。錦綉可爲服。服美令人愚。不如珠夜光。可以照讀書。綿綿江上草。鬱鬱庭中柯。人生不相知。有如東逝波。食杏猶苦酸。食梅當若何。衣褐猶苦寒。衣葛寒更多。豈無千載友。肯聽漁樵歌。置之長慶集中。不能辨也。

甯化黃恭壽。號瘦瓢山人。畫有名。詩尤可誦。蛟湖詩鈔。閨情云。偶過鄰家閒鬥草。背人先去摘宜男。蓮塘妬殺雙栖翼。打得鴛鴦對對飛。維揚竹枝詞云。水閣無人冰簟冷。鴛鴦深入藕花風。閒倚鏡奩臨水面。擬將時樣學蘇州。風流旖旎頗不類其人。又雷翠庭聞見偶錄。僅錄其五言近體。如寓李氏園林云。雨脚懸江白。蟬聲接樹青。贈劉鰲石云。憔悴橫雙眼。文章老八閩。晚泊逢故人云。月生鍾埠冷。雁破楚天青。過彭澤縣云。祇辭五斗粟。剩得一江風。懷李子明云。千里楚山去。一樓海月孤。翠庭稱爲名句。後錄三聯。不見詩鈔。殆逸詩也。

林文忠入關遺事。據省友言記之矣。茲得讀出嘉峪關詩四律。錄二首如下。雄關百尺界天西。萬里征人駐馬蹄。飛閣遙連秦樹直。繚垣斜壓隴雲低。天山巉削摩肩立。瀚海蒼茫入望迷。誰道殺函千古險。回看祇是一丸泥。東西尉候往來通。博望星槎笑鑿空。塞下傳笳歌勅勒。樓頭倚劍接空同。長城飲馬寒宵月。古戍盤雕大漠風。除是盧龍山海險。東南誰比此關雄。氣勢雄渾。音節悲壯。朗誦一過。餘音真繞梁不絕也。又信及錄有出關句云。苟利國家生死以。敢因禍福避趨之。尤見公忠體國之懷。

王可莊年少顯達。意詩文必喬皇典麗。才氣縱橫。乃讀其遺書。文則樸實說理。詩亦以清麗勝。錄于寬十一弟量珠誌喜數絕如下。簇新眉月映霞顚。着意勻螺妬鏡台。恰趁小春春意

足。孤山梅亦讓先開。夫人林氏此鄉真箇小華胥。瑤閣瓊樓總不如。錦綉萬花消受慣。洛陽原是

女兒居。如君豫人畫堂絳蠟展良宵。冉冉雲軒降翠翹。何似仙人過寒谷。東風吹暖一枝蕭。于寬喜吹蕭

櫻桃門巷酒帘斜。玉勒香塵第幾家。花底小名休喚錯。雲郎歌板已天涯。于寬眷燕市酒人曰德雲笙磬編

成韻事多。錦屏酬唱近如何。遙知池角楸枰展。一著爭先不肯和。于寬與夫人對奕微步浚波不受塵。

非閩人不知此句之切相逢一笑總生春。驀然憶得鴛湖句。不避生人避熟人。

寧化伊墨卿先生，以書名國中。詩亦戛戛獨造，不爲書所掩也。著有留春草堂詩鈔。警句如登越王台云，山川餘霸氣。歌舞送雄才。過淮陰釣台云，沛公最忌王真假。漂母寧論報有無。遊虎邱云，禪心參水月。霸氣轉風燈。六如亭云，明月有情終到海。慧心無那總歸空。劉伶墓云，千秋還我輩。一鋪足平生。黃鶴樓云，乍可同流惟漢水。未將擱筆礙仙才。九秋感懷云，秋心得酒都成淚。海氣搏空總是埃。送梅岑使西域云，風吹白草霜千里。天接黃沙月一彎。病起云，春事爭如流水去。芳情眞作散花回。其他佳句不備錄。

張超然，遠，閩縣人。康熙己卯解元。著有旡悶堂集。其嬾眞閣記云，嘗與計偕至京師。值故人朱舍人與之閉門對奕經月。不知其就試也。有詩云，故人冷落朱中翰。牢閉柴門死賭棋。天懷浩曠，殊不可及。題滕王閣詩云，高閣東南此大觀。西山對面臥龍蟠。豈無詞賦驚閭帥。已把文章讓子安。人世百年風浩浩。長天終古水漫漫。南州高士今誰是。有客斜陽獨倚欄。曹

秋岳侍郎見之極嘆賞。聲名大噪。

語本藤陰客贅、

光澤遺書，有名者。何願船朔方備乘，北徼彙編，及所校蒙古遊牧記等。高雨農舍人諸書已逸、省會古書舖尙有其本。願船於經史小學，靡不研究。人稱其尤長於輿地。觀三書益信。

陳弢菴氏秋草詩。蓋自况也。第一首句云。已瀕寒露芳無改。不試狂風勁孰知。二首句云。掘根險爲哀鴻盡。剗薦能禁戰馬過。頭白王孫歸未得。亂蛩如雨繞銅駝。三首句云。隕霜不殺庸非幸。蒹道難行孰使然。風沙彌望朱顏改。輸與城東老少年。四首句云。無情不分來飛蝶。同腐終羞託化螢。未報春暉心豈死。寒菱有日吐芳馨。搏九和之云。餘暉一息終思報。寒露深恩敢怨衰。滋蔓不圖今若此。孤根自葆故依然。色元早褪何來蝶。心未全灰肯化螢。皆有感而作。

廢帝出關。陳弢菴尼之。鄭蘇戡主之。世所知也。陳卒。鄭挽云。幾番出塞詎灰心。遼瀋歸來須臾毋死。未睹迴鑾難瞑目。曼殊再起。魂魄猶依。細味語意。陳未嘗無一成一旅之思也。

長樂謝枚如。章銜近代通儒也。考據義理辭章三者。均有所致力。漢學宋學不作左右袒。先生

服膺顧崑山窮經宗許鄭。制行準程朱語。

其論治古文也。曰。情不足則浮。理不足則支。氣不足則剽。又曰。胸中羅有萬卷。而筆下若無一字。無字之字。乃有萬千。其論治性情也。曰。不納垢於身。不忘情於物。其論立身行己也。曰。居官勿作要人。論交勿爲熱客。先生學行。可窺一斑矣。壯年留心經世之學。法之寇越南也。先生主抗戰。曰。勝固戰。不勝愈戰。保越南固戰。卽失越南。所失更不止於越

南亦戰。力戰則必有一勝。且使彼知吾意不移。則事機可轉。夫然後操縱在我。彼既有所懾服。乃能徐受範圍。見答黃星石書非留心時局之通人。能爲此言耶。著有賭棊山莊集。語多見道。詩

詞猶餘事耳。

按先生曾掌教吾岩。有遊龍洞五律一首。曾錄邑乘中。句云。暑氣銷深洞。溪痕繞小城。五字寫岩南郊情狀極肖。

楊太史子恂。放蕩不羈。沈文肅頗器重之。馬江設船政局。令攜款赴滬購鉄。楊醉倒花叢。公款概歸烏有。事後上書文肅。公誦至死囚越石。感大夫再造之恩。廢將李嚴。冀丞相他年之用。道路之口。咸謂曾參殺人。父母以外。惟有鮑叔知我等句。拍案曰。吾其代償之矣。前輩愛才如命。足徵雅量。又據任廬云。子恂才極捷。在閩集詩侶曰南社。嘗以一炷香作七律三十首。同社陳子駒。塵鏡句云。花影一雙隔秋水。月華十五近春陰。陳遂知名於時。

楊兆璜。清嘉慶進士。著有東霞山館詩集。弔古之作。格外出色。金陵卽事云。新亭酒散荒瓊礎。舊院花蕪冷翠鈿。滕王閣云。雲水有情供嘯咏。江山無恙恃文章。下相懷古云。荒草竟埋黃石去。大河曾照綉衣來。兩行碧柳攢陳土。如此江山出霸才。徐州云。千秋猛士尊前淚。萬里黃河天外流。楚霸王墓云。四海家寧誇衣錦。萬人敵竟作杯羹。庾樓云。支離此手還千古。破碎中原剩一樓。謁文信國祠云。敢謂死能酬二帝。未知生可再中原。胥口夜泊云。指揮兩

大才無敵，傲睨千秋。志竟酬，雨話呈吳清夫云：才原一代功名薄，胸有千秋涕淚多。烈士至今悲伏櫪，美人終古憾橫波。感懷云：千古英雄多畫虎，十年心事感聞鷄。書生未有封侯骨，讀罷陰符首自低。激昂慷慨，幾欲擊碎唾壺。

謝瑄樵，詔安人。以畫名。書有米老風味。初遊林文察幕，林求畫，稍促之，掉頭去。追贖千金，弗顧也。久居漳。賊至，被害江東橋。品格峻峭，人爭寶其遺墨。王癖隱得書十餘紙，裱就，請鄭海藏題跋。鄭誤爲汀州諸生。李拔可因有句云：共數汀州伊太守，誰知同郡謝諸生。夫以同代同省之人，紀同代同省之事，猶舛錯若此。書傳紀載，誤謬更多。考古之學，顧易言哉。按林畏廬藏有瑄樵墨蘭摺扇一面，題識云：瑄樵先生吾閩之清漳人，能舞劍，好畜馬。每作畫時，翳其窗紙，令不漏日月之光。則以小紙撚細條，蘸油以自照其畫。畫時不令人觀，跌二足，令小童搔其心。若奇癢，不可遏抑。日必三洗，斲檀香木爲小檮，肖己像爲木偶人，製小衣冠，稱木偶之長短，閒時衣着既完，納入檮中，加釘焉。則拍手大笑曰：吾事畢矣。及殉難，漳州尸不可得。其友蘇君卽以小檮葬焉。今其墓蕪矣。先生足不出閩疆，書畫之妙，乃無知者。閩人之不善爲名，在昔已然。小子後生，乃能稍稍潑墨，而名已譁噪都下。展讀先生遺筆，不期汗出。

如濯也。讀此識瑄樵之畫可傳。而肖像刻偶一事。若預知遺體之不克葬者。奇事奇人。更足傳矣。

黃恭壽詩固可傳。畫亦自成一家。居廣陵久。與鄭板橋爲莫逆交。黃以畫。鄭以書。名固相埒。黃偶見腐肆之女而悅之。囊無資。不能致也。乃畫一仙女。張之裝裱肆。鹽商以重值購之。不可。問所欲。則以實告。商因買腐肆女易之。後至羊城。爲人畫一鉄拐仙。呂宋人見之。曰。若得增一蝙蝠。則更妙矣。黃曰。非薔薇露及伽楠香作潤筆不可。呂宋人欣然如命。黃乃別成一幅與之。大喜持去。其見重國內外如此。事見聽雨軒筆記。

建甯朱梅崖

仕

先生。以工古文辭名。嘗主講鼇峯書院。諸生服其德教。立去思碑於洪江。歸

里必經之地也。梅崖與姚惜抱齊名。

姚讀其集。亦有恨不識其人之語。見太乙舟文集。

謝枚如謂梅崖之強有力勝惜抱。

惜抱之意度春容勝梅崖。前輩論文有陽剛陰柔之美之分。惜抱殆陰柔之美者乎。梅崖殆陽剛之美者乎。然皆文之正宗者也。夫建甯僻縣也。而鼎鼎文豪挺生其間。士惟求自樹耳。地果限人乎哉。

侯官許介壽米友堂詩。未見刻本。連江劉東明近付印。任廬錄示警句。五言如山光低在柳。

水氣薄於煙。衆聲歸一瀑。亂石壓雲根。虫書藏古葉。鳥夢出煙蘿。被侵江霧濕。窗破夜風鳴。七言如紅葉板橋霜月跡。白雲墟市午雞聲。城角晚風歸獨鳥。寺門落月照高松。藉草犢眠籬外屋。踏青人立水邊村。江口僧還鐘未遠。海門潮上月初來。茶鐺影裏孤燈定。梧葉聲中獨鳥還。雨中衆樹無邊綠。雲外諸峯不斷青。清樽燈影山中夜。細雨梅花野寺春。諸句或未經人道。或詩中有畫。原評已決其必傳。今果傳矣。介壽名友。家光祿坊。有紫籐花庵爲友讀書處。後外甥黃莘田居之。易名香草齋。因以名其集。

張亨甫

際亮

以詩名。銳志治古文。以不及見朱梅崖爲恨。嘗摹其遺象。藏篋笥中。居恆以賈

生武侯自况。年甫十六。書雜錄寄熊藕亭云。或問拐子之術。答曰。君問何等拐子。大拐有三。誑騙不與焉。曰。天地曰。帝王曰。聖賢。此皆拐人而人不知彼誑騙者。則又爲大拐所拐而拐者也。童年有此思想。可謂奇特。著婁光堂稿。南浦秋波錄。於閩派另樹一幟。懷才不遇。卒於京。時林文忠適戍伊犁。聞耗痛哭。賻以鉅金。挽句有云。狂態次公偏縱酒。鬼才長吉悔攻詩。藕亭哀辭云。交遊零落心悲傷。其最切者何。金門李實敷張。張也奇橫不可當。渺視虎豹如跛羊。大兒文舉小兒揚。餘子瑣瑣獲與臧。不可一世古之狂。以師事我謂我良。何與李也先

君亡。君亦棄我凌風翔。才人閉塞天無光。搔首欲問空蒼蒼。皆極致痛悼之意。亨甫才華。概可想見。

何金門、光澤人也。懷才負氣。俯視一切。衆目爲狂生。與李實、敷張亨甫齊名。熊藕亭品爲樵屬三傑。未幾客死榕城。藕亭製詞哀之。金門著有樂府五篇。忠肅冤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理主遷。謙主守。紫薇臨帝座。天子雲端坐。理功高。謙罪大。白日無光。雲霧四野。亨意如此。何用辯者。吁嗟乎。三字獄。兩字獄。飛莫須有。謙意欲。萬古英雄同結局。尙有留西涯、新都嘆、椒山恨、除高氏、四篇。見賭棊山莊集。不備錄。

林文忠、沈文肅、福州均建專祠。林祠、葉肖韓聯最切。聯云。中原多故。在昔有人。湘淮未興。獨倚个臣爲命。天山以南。至今乃粒。水旱猶祭。夫豈故鄉得私。稿是福州林文忠公祠聯。移易他處他人不得。沈祠聯云。具張益州之才。天下大事公可托。繼林文忠而起。故鄉有廟神其依。忘卻何人所題。

高秉信者。雨農舍人哲嗣也。予在光邑。時相倡和。因悉舍人著有抑快軒文集、春秋釋經、詩音、論語私記、韓文故、李習之文讀、等書。惜書與板均已無存。惟據賭棊山莊集云。舍人毅然

不苟。與物無競。晚景所作尤勝。大有浮雲在空。舒卷無迹之境。則舍人之性格與學問。可於數語得之。舍人與上元梅伯言。陽湖李申耆。齊名。其論文也。主質而無人已之見。謂人見爲鄙。已見爲信。無是二者。則文皆其質。所存爲道心。所發爲道氣。古稱文以載道。貴載以氣。不徒載以辭。辭可襲取。而氣不可僞爲也。見舍人子孝敷所纂行述。尤覘學有心得之言。梅崖後其嗣響與。謝枚

如書抑快軒集云。先生生平致力韓子。而所得和易。乃近歐會。於歐去剽。於會去滯。又曰。梅崖以外入。先生以內出。其於本原殆高矣。當推定評。

許秋史許作朋。秋史姪。鄭脩樓建寧詩人也。秋史脩樓與枚如先生締交。作朋以明經秋試。墜江死。前秋史游武夷。墜死仙掌峯下。何所遭之不幸耶。脩樓哭作朋詩云。明月大江卽君墓。相知何必淚沾襟。早聞李白豪天地。笑共靈均占古今。一水一山分死境。阿咸阿籍合詩心。可憐蛟鱷多情極。轉爲斯人惜不禁。詩有奇氣。不落恆蹊。秋史詩未見。作朋捉夫行附錄岩中人語。

林樾亭。喬蔭閩讀書社社友之一也。著有瓶城居士詩集。過王荆公故里云。先生之學不可

誣。文名一代。歐曾蘇。先生功業深可慨。姦名一代。呂章蔡。行客橋頭聽杜鵑。欲尋故里沒寒烟。當時但作詞官老。長共儒林文苑傳。荆公生平。起結六語盡之。確是定評。聞先生在京時。

嘗爲分題賭詩之會。此詩成。同人皆爲之閣筆。

花月痕一書。閩魏子安著。子安名秀仁。三十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牢騷抑鬱。咸寄是書。原太

知府保眠琴聘其教子、課暇遂成此書、韋痴珠則自况也。子安所著書多至三十三種。以石經爲大宗。此外有訂顧

錄、南陔山館詩話、咄咄錄、故我論詩錄等。花月痕其說部耳。卒後、枚如先生哭以句云、憂樂兼家國。千夫氣不如。亂離垂死地。功罪敢言書。子安爲人可想。

林畏廬題畫詩云、「眼中風物似三吳。傍水銀牆柳數株。五尺瓜皮年少女。盈盈到此納菱租。」可謂詩中有畫。

匈奴賤老弱。吾國現代亦然。謂老人僅消費不能生產也。廈當局力挽頽風。而有養老院之設立。予樂其意美也。爲作引言曰、古有養老之典。據禮記王制所載。其禮三代不同。然此乃擇其老而賢者敬之。非擇其老而貧者養之也。老而賢。不敬尙無所懟。老而貧。不養無以爲生。禮運云、使老有所終。莊子曰、息我以老。老年無告。有求終而不得終者。有求息而不得息者。其遇爲獨苦。其情尤可哀。於此而思有以終之息之。非設院以養焉不可。而廈市養老院於是乎始。

黃莘田晚號十硯老人。

先生素嗜硯、家有十硯軒、因以爲名、

著有香草齋集。隨園極致推許。所謂唐代詩原中晚

佳者是也。十硯任粵高要令。以賦詩飲酒不理民事八字被劾。罷官歸。遊羅浮。朝夕吟咏。卽以劾語自旌其舟。客嘗舉以爲笑。枚如先生曰。今之不賦詩不飲酒者。皆自以爲能理民事矣。而民方皇皇然若甚恨其不賦詩不飲酒者。抑又何也。嗚乎。此又古今吏治升降之原矣。

花間笑語云、十硯喜與雛尼狎、家蓄雛尼十人、使各懷一硯而寢、謂硯襲陰氣、故常溫潤如玉、恐未必有是事、傳十硯有妾金櫻、硯其所司也、買婢數人、夜分挾其硯臥而擁之、

林穎叔

壽圖

任陝藩時。適歲饑回亂。地方凋敝。而伊犁軍興。軍吏多方需索。苦無以應。左侯

誤聽吏言。奏參公。後左督閩。奏起公辦團務。左卒。公挽云。將臣相臣。固一世之雄也。知我罪我。如九原不作何。出語尙不慊意。對語則有廖立李平之思矣。相傳公晤左侯時。適某處捷報至。左自詡深謀。有諸葛所以爲亮語。公爲下轉語曰。此葛亮所以爲諸。左拂然。或謂奏參之機。殆起於此。公晚年營生壙於福州西湖。手書墓門曰。未知東越歸何傳。爲愛西湖買此山。卽今之貴安山也。

沈叔眉宗師。理學名儒也。予二兄三兄同時受知。公輜軒所至。以造就人才爲亟亟。卒聞陳弢庵氏挽云。公於濱海延絕學。我爲中朝惜此人。非公孰能當之。

林宗孟與郭松齡之役死焉。梁任公挽云：天所廢誰能興。十載補苴艱危。直愚公移山而已。鈞是死庸何擇。一時激發意氣。竟投身飼虎爲之。陳弢菴氏挽云：委身邪世傷非命。感舊儒門惜此才。陳聯較渾含。

林侍郎贊虞昔掌教龍岩。今歸道山矣。昨獲觀登岱圖。并有詩紀遊。遺老和者頗多。鄭海藏詩云：我嘗登岱未及頂。雪斷天門空引領。夢中日觀與黃河。鬱意填胸猶耿耿。此山坐視易姓事。七十二君特俄頃。哀歌未斷吾輩來。梁父雲亭眼中冷。公今與我皆遺老。老去更看人問鼎。由來五嶽視三公。愧作人臣淚如梗。泰山無知安足嘆。頑石荒松遍諸嶺。不及新亭對泣人。送盡山河話風景。冷梗二韻甚佳。引咎作結。尤爲得體。

民國十二年大選賄成。時議員分兩派。一賄而選。一賄而不選。未得賄者居少數。寧化雷子嘉其一也。嘗謂友曰：吾安能鬻其身。並鬻及子孫。章行嚴爲文張之。子嘉卒。行嚴爲志墓。後幅云：昔郭泰喜爲月日。凡所品題。人不暇求其行而名絕著。如黃憲澹然無作。而世稱顏子。蘇軾所謂徒以林宗重之者也。今世無林宗。得子嘉制行如此卓卓。故遽由士釗稱述。亦成惇史。而子嘉傳矣。

割臂療親。昔人嘗議。予竊不謂然。王太師母郭氏曾有是舉。張葆達壽序略云。郭太夫人割臂愈父疾。取本草人肉療治之法。昔韓氏退之。鄆人對以毀傷支體爲非孝。宋儒主其說。余謂以身視物。身重。以身視親。親重。孝子但知吾身爲親之身。苟益親身。吾身有不當惜。玄黃龍戰之時。忠臣義士捐頂踵。漉家族。亦猶是也。立言得體。甚愜予心。

陳任廬錄示論詩一則。篇中間有前人道及語。而獨抒己見者不少。蓋研究有素也。書云。竊謂白之諷諭詩。原本忠愛。篇篇可誦。選家舍和璧而寶玦。轉取格詩之凡近者。如琵琶行。長恨歌之類。以餉後學。斯其蔽也。昔人云。柳子厚。宋之謝靈運。陶淵明。唐之白樂天。鄙見柳之與謝似矣。陶之與白。一則豪華落盡。始見真淳。一則兒女喁喁。老嫗都解。殆未可同年而語。又溫李與段成式並稱。時號三十六體。其實玉谿生藩籬老杜。律中偶句。儘有逼真浣花之處。西郊雖不足以配北征。而意餘於辭。非退之南山專事門險誇多之比。韓碑一首。直擬昌黎。賢者固不可測也。若飛卿則浮薄淫哇。竟無足取。溫李俱號新聲。亦義山好作香奩所自取也。遺山生於金源之世。力矯宋人之病。取法盛唐。斯爲健者。梅村古今體色色俱佳。允推詩史。嶺南三大大家。元孝實爲巨擘。屈氏詩外。略無選擇。轉令讀者生厭。六家代興。愚山意

最深厚。竹垞肯刪去風懷二百韻。豈不上流。漁洋位高名盛。依草附木。實繁有徒。秋谷不肯苟同。作談龍錄以見志。足稱矯矯龍性。其實漁洋到處留題。根於性情者殊少。古體亦罕有可誦。搔頭弄姿。動人最易。潘氏四農。少時酷好之。壯歲乃知以陶爲法。以杜爲宗。遂臻淡雅渾大之域。是故取法必求乎上。其稍涉綺靡者。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也。斯皆就詩論詩。與其人品無涉。若夫文信國、黃漳浦。雖不以詩名。自足千古。况其詩之尤佳乎。

巖變旣起。邑人避漳者多。以其近也。流離失所。生無以自存。死自不得歸葬。吾友林少綸惻然募金購地。經營公墓。任勞任怨。煞費苦心。洵善舉也。工竣爲記其緣起。並勒石垂遠。誌云。辛巳秋。巖罹大禍。來漳者衆。死無葬所。鄉人憫之。購城北地百八十六方丈爲公墓。穴寬五尺。長一丈。收費者百二十穴。分十區。區編號。係以天干。免費者百六十三穴。分十二區。編號而係以地支。中築祭壇。豎碑焉。週造短灰柱。凡一百三十有七。繚鉛線三匝。隙地雜藝樹木。取古封樹遺意。計費一千二百餘緡。胥鄉人力也。予總其成而已。郭君源深任測繪。得並書。閩省械鬥之禍。下游最烈。蔡鏡湖任建安道時。上弭鬥書於許靜仁。許手書答云。昨誦副箋。所陳弭鬥三策。均有條理。而終以慎選賢令爲治鬥良法。尤爲探源之論。查吏治之窳敗。自

前清之季已然。光復後。堤防既潰。品流益雜。屠沽販豎。悉綰銅符。社鼠城狐。互相汲引。貪墨者以朘削爲能事。殘暴者以勦戮爲有功。而求其潔已奉公愛民勤政者。十無一二。試思民所以取直者。官也。官旣不恤民。民窮無告矣。於是昏媾寇仇。干戈觴豆。一朝之忿。禍結兵連。鬥矣。且械鬥矣。鳴之官。而官不能理。又因而爲利焉。俎上之肉。釜中之魚。民也何辜。不死於鬥。亦死於官矣。言之殊堪痛恨。誠得賢有司者出。視民事如家事。勿以輕小之訴訟爲可耽延也。立傳而訊斷焉。使兩造折服於片言。則可以去鬥之源。勿以紳耆之晉謁爲可拒絕也。每見必勸諭焉。使回鄉約束其後生。則可以化鬥之漸。至一聞何鄉有鬥。立即星夜親臨彈壓而解散之。首拏其主謀者罪之。次拏其幫鬥者亦罪之。懲一以戒百焉。而民無不畏法而知恩矣。將見百年積習。挽回一旦。安在有治人無治法哉。閣下閩人也。生長之區。情形較熟。尙望時錫南鍼。俾資挽救。則造福珂鄉。亦豈淺鮮云爾哉。是書處處歸罪官吏。實爲洞見癥結之談。視武健嚴酷大吏。動曰民之無良者。相去遠矣。昔張亨甫送史梅叔蒞閩詩云。官貪民乃鬥。民鬥官乃喜。括戶比搜牢。盜賊任竊起。詩意與許書正同。

鬥死之尸、官遷延不驗、尸屬以鹽醃之、故有人怨之謠曰、官不廉、

民清鹽、漬得倒、官進寶、良心至此無、子孫總難好、奇聞也、

廈市規模粗具。周會辦擬於五老玉屏二山之間築思明台。喚醒國魂。予韙其議。爲作啓募捐甫築二亭。台未動工。而周已離職。至足惜也。啓錄下。

有明秕政多於前代。而市號思明者。非思明朝也。思鄭氏而已。非思鄭氏也。思民族精神而已。滿清入關。亦旣奄有夏甸矣。鄭氏獨舉區區廈島與之抗。其富於民族性爲何如者。今者國難方殷。不抵抗主義瀰漫國中。痛今人之茶靡益穆然於古人之不可及。適有事於虎溪公園。因築臺五老玉屏山間。卽以縣名名之。杜子美詩云。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諸君其有思乎。願有以成之。民族前途。實利賴焉。非徒侈遊觀已也。

慶邸年老黷貨。臺諫無直言者。江侍御杏村據實參劾。直聲震天下。放歸故里。道經省會。時予備員諮議局。局中開會歡迎。先生衣帽古樸。語雜詼諧。驟見之。不知其爲不畏強禦之江侍御也。任廬有見懷詩並叙云。余嘗勸杏村。留其身。在諫垣。使百僚有所畏憚。勿輕一擲。杏村不能從。卒有回原衙門之命。杏村去後。國事日非。感而賦此。其詩略云。留君身在朝。猶足與望治。衆人方憚君。君去更誰忌。翻恐臺諫空。轉快僉任意。任廬屬望固別有在也。先生出

都日。有別友三律。句云。葵藿有心空向日。芻蕘無力可回天。宮錦舊袍萊子服。雷霆雨露總矜全。又云。他時聖主如垂問。爲道之推已隱綿。又云。良朋何日重攜手。事主同時半比肩。附錄此。重前賢遺墨也。

鄭蘇戡。滬有海藏樓。津有夜起菴。因夜必起臨池也。咏菴詩云。一別高樓寄此庵。五年况味更誰諳。枕堪待日天難曉。薪已將燃臥豈酣。滄海徑歸真上策。舊京入夢奈空談。丹青自寫靈臺狀。莫信人誇蔗境甘。自注云。術者謂予有晚遇。海藏之不肯終藏。殆惑於術者之言歟。龔惕菴。在厦市倡和。詩文頗似定菴。予贈句云。定菴以外無餘子。左海如今大有人。客臘病卒袖海樓。何梅生挽以四律。極痛悼之意。其一云。牆蒿渚藿盡蒙茸。槁絕寒山一古松。神霧有文含豹蔚。天漿無力活龍鍾。其四云。洒淚燕臺哭二菴。君家九鶴先生號改菴壯時九鶴晚雙驂。園名憑和一訣緣都欠。拋手千年意未甘。又句云。斜陽人影舊城南。何訪龔常薄暮始歸。龔送何必移時始入。生死交情。此語見之。

陳仲起。工古體詩。碧林園看杜鵑後幅云。西川有鳥名偶同。臣甫見之拜下風。道是古帝魂所化。失勢不復居深宮。豈有左右如花紅。况乃雌不願隨雄。亦有異鳥爲之哺。終朝不獲食。

一虫。鶻鳴鶻開物惟一。聞聲便是看花日。鶴林兵火年復年。人世難逢殷七七。一窠勅賜知無分。頭白歸來臥蓬華。我詩也染血淚成。吟情雨意共蕭瑟。借題抒感。真不知是血是淚。恍讀杜老之杜鵑行也。壬申歸里雜詩第三首云。過家一星週。茲來寡歡趣。人民半異昔。城郭亦非故。瘦面兩弟兄。相見雜喜懼。諸孫立我前。呼名或錯誤。雪霰更陰雨。春半寒猶沍。南方石炭荒。取煖苦無具。腰脚雖則慵。豈不念墳墓。洒涕拜松楸。嗟余少孤露。葬五弟詩云。連歲遭期功。淚盡酸以鼻。今朝淚奪眶。復爲葬弟墜。弟年未半百。歎爾妻孥棄。荏苒遂六年。一棺荒郭寄。及吾視未瞑。了茲一大事。葬經吾弗信。心田卽福地。暱就父母坟。祭掃取其易。日者筆於書。戊辰生宜避。我乃飾巾身。凶曜可勿忌。喘息而登山。泥淖方顛躓。行吾心所安。封築自臨蒞。汝婦甘食貧。撫孤守其志。燈前課之讀。二雛齒還稚。掌上三明珠。長者乍許字。幸無失所苦。居同爨則異。我率兒與姪。薄少月必致。告你安長眠。可勿憂弱累。黃泉行相見。相見期無愧。哭楊恭人云。不寡則有鰥。亦知關天造。君去忽瞑視。我留卽衰耗。尋常稱福人。今日成無告。渴飲而飢食。誰與諳嗜好。夏葛而冬裘。誰與時寒燠。子婦縱能養。容有事不到。少年不自檢。垂老獲茲報。悲君行自傷。吁嗟我心悼。合誦以上各詩。先生蓋性情中人也。

林學政放庵。天齡先生子也。先生與二伯培英公同年。弟天從來岩任教官。眷屬常來予家。盤桓不忍去。敦年誼也。丙子秋予滯省垣。放庵適歸。有游西禪寺和詩一首云。歇浦登舟忽相見。重陽省識廬山面。漫遊不覺又還鄉。怡山古寺娛公讌。龔王陳葉皆故人。滿壁琳瑯張素絹。師丹自笑老多忘。虛已遊世天所眷。丁卯八月蒙賜虛已游世橫額黃鶴歸來城郭非。清淺蓬萊看幾變。世難如山未可量。轉眼駒光驚瞥電。木樨香裏共參禪。物外蕭然無健羨。吁嗟富貴等浮雲。敢以棲遲傲貧賤。廿年墜夢落江湖。飛鳥翻憐人意倦。東南山水恣登臨。萬疊詩心有餘戀。飽啖追憶荔支坪。醉吟咀嚼檳榔片。樓外諸峯列若屏。海上歸帆疾如箭。平生俯仰幸無慚。閩士至今猶稱善。在山泉比出山清。貞松晚節風霜鍊。當關貔虎尙稱雄。勿用安得潛龍見。五雲多處玉宇高。髣髴天門開六扇。泉山佚老結茅庵。明春重過梨花院。公才捷。和詩成。樽酒尙微溫也。

閩侯高夢旦先生。近屆誕辰。胡適之壽以聯云。走路吃肉。罵中醫。人老心不老。喝酒寫字。說官話。知難行亦難。知友聞之。均軒渠不已。

陳兆淦。仲起兄也。少年幼學。肄業鳳池書院。鄭虞臣長院時。與陳準。陳世纓。陳書。均列前茅。

故有四陳之號。以肺病卒。士林惜之。仲起出其牧牛、伐木、採茶、養蠶、賣花五詞見示。且曰：詞有韓、有杜、有長吉。予諷誦一過。恍讀白太傅秦中吟耳。牧牛詞云：青楊作鞭竹作笛。牛角扣歌牛背立。東家西家結伴行。爾牛我牛較肥瘠。前溪水暖草復豐。縱牛一飽夕陽中。爲牛求芻恤牛力。落日未落歸牛宮。得閒且向牛下坐。欲眠卽傍牛邊臥。長年與牛共苦辛。人亦訝我牛獨馴。牛自欲馴人自擾。鞭撻苦多食苦少。採茶詞云：陽崖向午山氣暖。雷聲過溪綠雲滿。清明節早立夏遲。穀雨恰是開園時。末旗未展粉槍小。女兒指爪長於鳥。先將高品貢官家。次品販客供下茶。春風顏面能幾許。今年喫茶尙無主。傳聞茶戶欲增租。行見官文榜路隅。養蠶詞云：無風無雨晴亦陰。房權晝閉深復深。作粥登糜咒鼠腦。欲來不來待蠶老。今年大好三月三。輕烟細日春微酣。頭蠶初起二蠶續。三蠶食盡枝頭綠。拔釵沾酒香滿瓶。家貧但祝菩薩靈。與儂作繭大甕許。縑絲百斤輸官府。促織促織未停機。那得餘布裁寒衣。癸酉歲杪遊滬。劉放園以浙遊雜詩、虞山雜咏見示。虞山諸絕較佳。尤愛其爲報故人曹秘監。今朝落帽在虞山。望中藏海何年寺。一路看山到劍門。疑是此身行畫裏。籃輿宛轉落三峯。絕好尙湖看晚景。殘霞落日一歸舟。等句。放園知余賞之。書篋以贈行。己卯秋遊港。復出

其避地瀋陽一律見示。詩云：翻因事去得身閒。似此情懷欲語難。十載重來成避地。故人遠

念勸加餐。日光更比幽州澹。客夢寧依蟻國安。多雁無花名句在。碧栖摹寫忒荒寒。王碧栖有地冷無花

城空、多雁夕陽千里之句、寫景奇工、過鴨綠江絕句云：江水江風寧解恨。依然送綠上車窗。君於詩學造詣益進

也。

林孕熙，宰邵時。治尚嚴急。與予異趣。惟君本儒雅。又不與武健者同科。有滄浪閣即景詩六

絕。頗蘊藉。錄四絕如下。載酒西山日往還。結椽且喜傍禪關。一叢沙樹一泓水。知是清溪第

幾灣。綠楊城郭指東頭。三五人家隔遠洲。柔櫓一聲何處起。滿江惟見白雲流。淺灘新漲寂

無聲。兩岸青山夏水平。遙見隔江斜雨度。夕陽猶在半邊明。水閣風生五月寒。清光倒蘸碧

欄杆。煙波如故人何在。自向江頭理釣竿。滄浪閣、宋嚴羽建、羽號滄浪逋客、與嚴仁嚴參齊名、著有滄浪詩集、及滄浪詩話、

癸酉冬，人民政府成立。予遊海上。石遺丈避居吳門。有句云：為帝豈真容赤燦。稱王無計阻

烏孫。又云：忽驚盡室來黃浦。終恐城頭壓黑雲。蓋預料閩府終覆也。

王德齋，諮議局同事也。素少作詩。近與說詩社諸友倡和。詩境遂進。春郊句云：花容如中酒。

鳥語解諛春。頗似晚唐人語。

萬安橋，又名洛陽橋，爲國中有名建築物。蔡忠惠之記，世稱三絕。膾炙人口久矣。民國二十年，周會辦醒南奉命改建。工成，囑予爲記。辭弗獲，因取忠惠記讀之，至再乃下筆。自審雖少冗累，究有崔灑題詩之嘆也。記云：泉郡萬安橋，通省孔道也。歲壬申，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淞滬抗日，移師入閩。醒南奉命築路拓橋以利交通。橋長舊三千六百尺，廣十尺，易徒而車，廢梁石而更以鋼筋混凝土，扶欄新翼，壘址仍舊。廣拓二十有二尺。江流淤闕，兩端成廬舍者七百尺。水涸築堤者千尺，長僅千九百尺。計費十六萬緡，取之公。始壬申冬月，訖癸酉夏月。職其事者，醒南與張友仁。蔡軍長總其成焉。橋創於蔡忠惠，中修於蔡錫，茲拓於蔡軍長。閩書敘錫事，謂石刻中有石摧頽，蔡再來語。此雖未可信，而蔡氏之於斯橋，若始終其事，然者，不其異與。車行有日，識其崖略，勒諸石。

胡律師軍弋，惠安人也。避居鼓嶼。時過從，贈予句云：相憐晚景同飄泊，猛憶春雲自卷舒。指東山隱居處也。自述先人有舊居，涉訟五十餘年，訖軍弋始得而有之。因置酒宴客，撰聯云：馬蹄倦後憐芳草，燕子歸時認舊巢。語頗含蓄。嘗刻篆章云：半生嘔盡心頭血，一飽難爲筆下刀。殆不失其本心者與。

黃莪生，晉江詩人也。聞專攻律絕已二十餘年。戊寅冬，遇於菽莊。有句云：詩流何福圓鷗夢，心水如潮入虎溪。風雨饒人黃菊後。家山無恙夕陽西。又云：膠舟奚止堂坳水，沉陸寧爲天下谿。感近事而作。繼室繆氏卒，悼亡句云：斷腸舊是夫容種，卻死合無聚窟香。又云：早經世變生無俚，狎近文人例不祥。繆脫籍從莪生可謂詩人之詩。

晉江蘇蓀浦，菽莊吟侶也。藏書頗富，詩文均見才氣。著有紅蘭館詩鈔八卷。沈傲樵序以問世。斐亭句云：帝王殘夢輸棋局，宇宙大名落酒卮。嘗一鬻可知全鼎。

閩侯陳澤觀，積學士也。手錄之詩凡數百冊。在通志局時，派赴浙省圖書館檢閱。有關閩省之作，必錄而歸。旋充省府祕書，擬函稿中有一餽字，某祕書長日不識，謂其寫別字也。降辦事員，以貧病終。韻珊挽云：吾鄉書種憂將絕，一世窮愁死亦休。黃仲良有句云：霜風淒緊招魂酒，虫語蒼涼哭奠詩。便有湖堂足吐氣，書生事業總成癡。陳西園句云：道喪文章賤，人非氣類孤。撐腸五十卷，地下倘相需。皆惜其才傷其遇也。

長汀黎士宏，字媿曾，少孤。遊李元仲之門，稱入室弟子。時新建徐世溥有文名，與虞山宗伯書，謂今海內人士，惟長汀黎媿曾及漢陽李文孫兩人已耳。而周櫟園方伯，謂黎自可單行。

若比並漢陽。恐疑噲伍。其爲名公大人所傾倒若此。見竹間十日話所著仁恕堂筆記云。永新縣春

秋賽會。各鄉祀劉先主爲案神。兩鄉爭道後先。互闕於縣。詞稱。彼家劉備。欺我家劉備。予閱之大笑。當堂作洛陽春詞一闕云。笑殺兩家劉備。空爭閒氣。一身且自不相容。還要桃園結義。多是小人生事。有何關係。輕輕十板各歸家。還算縣官省事。其風趣可見一斑。

林子有。名葆恆。文直公子也。有莫干山雜詩三十首。第一首云。十載經行處。重來策短筇。泉聲林外咽。黛色雨餘濃。有徑皆穿竹。無峯不種松。山容依舊好。只我已龍鍾。其他佳句。如晚飯貓頭筍。晨餐鴨脚葵。蟬聲千樹噤。虫語四山尖。草色緣階上。山光入戶低。宿雲平野闊。落日四山高。霞如魚尾赤。山似佛頭青。濕重衣生襍。雲深壁上蝸。疏鐘雲外落。清磬空中聞。皆淡雅可誦。莫干山足跡未到。默誦此詩。亦臥遊之一助也。

楊幼京上將。謙厚有餘。幹濟不足。卒後鄉人挽章。或哭以其私。或語涉溢美。未爲定論。惟李拔可云。蓋棺傷殄瘁。安劉謹厚亦無人。恰如分際。

戊寅歲避亂鼓嶼。仲起有作品。輒錄示。有肌說數則云。堯時十日竝出。羿射其九。自屬齊東野語。羿爲堯主射之官。見於禮記。孔疏。與夏之有窮后羿拒太康殺后相者。碯係兩人。竊意

凡孟子所稱羿事。皆堯時之羿。後爲逢蒙所殺。非夏時之羿。爲寒浞所殺者也。稟盪舟。朱註以爲寒浞之子。卽左氏傳作澆者。竊意丹朱罔水行舟。朋淫於家。用殄厥世。或者稟是朋淫之一。未知然否。麋與鹿異。非鹿之大者。爾雅麋。牡麋牝麋。鹿。牡麋牝麋。月令。夏至鹿角解。冬至麋角解。麋角之解。昔在綏遠親見之。若柳子厚文所稱臨江之麋。爲犬所嗜食者。當別是一物。太尉秦官。而月令有乃命太尉之文。秦謂民爲黔首。而祭義有以爲黔首則之文。何也。時至戰國。邪說盛行。好厚誣古聖賢以自文其短。若伊尹要湯。百里奚自鬻。孔子主癰疽瘠環。孟子皆顯言其不然。惟舜不告而娶。堯妻舜而不告。孟子未斥其否。且曲爲之說。豈有帝女釐降。竟同於秘密自由。有是理乎。隨錄數條。雖未窺全豹。足見讀書得間也。陳競存身後蕭條。人頗稱之。惟礮擊觀音山事實難辭咎。章太炎獨有恕辭。挽云。祭仲逐突。春秋不非。嗟斯人何獨蒙謗。項羽剗印。英雄一短。願時賢借以自懲。別具見解。無怪有瘋子之稱也。吳稚暉挽云。一身外竟能無長物。青史流傳。足見英雄有價。十年前所索悔過書。黃泉送達。定邀兄弟如初。雜以詼諧。不失吳老本色。

張國華。競存幕中佳士也。年七十餘。宦囊蕭瑟。於九龍授徒。周會辦醒南出示其太平山歌。

及登宋王台。侯王廟二律。律詩甚佳。宋王台云。台荒石亂我來尋。○○夷侵感不禁。宗社有靈餘塊肉。海天無際積層陰。依然寡婦孤兒手。不盡殘山賸水心。試向燕雲回首望。層亡應悔滅遼金。侯王廟云。宮漏聽殘已六更。英靈猶護九龍城。三江水碧流空衍。趙宋以天水碧起。今三江趙氏其裔也。五廟冬青恨未平。外戚幾人曾有傳。英雄從古半無名。慈元殿上風雲變。夜夜濤聲尙怒鳴。

據陳子礪考、楊侯王爲慈元姪、名亮節、未審確否、

蔡松坡。湘人也。洪憲告終。督蜀。旋得病。就醫日本。竟不起。各界開追悼會於先農壇。予挽云。蜀山有恨。湘水無情。落日扶桑空雪涕。帝子花殘。王孫草萎。參天古柏好招魂。語頗賅括。是日小鳳仙來弔。聯云。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又云。萬里南天鵬翼。直上扶搖。那堪憂患餘生。萍水因緣成一夢。幾年北地胭脂。自傷零落。贏得英雄知己。桃花顏色亦千秋。亦素車白馬中風流佳話也。

胡文忠。任湖北巡撫時。銳志任事。尤汲汲求賢。予嘗於崧生處讀其致劉公冰如函。

劉時任漢陽道、崧

生祖也、

深嘆前賢得以人事君之義。真不可及也。函略云。國之求賢。如魚之求水。鳥之求木。人

之求氣。口腹之求食。無水。無木。無氣。無食。則一日不安。而卽於亡。得水。得木。得氣。得食。則生。

此理甚明。人自不察耳。又孔子之教，各舉所知。周公之訓，人無求備。大抵聖賢不可必得。必以志氣節操爲主。嘗論孔孟之訓，注意狂狷。狂是氣，狷是節。有氣節則本根已植，高下長短均無不宜也。公函有三善，寄權僚屬，與不肯分人以事者異，因才器使，與求備於一人者異。崇尚氣節，與喜承順好浮華者異。惜公謝世過早，抱負未盡展，否則中興名臣，當駕湘鄉而上之。

曾文正，清代有數人物。王湘綺撰湘軍志，頗有微詞。私見也。傳太平軍興，王曾以蒯通說韓信者說文正不從，王引去。事定，文正薦賢遍各省，獨遺王。王憾焉。此語未知確否。惟文正卒。王挽云，平生以霍子孟張太岳自期，異代不同功。戡定僅傳方面略，經術在紀河間阮儀徵以上。致身何太早，龍蛇遺恨禮堂書。一譏相業之卑，一譏經術之疏。甚矣文人私見之難除也。

張季直，經營南通，不遺餘力。人呼曰張南通。民國元年，予充閩代表，赴會南京，在滬與同席。報端曾載其上海晤畹華詩云，吾衰霜雪半髯鬚，喜見梅郎頰稍腴。座上清斟聞落葉，江南秋色與褰芙。閒情愛近初春氣，說部憑傳絕代姝。有約聽歌拋美睡，明朝萬載落江湖。又湯

氏父子畫梅四幀。小湯此作尤稱梅郎。因題二詩寄贈晚華云。爲憶梅郎對畫梅。翩翩縞素出瑤台。美人若化身千億。應有亭亭月下來。小湯士女美無倫。畫作梅花亦可人。寄與玉郎時顧影。一叢絳雪媚初春。憶在北平時。樊樊山、易實甫諸老作詩捧鮮劉二女伶。率皆不經意之作。此獨含毫渺然。可稱合作。季直卒、章太炎挽云、承濂亭薪火之傳、能以文章弁科第、載端木瑚璉之器、詎因貨殖損清明、人謂爲知言、濂亭姓張、名裕釗、工古文辭、著有濂亭

文鈔、季直會師事之、

江東楊雲史圻、吳子玉幕友也。著有江山萬里樓集。戊寅己卯間、避地香港。吳卒、哭以五律四十首。中有警句云、舊人皆白髮。新敵半同袍。四海歸何處。孤軍寄上游。亂山橫棧道。積雪見刀州。萬方皆躍馬。一寺獨聞猿。圍城幽事少。戰地故人稀。台殿春無極。興亡酒不知。舉國和戎論。孤城正氣歌。世難今何日。天心屬此公。蔣指但期人救國。奚必我成功。燕人惟馬骨。秦法似牛毛。此去難爲水。何年共種瓜。客路八千里。歸心十二時。八表留心史。千秋讀淚碑。雲史懷知己之感。傷之深。故不覺言之切。而吳之風格亦實足感人。非哭以其私者比也。

台陽詩人丘逢甲、清某科進士。割台後、自署倉海君而不名。蓋有志之士也。嘗與王曉滄過從。著有金城倡和集。民國初元來廈。與黃景度善。偶讀校友李繡伊紫燕金魚室筆記。見有

楊太真外傳七律十首。卽倉海遺詩。亟摘錄於下。第一首句云。雙陸家風傳李老。斛珠恩寵妬梅精。誰知天寶宮中樂。驚破開元曲太平。第二首云。溫泉浴罷最娉婷。高宴沉香酒滿亭。妃子自肥天子瘦。薛王雖醉壽王醒。脂痕一捻花留印。金字多心鳥受經。可惜承恩遲八載。史官曲筆費調停。第七首句云。秋風汾水嗟才子。瘴雨韶州念相臣。何必佳人始傾國。葱郎他日也蒙塵。第十首句云。宦寺漸強天子弱。河山容易美人難。詩激昂慷慨。可想見抑塞磊落之才。

香港大學文學系教授許地山。卽新小說別署落花生者是也。曾贈窺園留草。乃其尊甫允白先生遺詩。允白生臺灣。與丘倉海同時。二人俱清進士。均工詩。才氣豪邁。不相上下。予愛誦其魏

武帝句云。亂世孝廉爲國賊。當塗讖緯屬佳兒。結句云。我笑將軍爭漢土。葬身何地至今疑。又云。千古奸雄皆慾鬼。一家子弟盡情癡。竟因求士拘徐母。未必憐才贖蔡姬。過木棉庵古詩。起段尤詼奇可喜。詩云。小朝廷。小於鼠。平章軍國癡兒女。半閒堂。閒於僧。笙歌夜夜西湖燈。滿堂鬥蟀秋風起。相公行樂醉未已。醉中不見強胡來。縱使胡來亦可喜。胡來祇殺趙家兒。豈殺媚胡一蕩子。寫賈秋壑之無賴。鬚眉畢現。

李子耕，蘇人也。來岩任國文教席，僅弱冠耳。遊龍巖洞，句云：野鳥大都皆足友，山花多半未知名。錄邑乘中。民國九年出都，重見海上，邀遊巖，承贈詩云：白顙之牛自不祥，不祥無用亦無殃。但願癡騃倍年年，狂奴之狂狂益狂。閩南蘇髯遠過我，要我適河是烏可。人皆曰：殺我猶憐髯乎？此意實感荷。滔滔天下難爲醒，髯將歸臥櫻寧亭。鬱鬱不耐久居蜀，狂奴會有海外行。櫻寧亭下一坏土，中有故人濟柔墓。煩髯寄淚酒泉壤，煩髯春秋勤將護。尙有當年諸酒徒，相見爲奴問何如。尙有西園諸桃李，爲勗莫負好頭顱。交遊相念如相問，爲道狂奴還是舊。狂奴並跋云：髯，新羅詞人也。足跡半天下，間由燕趙歸。相見海上，要余重遊新羅。余以南行辭。髯意猶未釋，作此謝之，并送其行云：後聞子耕不久歸國，卽賚志以歿，惜哉。

吳子玉處淪陷之北平，經日人多方遊說，舊部百般慫恿，不屈不撓。於己卯十月二十四日，以牙疾卒於廢都。疾風勁草，海內外咸重之。記其在豫五十壽辰時，康南海贈聯云：牧野鷹揚，百歲勳名纔一半；洛陽虎視，八方風雨會中州。及其失敗也，復贈詩悼惜，仍致屬望之意。詩云：○○○○斯人實可嗟，讀易劉中壘。能軍李左車，同舟成敵國。四海欲無家，盈虛有消息。屈蠖卽龍蛇，北洋將領衆矣。獨拳拳於子玉，康殆別具眼光與。

予僑寓鼓嶼時，有外省貧士來廈訪友。友他就，遂窮無所歸，蹈海死。撈屍得遺詩一絕云：紅是啼痕綠酒痕，青衫無復舊時溫。鷺門落拓無人識，苦雨淒風自斷魂。文人末路，黯淡如此。不覺下同情之淚。

貴陽邢太史端，字冕之。工詩。壬子有感二律云：又逐征車向國門，夕陽西下近黃昏。河山信美非吾土，宮闕依稀舊痕。江上峯青愁帝子，城頭烏白怨王孫。我來別具滄桑感，一望觚稜一斷魂。宵來清淚洒長安。銅狄摩挲掩袂看。畢竟清談亡兩晉，忍教覆轍蹈三韓。千年劫火遺灰在，一局殘棋着手難。我是春明倦遊客，勞勞歌哭感無端。詩係國變後作。勝清遺老。觸景興懷，自無足怪。所異者，誦信美非吾土，及殘棋着手難，覆轍蹈三韓等句。與近日華北情勢甚似。太史其預言家歟。

譚復生，嗣同。戊戌六君子之一也。少治龔魏之學，好今文家言。又研究船山學，能爲深沉之思。所著仁學，不外衝挾網羅四字。寓所懸春聯云：大陸龍方蟄，中原鹿正肥。種族革命思想，暴露無遺。就義時，猶從容賦詩曰：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仰天笑，去留肝胆兩崑崙。指單臂猿胡七、單刀王五。譚意氣豪邁。大類太平朝石翼王。志事未成，有才天放。造物不仁。

芻狗萬物。茲益信矣。

湖南遺老某，負文名。洪憲議起，上表勸進，充省籌安會會長。後某屈八旬，開筵祝壽，有名士賀聯云：海屋添籌，安期果熟，香山盛會，長樂花開。受而懸諸堂，旋悟其嵌籌安會長四字，亟撤下。已傳遍省垣矣。又劉耀蓁云：晉省有先輩某，爲物望所歸，亦曾領銜勸進袁殂。某旋謝世。鄉人挽云：先生三晉眞名宿，早死一年是完人。蓋深惜之也。

辛亥革命，張振武在鄂發難，後恣睢被袁誘殺。章太炎挽云：英雄固自粗疎，猶當宥之十世。權首能無受咎，如可贖兮百身。黎督挽云：爲國家保衛治安，功首罪魁，平議質諸後世。惟天地鑒臨上下，私情公義，此心不負故人。黎聯饒漢祥手筆，頗得體。競存挽中山先生聯脫化於此。聯云：惟英雄能生人殺人，功首罪魁，留得千秋青史在。與故交曾一戰再戰，私情公義，全憑一片赤心知。碣是陳挽孫聯，移易他人不得。

飲冰室合集，附有痛苦中的小玩意兒，係任公集詞爲聯。據云：有二三百副之多。任摯友選擇，擇定卽寫贈。贈吾友劉崧生二聯，其一云：忽相思，更深了幾聲啼鳩，屢回顧，最可惜一片江山。皆姜白石句。其一云：羅衣特地春寒，細雨夢回，猶自聽鸚鵡，殊鄉又逢秋晚，江上望極，休去採

芙蓉。己卯夏遊滬。於劉寓親見之。

彭雪琴登秦岱集李杜聯云。我本楚狂人。五岳尋山不辭遠。地猶鄴氏邑。萬方多難此登臨。切時。切地。切人。可稱絕唱。廣州觀音山上有三君祠。祀虞仲翔。韓昌黎。蘇東坡。三君由遷謫來粵。張南皮集聯云。海氣百重樓。豈獨浮雲能蔽日。文章千古事。蕭條異代不同時。亦集李杜句。五羊景物。三君時事。包孕無遺。佳構也。

黃太史大壩。贛石城人也。石城與甯化接壤。甯士從游者衆。伊象昂其一也。伊領解。黃賀云。吾學似越鷄。三年伏鷄。君才如楚鳥。一鳴驚人。邑人誦之。

附客中酬唱錄

予六遊鼓山矣。丙子春，挈眷重遊。遊人雜遝，意甚不愜。薄暮，欲外出散步，門已下鑰。山中亦戒嚴也。感賦五律。劣巔峯仍矗，靈泉依舊清。無人聽澗水，陳太傅辭世有鵲瞰王城。金時吾扎忽善將軍、號曰鵲軍院

落遊蹤鬧。烟花過眼輕。空山也聞戒。夜柝緊鐘聲。

任廬詩，古體最佳。律次之。絕又次之。嘗袖稿示予，曰：請攻其短。讀畢，繫以五律云：并世陳無己。吟成奪化工。江山歸眼底。經史飫心胸。小技吾猶媿。他山石可攻。秋燈澈夜讀。黃葉雨聲中。吏部文章在。新硎乍露鋸。作詩乃餘事。嫚罵亦清狂。鉄馬嘶千里。銅駝涕數行。平居思故國。一字九迴腸。一詩一擊節。古體筆尤奇。有字不堪煮。孤雲只自怡。興亡家國感。歌哭鬼神知。此事關情性。奚容貌襲爲。

予避居鼓嶼。楊丈搏九，贈詩盈尺。茲擇其尤錄下。讀立秋日清唱奉和却寄云：往歲詩留秋。秋意不我忘。及時得再駕。聲寄先來鴻。嗷嗷無用爾。情慄本遙通。一獻向故人。傾耳聽清風。夜雨寄懷云：地僻良儔夜至稀。春深寒雨閉門早。黃柑美酒憶遙遙。白燕新菴成草草。明日陰晴看不定。一宵魂夢爲誰好。鷄鳴瀟晦攬衣看。水長滄浪日未皓。承贈幽蘭賦此爲謝云：

本性習幽谷。出谷將無憊。平生結石交。歡與怪石伍。一朝致素心。遠道詎所苦。矧汝陰雨謀。綢繆已熟數。擇地亦良難。幸託非他宇。還謝彼幽人。物貴以方聚。做山谷用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爲韻。寄李子先體八章。并次其韻。寄逸雲有道。其二云。弔我黃巾禍。遠來慰我心。不辭艱與阻。海闊雲山深。念此殷勤意。繫昔故苔岑。再廣絕交書。攜手同入林。其五云。盜燄日以熾。人心日以漓。公室實盜煤。竊邑朱庶其。強顏談弭盜。聽者淚暗垂。翻手作雲雨。厥禍任汝移。其六云。鷓鴣食死鼠。過鳳避其臭。人間竹實稀。忍飢甘長瘦。伯喈漢佳士。一哭奇禍搆。所以陶隱居。高風千載後。其八云。流賊在草莽。弔屈怨椒蘭。今當置是事。枕漱泉石間。食肉一何鄙。澗藻香堆盤。閉門讀我書。勿歌行路難。

東寶山臥雲樓。予靈魂所繫也。離岩久。忽忽若忘。甲戌春。章百城以憶臥雲樓五絕見示。無端棖觸。倍難爲情。旣次韻奉答。復寄友索和。茲摘錄各詩如下。百城詩云。一樣溪山千粉本。樓台明滅雨晴天。勝遊回首空惆悵。况憶良朋更惘然。又句云。絲竹東山無個事。南華讀罷只聽泉。最是櫻窳風景好。玲瓏八面月痕清。陳雨濤句云。煮石臥雲信清事。此身原是在山泉。一卷南華容熟讀。濠梁眞賞卽玄津。林逸民句云。欲向山泉問消息。在山可似出山清。楊

釋雲句云、東寶山中桃百樹。何方可化武陵津。臥雲安得樓千萬。大被遊翎憩倦飛。楊搏九句云、故人莫道故鄉事。寤嘆惟應誦下泉。請君書去問東寶。寄臥山雲飛不飛。予句云、兀坐危樓無箇事。書聲遙和澗中泉。最憐亭繞梅花夢。冷艷香魂一例清。猛憶故鄉山水好。春雲何事不南飛。小漚詩云、小樓雲鎖忘寒暑。擁絮高眠六月天。偶遇客來話塵世。先教雙耳洗清泉。其四云、梁間巢燕銜雲補。水面浮魚解聽經。最憶黃昏僧飯罷。數聲疏磬入樓清。

戊辰九月念日、爲五一賤辰。時岩中俶擾。避居鼓嶼。友欲壽余。顧寧人先生曰、小弁逐子。始說我辰。哀郢放臣。乃言初度。其言最當。因作述懷詩見意。楊丈搏九和云、禿筆曾封冢數堆。抱遺心事未甘灰。名山搜稿翻前史。斷碣摩書剔古苔。歲月誤予長伏案。春秋及此可銜杯。今觀轍也亦淪落。磨碣爲災嘆一回。又句云、入林莫得紅巾避。渡海相隨皂帽來。欲沽美酒同泥醉。歌哭無端孰肯陪。吳劍秋句云、園菊也知人意懶。籬邊朵朵故遲開。丘維侯句云、幾卷殘書案上堆。周遭鼠矢與塵灰。詩瓢欲納無圓稿。筆硯頻蕪有點苔。積薪祇分先居下。列蟹不堪首數來。連拙居句云、百年等是浮生夢。萬事何如在手杯。高魚門句云、山中未許臥雲去。籬下應多送酒來。眉山父子皆詩敵。我愧騷壇末座陪。林逸民句云、剛從烟鳥放歸棹。

細向師門認舊苔。聲勢久甘輸走卒。頭銜新擬署書猷。章履雲句云。青燈黃卷堪千古。紅袖斑衣列兩行。料得延陵車馬盛。三千弟子競稱觴。李濬卿句云。鷺江秋爽新詩本。燕市花明舊酒杯。童顏想是仙爲骨。妙句還疑玉作胎。雛鳳聲清同老鳳。羨他燦爛筆花開。疇兒句云。文章有價仍頭幘。甘旨無由負酒杯。依舊痴頑常作客。未貪卿相幸無災。倡和諸人。高魚門外。幸皆健在。魚門結句云。轉瞬九年週甲子。笑顏重爲故人開。今閱二年卽周甲子。而故人笑口已難重開。每誦遺句。爲之慙然。

林亮之。伉儷甚篤。結婚二十五年。於鼓嶼行銀婚紀念。其兄遜之。爲繪鴛鴦圖。請友題詞。搏丈題云。白銀而今眞希有。二十五年之銀更難得。法幣政策、行於二十五年。尤須多多積。以買金鑽石。予題

云。不信人間有姑射。二十五年如一夜。雌雄戲水漾金波。嗟我銀杯久羽化。先室結婚二十七年謝世。

楊搏丈今年八十矣。作五律五首索和。不曰自壽。而曰生挽。所謂古之傷心人也。茲錄三首如下。八十已如此。百年當若何。故人書至少。新夢鬼來多。萬事秋風掃。孤吟海氣高。平生無別恨。寶劍掛寒柯。千歲輪囷木。天胡壽不材。生成辜雨露。偃蹇棄蒿萊。聞臭人狂走。鳴條響激哀。窮年無一顧。祇有白雲來。得食貽冥報。昔賢語亦慘。兩餐謀更減。一醉謝奚敢。終莫免

飢驅。尙遑談揆覽。蹉跎大耋嗟。沒世生遙感。予和詩亦錄三首。別有千秋業。蒼茫思不禁。抱遺甯伏處。撥亂負初心。並世絃將絕。逃名碑莫沉。王城變狐父。未許入山深。花開倏花謝。二氣分舒慘。自挽公眞達。活埋吾豈敢。無心錫帝齡。初度倩皇覽。老比蛹與箕。予心不絕感。公今踰八旬。賤子行六十。一事竟無成。雙輪如是急。式微胡不歸。感遇啜其泣。妙覺耆年圖。嗟哉吾未及。

乙丑秋遊廈。與楊搏丈、王復初、龔惕菴、楊穉雲等相唱和。不浹旬。積稿頗多。名曰鷺江唱酬錄。記復初題虎溪岩拍影句云。最是登臨多難日。不堪棖觸舊遊年。予病欲歸未得。勸移居南普陀。起云。韋莊無路到三秦。羣盜如毛患有身。搏丈句云。懸知白鶴峯高矗。倒笑元亨路久荒。好共南豐招玉局。明朝風雨莫須防。詩成重陽前一日也。惕菴句云。水上萍飄蕞數點。鏡中葭倚審前因。竟天兵氣方聞雁。赴壑年光自去人。予遊虎溪岩絕句云。潮來魚艇行之字。知是鷺江第幾灣。試向稜層欄上立。天聲人語不相關。和復初句云。任他說法天花墜。我比石頭倘更頑。又云。朝市而今都是秦。桃源何處可容身。客中有友能知我。方外無官亦薄人。其餘各詩已忘之矣。

庚午暮春遊滬。魚門適從北來。承贈句云。申江迎養花如錦。子舍承歡酒滿卮。別我十年重握手。相看一笑鬢成絲。予依韻和之。越日疊韻句云。德惟愛頌劉伶酒。禪欲同參坡老詩。迨將離滬。復有句云。匆匆一去令吾痴。離緒多於未見時。又云。天爲吾儕感重別。黯然鎮日雨絲絲。是日細雨紛紛。執手沈瀾。頗難爲別。予旣返廈。君亦北歸。越年謝世。生別吞聲。死別惻惻。摘錄各句。誌人琴之感也。

民國十一年。李督被逐。王永泉主政。各屬中學校在省開會。予應命往。聞見增感。成閩中雜感四律。楊丈搏九和云。壯日羞談馬少遊。及今私願與之謀。橘中可隱兩三叟。核上能容七二猴。別足有人緣獻玉。遊鱗何罪祇貪鈎。英雄幾見封侯老。堪笑斑生筆誤投。李仲騫和云。遲暮文章吟楚佩。江湖意氣看吳鈎。眈眈虎豹當關踞。珍重瓊璠勿暗投。閩局日非相戒不出。良友期望。至可感也。附致萬子瑾書云。

某被放久矣。而倔强猶昔。此次晉省。雖云與會。亦擬乘時。久蟄思啓。人有同情也。比到三山。訑訑聲音。拒人千里。懷刺字滅。雖故交而未敢輕投。猝遇我兄於雲台處。旣慰渴念。並話離蹤。暢談之餘。頗露汲引之意。真如獨坐空山。足音蹙然。今旣蒙薦於當道矣。

當道不卽用。而必令入見。其意已苟。旣遭按劍之疑。終恐有肘足之慮。且召之而卽見之。得毋自炫求售乎。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必且爲莫邪。此不祥之金也。臣朔飢未死。吾兄綈袍盛意。雖心感之。而實未敢奉命。會務稍結束。擬仍蟄伏里門。以待時機之至。賢者在位。終有貢公之喜也。

庚午遊滬。楊搏丈寄書王癖隱。予誤將和搏丈詩夾函中。時癖隱遊天目山。比歸。依韻見和。詩云。我去雲飄忽。君來雨舊今。驚奇慳一面。恨晚尙初心。歷碌鄉梅訊。低徊驛柳陰。遊蹤天作合。不寂客中吟。予之獲交癖隱。始於投詩。可謂天合也。

丁巳。予仍滯京。十二月十八日。俶田來告曰。明日東坡生日。曷登陶然亭設祭。諾之。次晨偕俶田、幼蘅、空北、放園、魚門、博生、公荆往。祭後。飲酒賦詩。記魚門句云。僧不能詩思佛印。客都善飲半劉伶。予七古後半首云。幸有一端繩祖武。出處大節辨渭涇。臣微不敢他途進。斯語勝衣座右銘。卽今士夫工奔走。我隱朝市戶常扃。閒來讀秋水。悶極醉醪醞。有孫如此雖不肖。亦尙無越先正型。江亭此日酌清酒。公應掀髯狂笑乎冥冥。

予作詩苦無師友。在鼓在省。與楊丈搏九、陳先生仲起、唱和。且就正。多聞直諒。洵益友也。茲

節錄新舊作如下。兒齒行云。年垂六十兒齒生。有客相慶爲壽徵。人生得壽良足喜。我豈違世而矯情。楊朱莊周持異論。輒以觭見各爭鳴。得行固佳留不惡。東坡語妙莫能名。我生以儒爲戲日。多壽多辱恆自驚。矧乃有家歸未得。流離暮齒仍苦兵。斯齒之生果何意。詎有口腹饜鼎烹。漢朝計相老無齒。但食人乳謝三牲。伏生九十齒脫盡。口授經說猶鏗鏗。無齒未必遂不壽。無勞爾神搖爾精。亦有齒牙牢且潔。溘先朝露埋佳城。魯頌兒齒并黃髮。壽徵箋出鄭康成。爾雅齟齬詰爲壽。邢昺作疏尤分明。吾儒居易以俟命。豈肯天壽心爲撓。客去賦詩聊自壯。留命或俟天下清。蓮坂云。驅車赴蓮坂。良辰賀燕喜。門人有子結婚。夙聞禾山麓。親故所遷徙。觸我念舊情。乘輿得一視。喜意尙未申。悲懷曷其已。失所多同學。鬱鬱荒村裏。風雨故人心。淒其故人子。相隔不數年。苑枯判若此。有家不得歸。早晚恐餓死。去去發長吁。終席失歡娛。吾欲繪流民。誰與視斯圖。吾亦此中人。倩誰來繪吾。題明家太傅石水公述祖德冊子云。蒼蒼一氣磅礴奇。孰主宰是孰綱維。盜跖壽終顏回天。千秋懸案人懷疑。天公若謂有記性。龍潭老人謂此翁無急性却有記性、冊中引是語。事事簡在神亦疲。卓哉袁子書天說。功禍無心人值之。惠有時凶逆時吉。舉以問天天豈知。還金之後天必昌。立論不過守其常。何公大筆妙揄揚。何喬遠。曰傳

垂裕意深長。于嗟勸善合如此。藉誘生人心毋死。搏丈有送春詩。名送春、意別有所屬也。予和句云、揮戈難返將沉日。感遇徒傷不舍川。底事東風偏好弄。強分春色到遼邊。第三首云、此去方知夏日威。古今興廢一枰圍。蒼茫大陸神龍蟄。寂寞乾干凍雀飛。花謝上林猶有戀。燕辭故壘欲何依。河山錦繡渾無奈。太息東皇力已微。第四首句云、谷口何來丞相印。晉陽又拜契丹旂。劇憐稅駕終無處。淒絕滔滔零雨詩。和除夕看梅句云、名花肯向風前謝。冷艷都從雪後開。和賀遷居句云、舊釀將酸謀獨醉。藏書半蠹好重看。姑蘇台絕句云、抵死甬東封不受。夫差畢竟未亡吳。閩中雜感云、文章未必成芻狗。心事猶堪問海鷗。幾輩青年誇炙手。數莖白髮不饒頭。又云、亂世有仙雞犬貴。名山充隱鶴猿羞。莫愁湖句云、半湖煙雨銷殘劫。六代江山贖此樓。和顧子同句云、燕市相逢杯酒傾。愛尋屠狗說平生。衣冠早自嗤優孟。書劍何人識慶卿。和魚門句云、十載亂離懷舊雨。一身飄泊比輕雲。冬日下鄉卽景句云、寒山雨後仍如笑。野老冬閒不廢耘。壽韻珊句云、妻肉隨緣心是佛。酒詩對景吏如仙。和楊穉雲句云、才盡依人慚秃筆。身閒屬我遂初衣。以上各詩未必可取。亦做帚自珍意耳。

附傳疑

科學日進。其鬼不神。星卜卮言。當在屏棄之列。而伯有偏驚路人。非相
僅聞荀子。理所必無。事所或有。聞見所及。據實瑣記。亦託於妄言妄聽
之例耳。

林太常隆山。閩壽甯人也。篤實不欺。省內外翕然稱之。其遇蓮中君事。頗怪誕。嘗歷舉告親
友。並爲立傳。及題詩。見梅湖吟稿人皆以信太常者信蓮中君。傳云。蓮中君。仙耶神耶。金玉之質。歲
久通靈。而不殊於人耶。抑非靈非怪。古佯狂避世之倫耶。光緒己丑庚寅間。嘗一再聞語於
壽甯承天鄉范太學宜舉宅。時方議修壽甯縣志。余友郭君養臣廣文任採訪。以范邑舊家。
多藏書。辛卯五月。邀同詣之。夜聞樓中有若垂髻女郎言者。異詢何人。曰。雲鶴行踪。何必留
姓字。固問之。曰。蓮中君。范氏。小名佛喜。生百七十年矣。今主人眷屬皆余曾孫以下行輩。請
出見。不可。衆競詢休咎。不對。久而曰。惟君自取。余何知。亦何力能與焉。喜談佳山水。謂太姥
巖洞玲瓏。實諸洞天冠。祇以僻在海濱。鮮能一一探其佳勝。惟東瀛出日先窺之耳。又云。月
在天上。皓質初未有虧。世無屈靈均乘玉蚪上征。令羲和弭節。所以見月不免多作朏胸之
分。余曰。君語殊深妙。請郭君錄之。採訪冊內可乎。曰。是非所望。竊有一言。昔謂忠孝節廉精

神千載如生。載之簡篇。輒光芒萬丈。不知無實冒入者。紙上亦露羞赧狀。人苦未之見耳。聞者爲之悚然。縱談連日。余吟贈云。素質淨無瑕。麻姑降蔡家。前身如有問。應是白蓮花。君誦頗喜。旣多有詣者。不甚酬答。語亦簡。六月再偕劉師衡、劉邦屏、王爲工、王學平諸子過之。夜久未至。月上。忽覩豐容莊姝。雙眸瑩潔者。窗外立。語余曰。衆異佛喜。胡異哉。居處衣着了不殊人。惟不飲食。卽金莖露非所需。以是無干於世。雖女流。頗剛腸嫉惡。自知褊急。未能驟改。專意學佛。愛兩岸清溪一曲。久居未去。長日無事。惟課心經而已。先生他日幸一白之。余因請聽誦經。君入內廂。拂席坐。手一珠。大如鵝卵。光熊熊作爐火熾炭色。而不外射。旣漸縮如小豆。乃朗誦心經。音響清曠。約五六往復。遂去。後不復語。林子曰。蓮中君自云范氏女。專意習禪。龐居士何以得靈照。莫由稽其詳也。詢休咎不答。其不託靈異以惑世審矣。見余屬爲一白。豈仙人猶好名耶。然每憶其論採訪冊數語。又歎無實盜名者。鬼神將代之羞也。古之君子。其知所自處矣。傳文簡古。其異蹟尙多遺漏。太常堦陳西園告予云。先岳曾在范家。與秀士劉某談及君。劉不信。漫曰。此范家故弄玄虛耳。言未已。輒聞聲曰。君休矣。因舉劉曖昧事。僅發二端。劉色然以駭。愧謝乃已。某日聞履聲頗厲。一友曰。蓮中君殆天足耶。案上忽現

弓鞋。纖小可愛。此舉頗涉輕佻。癸卯，先岳將應禮部試。君餽制錢二百。裹紅箋。曰：先生中矣。淺淺者聊以將意。後果中式。壽邑父老云：范太學先祖曾販茶建郡。眷一婦。歸而生女。數年，婦女忽失所在。婦蓋狐也。女即蓮中君也。其或然與。

南多五通。北多狐。此小說家言也。余住福州近十年。聞狐仙靈蹟。不一而足。州人皆呼仙爺。尤以省府供奉者爲靈。某大吏之來也。各廳委狀藏小皮篋。因未向仙爺頂禮。篋失所在。乃拈香致敬。旋得。後衛兵某。隨身短槍。忽遍覓無有。大吏疑其盜鬻也。下諸獄。同輩代禱求籤。請示槍所在。籤有爻有象。厥象爲井。因疑槍在井中。惟府有數井。決以筊。應在廚中。遂取水。龍吸水。水乾而槍在焉。兵遂得釋。羣嘖嘖神之。某祕書爲余親述。可見蒲仙著傳。未可概目爲荒唐語也。

乙亥秋。來省。與陳任廬過從甚密。閱其雜文。有二記。一記何孝女云：孝女爲何左卿先生之女。行三。先生官於鄂。病亟。女兄焚香禱天。請以身代。孝女號泣而前曰：兄死父誰養。妹女子。可以無生。遽入室飲藥。扶婢肩徧走家人房闈。各有所囑。毒發歸房。氣遂絕。時左卿先生氣息僅屬。彷彿見孝女進二紅丸。嚥之。氣立平。須臾起而索粥矣。醫切其脉。如未曾病然。疾遂

瘳。翌日起而視事。後數年卒於官。一記薩翁云。翁爲薩鏗藩名醫之父。鄉里稱長者。瘤生於頸。隆隆然。一日途遇老父。修髯飄然。類有仙風道骨者。翁肅然起敬。拱立道左。老父過。拂之以袂。翁返。家人驚曰。瘤何往。捫之。則無矣。始怪向之所遇。蓋回道人也。繪像祀之。按二事頗奇特。自注係據同年陳季咸所述。未知確否。姑錄之以風世。

王德齋。建陽人也。隨周延祚往浙黃岩縣署。夏日傍午。羣役在二堂倚欄納涼。忽見獄卒周誠者。駭奔入署。大呼曰。二鬼索命矣。猝倒地。羣掖起。操鬼語曰。余夫婦六合人也。與誠同縣。太平軍興。避亂。誠利吾貲。刃余夫婦。今得請於陰司。尋至此。決不饒矣。羣役許焚冥鏹。不應。許超薦。亦不應。誠自是神識昏迷。乃送歸。道卒。論衡曰。人將死。鬼來。其死。非鬼也。誠果死於鬼歟。

建陽縣王昌鋈者。糊紙衣爲業。素奉佛。爲人唸經。太平軍竄縣。宗人某。肩三百金逃命。二浪人隨之。鋈亦偕行。途次。浪人謂鋈曰。曷殺渠。而分其資乎。鋈力戒不可。忽拔刀相向。鋈急指天宣誓。不參加。亦不洩漏。浪人釋之。乃急遁。後宗人被殺。二浪人不知去向。亂平。鋈仍理舊業。某日。方喃喃誦經。忽昏厥。旋蘇。家人問所遇。不語。自是生計驟裕。買田潤屋。人不知財所

自來也。比整彌留時。始對子述宗人被殺事。且曰。某日昏厥。卽被邀作證。感余持異議。指某屋窖金爲贈。田宅之費。宗人所賜。爾曹志之。好人自有好處也。

乙亥秋。來省。在德齋處午膳。同學朱碧齋與焉。偶談鬼神事。碧齋因言。壬申年病海上。醫治罔效。遂昏去。忽有一行二十餘人。如旅行狀。均操建甯府音。因偕行。擬赴福州城隍廟。憩逆旅。主人出曰。暫宿此。待區姊發落矣。初不知區姊爲誰。明日。羣呼曰。區姊來矣。則見一女子。身頗高。藍衣紅袴。類鄉村妝飾。梳雙髻。約尺許。束以金環。頭部上書一草字。下書一區字。知爲區姊也。謂曰。此非善地。當送歸。時同伴均前行。行李塞途。人聲鼎沸。歷久方寂。區姊着三人送歸。認是滬寓。勉張目。則偃臥床上。姬人喃喃誦佛。雜以哭聲。泣告曰。君不省人事。越四日矣。因汲汲求醫。余止曰。區姊旣放歸。勿藥亦瘳矣。果日漸康復。後詢區姊二字來歷。省友曰。是牛頭名也。碧齋素豪放。在師範學校同學時。張天師來閩。大吏迎接維謹。碧齋欲毆之。天師宵遁。其氣魄若此。所言定不欺也。

上官華蓋。光澤人也。清季充諮議局議員。精風鑑。人莫之識。時林宗孟任書記長。蓋私謂友曰。局中不下百餘人。當以宗孟相最貴。但貴後當慘死。友姑妄聽之而已。民國初年。宗孟南

京被狙擊。報載死耗。友謂蓋曰：君言甚驗。蓋曰：死耗確。吾言不驗矣。以宗孟尙未貴也。後宗孟果脫險。果任司法總長。郭松齡之役。果死礮火之下。相果可預測與。抑蓋言偶中也。廈市嶺南春。粵酒肆也。迎合社會心理。蓄女招待數人。作點綴品。癸酉夏。一女方款客。忽倒地。神識昏迷。羣起灌救。意中暑也。女忽起立。操粵音曰：吾姓某。名某。因罪伏法。死無所恨。惟尸未殮。被水冲某海角。至苦楚。家有父兄。請函令收尸。他無所求。焚些冥鏹足矣。店主許實踐。女倒地旋蘇。叩以前事。茫然不知。周會辦親爲予言。惟收函是否確有其人。則莫知究竟也。

湘省辰州有引尸術。人或死異地。家中預計行程。備衣衾棺槨。請操術者往。向尸喃喃。便起立。沿途隨行。雖逢關津橋梁。毋阻。宿旅店。尸別立一室。面向壁。故有兩人房錢。一人飯錢之諺。比至家。尸卽倒地發變。急納棺中。否則腐矣。譚院長組安曾記其事。夫死尸能行。關尹子雖有是語。乃道家託於純氣之所爲。此則專恃咒術。雖譚記言之鑿鑿。終未敢信。

漢酷吏尹齊死、仇家欲

燒其尸、尹亡去、歸葬、說者謂其尸飛去、此揣測語、不足據也、

廈市中山公園成。凡國慶及盛會。皆假園內行之。某年紀念國慶。各界咸集。會散。攝影。及冲

洗。一鬼影蔽其中。惟倒立耳。予曾目擊。有好事者質諸婁大仙。乩示園旁有某氏子。好園遊。新亡鬼仍逍遙園內。片影卽某氏子也。好事者後託警察偵查。果有其人。

鼓嶼了閒分社。供奉婁大仙。仙名德先。江陰人。唐王建國時。在閩殉難者也。辛未夏。將赴滬。偕林遜之遊社中。隨手掣一籤。詞曰。六六加一果何奇。陰極陽生一轉之。好鳥枝頭來送喜。請君洗眼誦吾詩。不知何解。忽忽忘之矣。臨行隨取二書。一爲八代詩鈔。一社中乩詩也。輪出口。與林少綸上艙遙望。至金門。忽煤屑入左眼。苦不能出。以水滌之乃出。遂下艙休息。閱乩詩畢。就寢。天將晚。忽憶洗眼誦詩語。亟推少綸。語以故。少綸曰。奇不在誦詩。而在洗眼後誦詩。且不誦他人詩。偏誦大仙詩。字字着落。可謂奇驗。後返鼓。與少綸及四兄月下話籤事。以首句不知何指。兄曰。六六者。三十六也。加一。三十七也。當指往返日期。問行期。已忘之內。子適在側。曰。四月某日往。六月某日返。數之。適符三七數。均狂呼起。拍手稱怪事。果如籤言。看書行期。亦有定數。弗可解也。

推命之說。萬無可信之理。陶淵明日。痴人前不說夢。達人前不說命。宋費補之云。今一郡中。戶口不下數百萬。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者多矣。何以有富貴貧賤之差。宋景濂祿命論曰。

凡命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八人。而四柱盡矣。餘皆雷同。是推命一事，根本不能成立。楊丈搏九推命多奇中。甥孫章修園，年屆四旬，請推算。丈曰：泰運過矣。園苦詰將來佳運。丈不答。後謂甥友丘澣塵曰：某死期將至。尙問佳運耶。丘以告予。不之信也。翌年秋，園忽患嗽。私謂四兄曰：殆矣。丈言得毋驗乎。不數月，果卒。有某友舉一孫，囑予請推。丈閱八字，攢眉蹙額。半晌不言。曰：而何以有斯友耶。無風水無積德，乃生是兒。兒非天卽賤。並將剋其父母。越半年，母果亡。本年父亡。兒尙垂髻。未知將來何如耳。

蘇壺冰，同安人也。其祖遷海澄新安社，遂爲新安人。少孤露，肯力作。有丘姓老婦養一女，因贅焉。雖未結婚，而脉脉含情。時訴衷曲，蓋各心許之矣。冰弱冠，得鄉人提攜，赴新加坡開酒肆。年餘，薄有所積。某日，乘汽車兜風，經僻處，聞呻吟聲，下視之，則一年少西人也。傷未死，扶上車，送醫院調治。問之，乃英籍，遭匪劫也。傷愈出院，費皆冰理之。後西人返國，求學，復助資斧。西人德冰甚，常將狀況告。學成，旋得官。後擢新加坡總督。甫抵任，卽訪冰，囑勿他往。會星坡有何種建設工程，歸冰承領。轉包人獲利頗多，遂致鉅富云。時冰娶番婦歸，未婚妻已物化。屢尋其墓不獲。丘媪尙在，爲買產承嗣，報舊恩也。冰在新安別娶，建大廈，廈成，有怪爲祟。

卜之謂未婚妻所憑。不之信。後魂附婢身。述當年私語。歷歷不爽。詢瘞骨處。則曰。地吉。不必尋。尋亦無有也。冰始信焉。乃延僧超薦。每食必爲設箸。自是兒童偶恙。及對外細故。禱之立應。冰年六旬。甚誠篤。恆舉告人。當非誑也。

癸卯鄉試。余得虛寒假熱症。舌苔粗黑。手足腹部須浸水。隨浸隨易。醫投輕清劑無效。廢眠食者三晝夜矣。諸兄憂之。而束手無策。是夜甫交睫。卽見岩醫林燧光。姗姗其來。燧光者。名醫淡之後也。家綦貧。好行其德。有人延請。風雨中宵無弗往。遇貧戶。餽以芋薯。夷然袖歸。先父服其德。常周全之。時先生歸道山久矣。恍惚告曰。而亟服高麗肉桂乾姜附子方。有濟。服涼藥必無幸矣。旣又曰。吾與爾父交。故來告。幸勿妖夢忽之也。語畢。卽醒。仍不寐。達旦。姑以告諸兄。從兄學海。初習醫。聞之。躍然曰。早知藥不對也。所以未處方者。不敢嘗試耳。今得夢益自信。遂以四味爲君。佐以他品。服半劑。卽鼾睡如雷。比醒。夕陽映壁。熱退。口亦潤。繼服其半。翌晨能起。越數日。居然入闈矣。試畢。爭賀曰。子有神助。文卽不佳。應入彀。况佳乎。榜發。竟落第。歸稟父。父掀髯笑曰。林先生死。宜爲靈也。曷展其墓。牽於他事。不果往。

王俶田。侯官人也。性孤立。與人寡合。民國五六年間。寓北京龍岩會館。嘗言。其叔某精醫術。

全活者衆。卒後遇家人病危。輒託夢示方。常得救。某年倣田病熱。羣醫束手。叔示方於其母。且曰。西城外有蓮池中白花一朵。可取引也。母醒。亟錄方。如言往視。果有白蓮花。和藥服之。病若失。賈誼曰。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此不爲良相當爲良醫之說也。王叔生前既能濟衆。死而爲靈。宜若可信。此與予夢林醫生事同。倣田誠篤。必不造虛語以欺人。

衆議院議員某。浙人也。遭普濟

名船

之難溺焉。聞其遺容。係本人降乩。擇定時日。以白布向空

攝取者。此事甚誕。而證以伍博士攝種種鬼影。似無足異。此靈魂學所以獨成一科也。或曰。此永嘉徐班侯事。徐爲清名御史。卒後。鄉人開會追悼。郭紫虹挽云。此老直聲震天下。有人痛哭哀江南。其人品可想。死生之際。信難以常理論也。

借尸還魂。說部多有之。民國某年。山東發生此事。魂爲安南人。再生後。操安南語。述家世甚詳。屢求歸。家人苦留不獲。遠近傳播。省軍民長官召署面詢得實。備文給資遣歸。時京滬報均有登載。似小說所紀。又不盡子虛也。

周會辦醒南。了閒社信徒也。扶乩遇佳什。輒錄示。一日示鄭延平王詩三絕。錄其二云。大海狂濤入耳哀。故園翹首亂雲堆。傷心三百年前事。愧與田橫話夜台。荒烟蔓草舊樓台。昔日

雄心安在哉。橫槊有慚吾計左。枕戈空盼好音來。亂事固未可信。而此詩悲壯。似非社中人能假借也。

福州多狐。省紳某納一妾。旗產也。營香巢於南港。地頗涼爽。某年夏月。訂海軍將領爲道暑之會。先夕。紳與妾對飲。妾顏色陡變。喃喃作嚙語。扶上榻。勉強安息。越日。客來。賓從四五十人。妾顛益甚。狐附語曰。吾某也。易一人輒變其聲音狀態。凡七易而止。紳莫可如何。聽其所爲而已。旣而曰。而輩不信吾言。將痛扶童身。蓋指妾也。言甫已。劈拍之聲。數十人均聞之。妾婉轉嬌啼。呼痛不已。草草終席。主客不歡而散。客謂紳曰。是宜將順之。不必過拗也。是晚。妾憊甚。傭婦復發狂。一如妾狀。且曰。而妾創矣。姑以婦爲替身。若能從吾言乎。紳仍不理。翌晨。妾與婦均昏迷不省。紳乃曰。吾其惟命是聽。狐曰。當爲吾建廟。紳諾之。因曰。廟址當卜何處。曰。而妾固知之。時妾方困頓床蓐。忽躍起。顏色如故。神志亦清。理鬢更衣。僱車催覓廟址。遂偕行。比至水警署後。內有古樹。指曰。其在斯乎。紳入見。古樹供奉畫像。數之。適符七人之數。咄咄稱奇。因傍樹建廟。廟成。妾始復常態。茲事非紳自言。將不信矣。

范忠貞承謨專祠。在福州烏石山。今廢。池北偶談記其撫浙日。因捕虎。詣水月和尙卜。和尙

曰、山頭大蟲任打門內大蟲休惹。范不悟。來督閩。卒遇耿藩之變。

水月和尙、即姚江孫見龍、居武林壩子門外、言人禍福輒奇中、范師

事之、見廣陽雜記、

李畏吾、龍溪人也。報載其遇狐事。初以爲譎言耳。後閱先生嶺雲軒瑣記。果有此項記載。記云、嘉慶癸亥、因使事抵越。宿公廨樓中。其地久無人居。極爲幽曠。夜間有狐仙相勦。最後現女子身。方被蠱惑不自持之際。聞有人聲止床前。起視乃先太恭人。問此爲誰。彷彿答云、外至者。太恭人叱之曰、何敢來此。亟隨我行。遂與俱杳。自是卽絕。嗟呼吾母旣歿。猶不限何時何地覆護不肖若此。又能遣攝妖魔。誠異事矣。憶而書之。不勝悲感。先生乾隆戊戌進士。文章政事。藉藉有聲。所記定不矯誣。其太夫人物化有年。猶能如我佛之拯救阿難。尤足感嘆。黃思永、清殿撰也。某日在陝西巷款客。主客僅四人。囑備饌。酒保以五人餐進。黃怪詰之。指曰、彼着衣冠者、獨非客耶。羣駭顧。果有其人。旋失所在。遂不歡而散。是晚黃妾無故雉經。戊戌年、黃因事下獄。豈氣運將衰。鬼出而挪揄之耶。葉肖韓向陳韻珊親述。當不虛也。

陳編修韻珊言江西歐陽某、其父同年也。品學均佳。夫婦留滯京師。一夜婦夢被攝西直門樓上。供雜役。遲明始放歸。夜夜如是。閱旬餘。精神恍惚。手足疲軟。始告其夫。夫弗之信。曰、殆

幻夢耳。後察婦睡後形態果失常。因呼之。良久乃蘇。婦曰。頃主人甚愠。問呼者何人。答曰。吾夫固讀書君子也。主人曰。讀書人可請課讀。次夜夫婦均被攝。夫課讀。婦執役。稍不如意。輒遭呵叱。雖不甚苦。心常介介。偶舉以告友。友曰。殆狐也。免除甚易。睡時履端向外。中間置盆水。即可安眠。如其言。果不復夢。

泉州留園。停五棺。年代頗久。有議移葬者。輒不吉。久厝園中。地亦遂廢。清季西人來傳教。弗之信。出重貲購地。擬全部規建天主堂。工人移柩。屢移屢不利。僅成宿舍一所。棺與餘地。訖未敢稍動。予到留園。五棺因乙亥洪水沖流庭中。亦無人昇置原處。俗說之強有力如此。惟死者何人。府志失載。因有謂閤門殉難者。有謂全家冤死者。據黃莪生云。郡有溜石鄉。姓朱者。約二千餘人。清時恆於未明來祭。意其洪武苗裔與。有後而不敢葬。非其後又不願葬。故停厝至今。與是說也。較可信。

王文華。黔督劉顯世甥。亦姪壻也。儀表軒昂。智慧過人。充營長。不一年晉中將。討袁軍興。兼東路總指揮。戰後凱旋。極力整軍經武。所有軍權皆在掌握。劉王交惡。由此起。王妻貌寢。久欲易娶。有段氏女。王艷之。使妻向段母示意。母曰。吾女不作人妾。妻可耳。王遂逼妻自殺。埋

骨城外甲秀樓側。旋娶段氏。築樓居之。王偶登樓遠眺。見甲秀樓側陡起濃烟。烟盡妻即現形。王側。堅索要物。王避他處。亦隨之。自是神智昏迷。一日。將所有衣箱全數搬出。每開一箱。逐件持向鬼曰。是此否。膠擾半日。衣物滿地。未得一當。後開一箱。中有黃緞三角形小包一。持問曰。是否。旋又云。既是。可取去。將小包投火中。鬼從此逝。據聞包內有符。王幼時常佩之。係峨嵋僧所贈。曰。將來有大難。佩此可免。及長。不之信。故棄置箱中。後黔省政變。王遊滬。在一品香被袁祖銘部下何某狙擊。中三鎗而亡。王死三載。家屬移滬。黔宅租郵政局。局長某。粵人也。家人及傭工皆粵籍。一日適乳媪抱孩立門左。忽將小孩置地。作黔語呼局長曰。見我何不行禮。局長問何人。曰。我王總司令。局長厲聲答曰。我出錢租屋。何見尋。笑曰。莫罪莫罪。因有事奉托局長。請入廳坐談。遂邁步先行。据高坐。加腿膝上。索香烟。徐徐吸之。態度甚閒。旋曰。托非他事。樓上神龕一座。中供予像。祖母木主反列左旁。殊不安。請飭人移置。局長允之。局長故久於黔者。王袁一篇血帳。知之詳。因問曰。幽明異路。難得總司令蒞此。敢問袁某。嗾人行刺。容有果報否。慨然曰。本屬劫運。但袁不應以下犯上。袁此時在渝。運尙好。不久將返黔。道出湘西。再兩年。命終。死狀較我尤慘也。語畢。浩然長嘆。起立作別。語已。乳媪伏几。

上。飲以姜湯始甦。詰前語，則茫無所知矣。

民九夏月，黔軍總部駐渝城。參謀長朱一民代行折。副官長夏某，亦黔人也。一日晨起，奔參謀長處。口呼救命。朱驚問何事。夏又變聲呼朱曰：參謀長尙認識我否。朱辨聲知爲席正銘。問何事來擾。對曰：夏某乃我中表。我叛本軍，固當死。但夏某不應引誘我。托言擁我作首領。一面密報匡團將我九人擒獲。在渝槍決。實不甘心。朱正言責之。叱令退。夏某忽清醒。朱囑回處休息。比到副官處，竟執刀自殺。口呼該死該死。是日渝城三戲院，一演活捉三郎。一演活捉子都。一演活捉王魁。司令部又有活捉夏副官事。一日之間，活捉怪劇不約而同。皆嘖

嘖稱奇云。

以上二則據黔友錄稿。

101299653

臥雲樓筆記卷二 客窗閒話下



二二六

中華民國玖拾壹年柒月廿陸日贈送



國家圖書館



002432612

4:16
:1

籍